

目 录

JULY 2026

contents

工作资讯

GONGZUOZIXUN

浙江文坛 ZHEJIANGWENTAN

纪念茅盾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4	文艺报1949
鲁迅文学院浙江作家高级研修班暨 绍兴市文学攀峰班在京开班7	文艺报1949
省作协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8	省作协机关党委
为文化“新三样”出海注入澎湃“她力量”9	省作协创研部
浙江省青少年作家协会“文学思政课” 书写建党105周年青春答卷.....10	浙江省青少年作家协会
浙江作家服务营走进衢州11	省作协创联部

批评立场

PIPINGLICHANG

评 论 PINGLUN

岛屿叙事与时代女性生活.....12	郭 艳
世界视野下的报告文学书写14	王学海
深夜里的人如何面对困境.....17	张 亮
与古树的诗意拥抱20	郑春霞
“皮相”与“骨相”兼美.....23	潘玉毅
逃遁与归来.....25	韩 锋

序 跋 XUBA

海棠好在无香	27
沉默大于诗歌	30
乡村诗行里的精神原乡	32

作家生活

ZUOJIASHENGHUO

感 悟 GANWU

说说看，我们是不是有聊的人？ ..	34
-------------------	----

记 忆 JIYI

陈学昭女儿代捐的书信， 传承“美丽的精神”	36
--------------------------------	----

阅 读 YUEDU

解构与留白之下的古典再造	40
生命叙事与文学意蕴的交融	42
给海找个更有力的动词	45
用脚步叩问岁月山河	47

钱利娜
杨 键
潘丽萍

詹政伟

徐忠友

张米乐
曹凌云
宫白云
陈益林

启事

投稿时请务必在稿尾附上有效联系方式、收款银行卡账号及开户行，便于放稿费，寄送样刊（赠阅人员不单独另寄样刊），避免遗漏延误。因考虑到工作量，稿尾不附信息者，视为自动放弃稿酬。

作 家 园 地

ZUOJIAYUANDI

虚 构 XUGOU

卦爻图	49
赛马的河流	56
江北有雨	63

柳 营
杨小玲
王 力

散 笔 SANBI

五舅	72
在成都草堂读诗	76
味觉里的第二故乡	79
海上有座鸡冠山	82
半架浮生	85

钱国丹
徐 敢
李 虹
叶 青
郑 帆

汉 诗 HANSHI

漫游者（组诗）	88
乡居的日子，是流动的云（组诗） ..	91
过滤（组诗）	94

张小末
缪佳祎
王丽莎

纪念茅盾诞辰130周年座谈会

纪念茅盾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今年是享誉中外的新文化运动先驱、文学巨匠，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组织者、领导者茅盾先生诞辰 130 周年。为缅怀他为中国革命事业和党的文化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追思他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思想与风范，7 月 4 日，由中国作协指导，中国现代文学馆、浙江省作协、桐乡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纪念茅盾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春蚕丝不尽 子夜到黎明”——纪念茅盾先生诞辰 130 周年特展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同期开幕。中国作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宏森出席座谈会并致辞。“人民艺术家”王蒙以视频方式发言。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邱

华栋主持座谈会。中宣部文艺局局长陈名杰、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叶彤、茅盾长孙沈韦宁等出席座谈会。

张宏森在致辞中指出，茅盾先生的一生，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少年时代，他便在试卷上写下“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豪迈誓言。1920 年，他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把个人命运同党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1921 年，他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为新文化运动高擎文学“为人生”的大旗，开一代新风。1927 年，他以“茅盾”为笔名发表《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开始用小说的形式表达对中国革命的思考。

1930 年，他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担任行政书记。1933 年，长篇小说《子夜》出版，成为左翼文学一座不朽的丰碑。抗日战争时期，他辗转奔走，为“文化抗战”奔走呼号、英勇奋斗。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党的文化战线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人，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始终孜孜不倦、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文学评论和文艺理论文章，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现代文学馆珍藏着茅盾先生的藏书、手稿、资料及生活用品等 9100 余件，位于北京后圆恩寺胡同的茅盾故居已成为后人追寻文学初心、感悟家国情怀的精神殿

堂。这些无比珍贵的文学遗产见证了这位文学巨匠与民族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与时代齐奋进的壮阔一生，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璀璨瑰宝，也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

张宏森表示，茅盾是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秘密担任党中央的联络员，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份大型日报《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先后主编《呐喊》《烽火》《文艺阵地》《立报·言林》《笔谈》，宣传抗日、动员群众。他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和勇气，在颠沛流离中团结一切进步力量、领导文化救亡运动。茅盾是现实主义文学巨匠，也是“人民文艺”的一面光辉旗帜。他创作出新文学的里程碑作品《子夜》，将现代小说艺术推向全新的高度；散文《白杨礼赞》气势如虹，深情赞美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话剧《清明前后》笔锋如刃，成为大后方“人民文艺”的方向标。从“为人生”到“为人民”，他的文学道路，正是中国先进文艺与党和人民的事业同频共振的生动写照。茅盾是新中国文化事业杰出的领导者，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良师益友。作为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第一任主席，他是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重要阐释者与坚定践行者，他筹办《文艺报》，创办并主编《人民文学》《译文》，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立下不朽功勋。他高度重视理论建设，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时刻关注新作家、新作品，不遗余力地扶植文学新人，鼓励他们创作出有生活气息、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

义文学新形象，为文艺创作注入源头活水，永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蓬勃生机与不竭活力。

张宏森强调，茅盾先生的崇高理想、光辉业绩和伟岸品格，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天，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纪念茅盾先生，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进取的精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使新时代文学事业根深叶茂、源远流长。要像他那样矢志不渝、坚持真理，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艺的前进方向；要像他那样扎根生活、为人民写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要像他那样融会贯通、守正创新，坚持“两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作出更多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要像他那样甘为人梯、奉献终身，继续办好茅盾文学奖，守护好传承好文学薪火，以无愧于时代的担当、无愧于人民的赤诚，将先生的精神发扬光大。让我们以老一辈文学家为榜样，以纪念茅盾诞辰130周年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文学事业繁荣发展新局面，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磅礴的精神力量。

王蒙在视频发言中深情回忆了茅盾先生的治学风范与育人情怀。他表示，新中国成立后，茅盾除了承担大量的行政工作，始终关心文学事业，扶持后辈作家。他清晰地记得茅

盾曾多次鼓励、推介茹志鹃、陆文夫、申跃中等作家，帮助他们成长成才。“茅盾先生在不同历史时期，在长期的文学工作和对青年作家的关怀中，都表现出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坚定信念和真正的大家风范，展现了他的从容、成熟与专业。”

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叶彤，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邓凯，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杨扬，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原局长、党组书记钟桂松，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李洱，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李国华，作家、中国作协科幻文学委员会委员宝树等在座谈会上先后发言。大家表示，茅盾先生不仅是成就卓著的现实主义作家，更是坚定的革命者、资深的文艺理论家、卓越的编辑出版家和深耕一线的文化活动家。他毕生坚守的“为人生而艺术”理念、赤忱深厚的家国情怀与奖掖后学的育人风范，是中国当代文学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广大作家要传承茅盾先生与时代同频共振、与家国休戚与共的创作初心，弘扬其精益求精、臻于至善的艺术追求，心怀“国之大事”、践行大文学观，潜心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品质精良的文学精品，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茅盾长孙沈韦宁作为作家亲属代表发言。他谈到，参加此次座谈和特展活动，内心倍感激动、深有感触。“展厅面积不大，却汇集大量珍贵的手稿和资料，不少细节场景还原爷爷原来的家中陈设，让我一下子回到了过去。”沈韦宁表示，爷爷始终坚信中国文学的发展不能凭一己之力，无

论年轻时还是晚年，他都非常注重与其他作家的交往交流。去世前，爷爷心系文学事业传承发展，主动捐献个人稿费，设立茅盾文学奖。此次座谈和特展正是对这一精神的拓展与继承，意义深远、令人欣慰。

座谈会上，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向沈韦宁颁发了“文学馆之友”纪念牌。与会者欣赏了纪念主题曲《身后青山》。

座谈前举行了“春蚕丝不尽 子夜到黎明”——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展开幕式。张宏森、陈名杰、叶彤、沈韦宁共同为展览揭幕。邱华栋在开幕式上致辞。开幕式由王军主持。开幕式后，与会者一同参观了展览。

邱华栋表示，这些珍贵的文学文物，记录了一位文学巨匠从“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少年志向，到“为时代立心”的创作实践，再到“茧成丝不尽”仍不忘扶持文学新人的精神轨迹。回望茅盾先生走过的人生道路，不仅是向这位文学先贤致敬，更是要从他的精神中汲取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勇担文化使命，让中国文学在新时代焕发更加璀璨的光芒，为守护中华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不懈奋斗。此次展览主题“春蚕丝不尽 子夜到黎明”取自茅盾先生经典文学意象，“春蚕吐丝，至死方休”象征他一生奉献、笔耕不辍的精神，“子夜将尽，黎明在望”象征他在黑暗中求索光明、以文学唤醒民众的使命担当。展览展出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浙江桐乡茅盾纪念馆馆藏的茅盾先生珍贵手稿、初版



合影（左起：李洱、杨扬、陈名杰、张宏森、沈韦宁、邱华栋、叶彤）



参观展览

书刊、书信、影像及实物 200 余件，全方位、多角度展现茅盾先生的人生轨迹与文学成就。据悉，该展览将持续至 2027 年 7 月 4 日，还将赴茅盾先生的故乡浙江桐乡乌镇巡展。

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黄国辉，中国作协办公厅副主任张良举，文艺报社副总编辑李朝全，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计蕾、李宏伟，词曲作家、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客

座教授侯钧，中宣部文艺局理论文学处三级调研员朱昱熹，中国煤矿文工团青年歌唱家赵越，浙江省作协党组成员、秘书长姜思铄，浙江省作协创联部主任王咏琴，嘉兴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姚建新，桐乡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莫忠海，桐乡市茅盾研究会会长、桐乡市茅盾纪念馆馆长庄玉萍等参加活动。

（文艺报 1949）

鲁迅文学院浙江作家高级研修班暨 绍兴市文学攀峰班在京开班

7月7日,鲁迅文学院浙江作家高级研修班暨绍兴市文学攀峰班开学典礼在京举行。来自浙江各地的49位作家共聚一堂,开启了为期两周的学习时光。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吴义勤出席并讲话。浙江省作协主席艾伟,绍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绍兴市文联主席王洪海出席并致辞。开学典礼由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李东华主持。

吴义勤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深刻认识“十五五”时期是文学事业大有可为的重要机遇期,主动将文学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积极投身时代实践,厚植“强国有我”的使命担当。浙江拥有深厚博大的文化传统和璀璨丰富的文学资源,一代代浙江文人以鲜明的精神气象与厚重的家国情怀,在文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举办此次研修班,就是为了进一步激发浙江作家的创作热情,引领大家在写作中融入现实关切和时代经验,生动展现新时代的磅礴气象。希望学员们持续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领会,准确领悟党的二十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与“十五五”规划的方向路径,提高文学创作的思想

站位;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守住文学创作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用饱含真情的书写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热切期盼;树立精品意识,倾力创作经得起时代检验的文学经典,共同构建风清气正、向上向善的健康文学生态,为推进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勇毅担当、贡献力量。

艾伟谈到,浙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始终涌动着文学的活力。近年来,“文学新浙派”蓬勃发展,一批又一批优秀青年作家扎根生活、潜心创作,在小说、散文、诗歌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希望各位学员心怀“国之大者”,践行大文学观,珍惜宝贵的学习机会,在交流碰撞中蓬勃生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索新的叙事方式、新的表达路径,努力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作品。

王洪海说,绍兴市聚力建设文化强市、打造“文学之城”品牌。此次攀峰班落户鲁院,既是对绍兴文学工作的肯定,更是对其未来发展的期许。希望各位学员坚定立场、站稳人民中心,潜心学习、力求学有所获,学以致用、多出精品力作,为绍兴“文学之城”建设、为浙江文学攀峰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何田田、萧楚天、葛文高(巴克)、谢健健等学员代表在开学典礼上先后发言,表达了来到鲁院学习的

欣喜和感激之情。大家表示,将珍惜此次难得的研修机会,潜心向学、相互切磋,在提升思想格局与创作技法的同时,坚守文学品质、突破创作瓶颈,奋力打造新时代浙江文学高地。

据介绍,此次研修班学员由浙江省作协筛选推荐,经鲁迅文学院严格遴选并报请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审定。其中,中国作协会员11人,省市级作协会员37人,是当前浙江文学领域颇具潜质与发展前景的重要群体,也是促进新时代浙江文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为办好此次研修班,鲁院充分结合学员的具体特点,对教学环节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设置,在强化思想学习的基础上,继续注重新大众文艺、文学经典等相关内容的研习。研修班将邀请知名作家、评论家、学者为学员授课,邀请国内重要文学期刊的资深编辑进行高水准的改稿对话,组织学员走进《人民文学》《诗刊》编辑部开展文学交流,力求通过丰富的课程安排和多样交流平台的搭建,使学员们开阔视野胸襟,提升文学素养、丰富创作经验、增强使命意识。浙江文学院院长程士庆,绍兴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赵飞霞,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张明远、郭艳等参加开学典礼。■

(文艺报1949)

省作协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30日,省作协开展“深化循迹溯源悟思想 自觉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党日活动。省作协党组书记叶彤出席活动并讲授专题党课。

活动表彰了2025年度省作协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党支部,党组班子成员向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颁发了荣誉证书。随后,叶彤带领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

活动中,叶彤围绕“学习好领悟好践行好习近平党建思想”讲授了专题党课。他指出,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精髓要义,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要原创性贡献的理论成果,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坚持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认真学好《习近平党建文选》,深刻领悟精神实质、全面把握实践要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更高站位勇当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排头兵。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系

统把握“十四个坚持”的核心要义,深刻领悟其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落实到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中去。

叶彤强调,要聚焦“落实”二字,以学习实效和实际行动践行好习近平党建思想。要胸怀大局担使命,把党的领导贯穿文学事业全过程,在服务发展大局中找准文学定位,在扎根人民群众中书写高分答卷。要深耕主业攀高峰,聚焦“出精品、出人才”核心任务,深入实施“新时代浙江文学精品攀峰行动”,做强“文学新浙派”品牌,以明年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乌镇举办为契机全力支持重点作家作品冲击大奖,同时主动顺应科技变革趋势,深耕“文学+”跨界融合,繁荣新大众文艺,推动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出海,让浙江文学写出高度、破圈传播。要严实相济强队伍,弘扬“六干”作风,以实干实绩实效论英雄,各基层党组织要扎紧从严管理制度笼子,青年党员要勤学善思、锤炼本领,党外干部要同心同向、携手同行。要强化作风建设,严抓学习教育、严明纪律要求、严格正风肃纪,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当天,全体党员干部赴嘉兴市海盐县,循着“党群创业共富路”和“核能高质量发展”两条实践转化线路,走进沈荡老街改造现场、创业孵化空间及共富实践一线,考察谷仓文化园、沈荡酿造等地,感受党建引领下共创共享的生动局面;走进中国核电城主题教育基地,实地考察秦山核电站厂区、核电科技馆及北团村“同心共富核心一家”蔬菜基地,感悟“强核报国”的使命担当和自主创新的精神品质。

“七一”期间,省作协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开展了集中收看庆祝大会、深入学习研讨、“文学经典”青年谈、参观法治主题展览、心理健康专题培训等系列活动,并组织走访慰问老党员、老干部。通过系列活动的扎实开展,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增强党性意识,加强作风建设,大力弘扬“六干”作风,奋力推动新时代浙江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推进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贡献文学力量。

省作协机关及直属事业单位全体在职党员、离退休党员代表、主管社团党员代表,以及部分其他干部职工参加活动。■

(省作协机关党委)

为文化“新三样”出海注入澎湃“她力量”

7月7日,浙江省作协、省妇联赴中国网络作家村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浙江女性助力文化“新三样”出海座谈会,通过汇聚巾帼智慧,为网文出海凝聚更强劲的“她力量”。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叶彤,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吴红梅,省作协党组成员、秘书长姜思铄出席,滨江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翟慧清陪同调研。省作协、省妇联有关同志,杭州市及滨江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国网络作家村运营负责人、驻村作家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本次活动是省作协、省妇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省委关于推动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出海部署要求的重要举措,是一次深入创作一线的实地调研,更是一场关于文化出海的思想碰撞。与会人员走进作家村创作空间、作品孵化展示区及IP转化成果展示区,近距离感受网络文学从灵感迸发到扬帆出海的完整脉络,并与驻村作家、运营团队展开深入交流。2018年,中国网络作家村便成立了全国首个网络女作家妇联组织,历经数年耕耘,已成为凝聚女性网络文学创作力量的温暖家园。

座谈会上,赵依芳、蒋胜男、毛芦芦、蒋离子、王誉蓉、王巧琳等6位来自影视、网络文学、儿童文学、文学组织等领域的代表先后发言。她们以

来自创作与产业一线的敏锐观察,生动讲述了女性在文学创作、IP转化、国际传播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围绕优化创作生态、强化版权保护、拓宽出海航道等议题,与会代表坦诚交流、真诚献策,现场气氛热烈,思想火花不断迸发。

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创始人、董事长赵依芳立足影视产教融合经验,建议各方联动培养文化传播领域复合型青年人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温州大学中国网文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蒋胜男介绍自身作品的海外传播情况,并结合温州大学中国网文国际传播研究院工作实际,对文化出海路径进行探讨;衢州市文化馆文学干部、研究馆员毛芦芦建议推动优质儿童文学作品对外译介传播力度,向更多海外青少年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丽水市网络作家协会主席蒋离子梳理女性在网络文学创作方面的独特优势,呼吁加强对青年女性网络作家的创作扶持、人才培养与组织关怀;中国网络作家村党支部书记、团委书记、妇联副主席王誉蓉介绍了中国网络作家村妇联为女性网文作者搭建专业平台,以及在网络文学IP转化、版权保护等方面的工作情况;丽水市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王巧琳针对网文

出海翻译困境,建议进一步完善文化出海全产业链条。

这场座谈会会在与会各方中凝聚起高度共识:浙江女性文化创作者是文化“新三样”出海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她们以文字为舟、以故事为帆,在广阔的国际舞台上扬帆起航,书写着中国故事的动人篇章。

省作协将以此次调研为新的起点,进一步深化与省妇联的协同联动,用心用情打出四套“组合拳”:织密一张“暖心网”,推动省内各类网络文学实验空间建立妇联组织,让每一位奔跑在文学创作路上的女性,随时都能找到可信赖、可依靠的“娘家”;拓宽一条“出海路”,提升中国网络作家村“网络文学IP直通车”转化效能,开展浙江省网络文学IP服务营,以IP转化为纽带,推动一批网络文学IP向影视、动漫、游戏等领域转化;搭好一座“赋能台”,开展版权保护、国际传播等方面的指导,以专业之力为优秀网文作品IP转化保驾护航,让出海之路行稳致远;撑起一把“守护伞”,深入实施“网络文学引领工程”,加强文学精品创作扶持、人才培养,激发女性作者创新、创作、创业动能,让更多“她力量”被看见、受尊重、放光彩的同时,联合各级妇联为女性作家提供心理疏导、法律咨询、婚恋交友、家庭教育指导等暖心服务。■

(省作协创研部)

浙江省青少年作家协会“文学思政课” 书写建党 105 周年青春答卷

2026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5 周年。中宣部等 21 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强调“突出抓好青少年主题教育实践”。在浙江,省青少年作家协会以文学为媒介、以信仰为内核的一场场思政教育实践,正以温润而深沉的方式走进青少年的精神世界。

浙江省青少年作家协会自推出“文学思政课”以来,已组织专家导师深入学校、工厂、红色场馆、社区、研学基地等阵地,线上线下开展 30 余场活动。与此同时,协会还将文学的触角延伸至那些容易被遗忘的角落——启动“作家讲堂进大墙”系列公益活动,用文学的温度点亮迷途少年的精神世界。从校园课堂到红色场馆,从社区书吧到那一方需要更多光亮的天地,文学思政课以不同形态抵达不同人群,而贯穿始终的,是浙江省作协、教育系统、各地宣传部门及教育机构、党群机构、街道社区给予的大力支持,以及众多知名作家、教育专家、媒体人担任思政导师的共同托举,为无论身处何种境遇的青少年,搭建起一座从文字到信仰的桥梁。

大关中学教育集团书记姚琪珩表示,红色文学所塑造的英雄群像与集体主义精神,能够激发学生对国

家、民族的深切责任感与归属感,是涵养家国情怀的生动载体。而文学思政课,则让学生近距离感受到文学作品蕴含的红色精神,让信仰力量写进成长的每一步里。

从杭州市大关中学的课堂对话,到江山马叙伦与史料博物馆的实地寻访,再到杭州市时代小学的沉浸式体验,无论是由教育厅专家将“担当”拆解为对己、对人、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负责五个层面的价值叩问,还是在红色场馆中追寻先辈“文以载道、学以报国”毕生足迹的精神对话,抑或以课文朗诵、AI 历史还原、名家书法题词为载体的情感唤醒——文学思政课以不同的姿态抵达了同一个精神内核:让青少年在

故事里读懂选择,在历史中确认来路。浙江省青少年作家协会副秘书长马丽飞表示,文学思政课建设将会多方位、多平台,多形式,线上线下,持续进行。

在杭州市大关中学,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柯孔标将抽象的“担当”落为可触的日常,知名作家袁敏则以《月光妈妈》串联起 14 年的追踪足迹与 7 次跨越海拔 4000 米的坚守——当断臂女孩许方燕称伤疤为“勇敢者的勋章”,当游牧少年更欠智华在“月光妈妈”陪伴下考入大学,台下学生的眼中有了光。在江山,小会员们走进马叙伦与江山史料博物馆,在那句“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的遗言前驻足——



位教育家“文以载道、学以报国”的毕生追求，从此不再是课本上遥远的名字。在时代小学，浙江卫视主持人王帅深情朗诵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AI还原的上甘岭战役让文字化为视听震撼，中国教育学会理事许晓俊现场题写的“读红色故事，做红巷少年”在墨香中完成了精神的传递。从课堂到场馆，从讲述到行走，文学思政课以文学的柔软承载信仰的坚硬——它让孩子们在聆听中感知，在行走中体悟，在书写中内化。

协会同步推出“文学思政课”推

荐书单，立足浙江作家作品。其中“长征·我是红小鬼”系列是中国出版协会文工委首批长征精神推荐书单中唯一面向少年儿童的作品；《毛泽东在杭州的77天》《月光妈妈》等多部图书入选“中国好书”“韬奋好书”等权威榜单。

文学不仅是审美的载体，更是精神的火炬。在一场场讲述中，少年们触摸烽火岁月的温度，感受信仰如磐的力量。大关中学学生沈琪峰在读完《红岩》后写下：“我笔下的文字，不过是他们光辉事迹与崇高精神的

微小回响”。时代小学学生金玺说：“红色精神就像一盏灯，照亮了我成长的路”。

下一步，协会将继续整合各界资源，组织更多作家与思政导师走进校园与红色地标，推动阅读、行走与创作深度融合，将红色文化以文学的姿态持续注入青少年的精神成长。当文学与信仰彼此照亮，红色基因便不再停留于历史的书页，而是在一代代少年的书写与践行中，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传承。

（浙江省青少年作家协会）

浙江作家服务营走进衢州

5月29日至31日，浙江作家服务营走进衢州市开化县、江山市、龙游县，通过文学课堂、作家作品提升会、名编面对面等形式，推动优质文学资源下沉基层。

文学课堂，点亮创作灯塔。省作协副主席鲁引弓、沈苇分别开讲。在江山市图书馆，鲁引弓以“365天成为作家”为题，结合《小别离》《小欢喜》《小舍得》等作品，从选材立意、人物塑造、时代表达、内核提炼、温情传递五个维度，拆解现实题材的创作方法。

在开化县华埠中学，沈苇以“从大海到源头——关于生活与文学”为题，传递“热爱、持续、抓住、更新”八字创

作要义，通过诗动画、诗歌朗诵等互动形式，与青年学子展开诗性对话。

作品提升会，逐篇打磨破瓶颈。《江南》《西湖》《文学港》《野草》等期刊资深编辑飞廉、李璐、朱夏楠、赵斐虹组成专业团队，在三地召开作品提升会，对数十位基层作家的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逐篇“问诊”。编辑们从情节架构、语言打磨、细节处理、立意升华等方面细致问诊，既肯定创作亮点，又直指改进方向，给出切实可行的修改思路，助力本土写作者补齐短板，突破瓶颈。

名编面对面，为县域创作把脉定向。在龙游县大南门浙江青年宣讲

学堂，四位编辑与龙游作家展开深度对话。龙游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马俊兵介绍龙游“打造散文金名片”的构想，就县域文学创作现状与编辑团队深入交流。针对本土题材地方志化、日常叙事同质化、小说创作薄弱等问题，编辑们建议从风物中打捞人的命运与情感，以“小切口”见“大境界”，鼓励作者守住创作个性，对标刊物气质打磨作品。

此次服务营活动以“走下去”的方式，让基层创作者在家门口获得专业文学指导，带着困惑来、载着收获归，有效激活了基层文学创作活力。

（省作协创联部）

岛屿叙事与时代女性生活

——评杨怡芬长篇小说《鱼尾纹》

Article- 郭 艳 Guo Yan

杨怡芬在长篇小说《鱼尾纹》中展示了绵密细腻中的锋利，温柔敦厚中的坚硬。她的叙事一如既往在耐心中呈现细节，并在岁月沉淀的笃定中讲述时代洪流中的个人与命运。小说讲述海岛女孩小葵在1984—2020近四十年时光中的挣扎与蜕变。文本呈现了女性个体在职场倾轧中的张皇失措，在 market 与人情世故中的左冲右突，摹写当代女性日常生活、职业和情感婚姻状态，却在波澜不惊中凸显了权力、金钱和欲望中的人和人性的真相。在当代文学场域中，《鱼尾纹》以其独特的岛屿气质和锐利的人性洞察，构建了一部改革开放四十年间的女性个人生活史。

《鱼尾纹》以编年史的结构，通过小葵人生的四个关键阶段，精准描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社会变迁。小说的四个部分——“银河之眼”（1984—1999）、“鱼尾纹”（2004年）、“浪淘沙”（2009—2011）和“与海豚同游”（2016—2020）——犹如四块时代切片，折射出一幅中国社会变迁的具体可感的图景。这

种将个人微观史与时代宏观史相互映照的叙事策略，使小说具有了超越个体命运的历史厚重感。

杨怡芬叙事的文学性是建立在对于细节美学的追求上的。她曾经坦言，她的小说是横着生长的，每向前一步，身后都拖着细密的纱网。你可以批评她“拖泥带水”，但她会很严肃地反驳：小说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些“泥水”。在《鱼尾纹》中，杨怡芬通过大量精心选择的细节和意象构筑质地坚实的文本。比如小说中对夜海意象的两次描写：“第一次，夜海是白的，‘栀子花香搭配洒满银白月光的海，是个良宵样子’”；“第二次，夜海是黑的，在一场由她发起的带着屈辱的欢爱之后，在旅馆里‘她打开窗，这时节，海边的夜风还是凉的，好像夏天永远不会来了一样。海就在不远处，黑黑的，软软的’”。这种意象的对比和呼应，赋予了小说散文般的韵味。作者对细节的高度重视，使得《鱼尾纹》这部长篇充溢着毛茸茸的生活质感，以及对于世俗烟火意象的诗

性解读。杨怡芬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之处,揭示人物内心的波澜和命运的转折,细节描写不仅是氛围的渲染,更是人物心理的外化和主题的深化。这种对细节的精心编织,使得《鱼尾纹》超越了简单的故事叙述,表达世俗烟火中的意象与诗意,构建了一个既真实又富有诗意的文本世界。

这个文本有着厚重的海岛传统乡土的韵致,小葵的青春期自述带着浓浓的感伤与怀旧,但是这种感伤和怀旧恰恰是进入城市生活的小葵所要摆脱和逃离的。从海岛体面出走的(上大学,找到好工作)的小葵面对的是一个与海岛传统乡土异质的世界。

《鱼尾纹》最为惊心动魄之处,在于作者以罕见的勇气直面女性身体如何成为权力交易的场域,凸显出身体政治中女性欲望与权力结构的交锋。小说中小葵与局长的床照事件,远非简单的权色交易可概括,而是揭示了身体政治的复杂本质。比如当小葵回忆床照的起因时,她清醒地意识到:起因确实是因为一擦照片,摄于2004年的朱家尖海滨酒店——那家酒店,躺在床上就能看日出。我约我的局长在那里见面。为什么要约他在那里见面?不知道,我就是想着能在床上看日出,就选了那里。这段冷静到近乎残忍的自我意识剖析,打破了传统叙事中女性作为纯粹受害者的简单设定。小说深刻之处在于,并未将小葵描绘成完全的被动者,而是揭示了她在这种权力游戏中的复杂心态与主动选择。在朱见鹤为小葵开脱时,“小葵本想说不是这样的,局长那时候不是老男人,她自己也有责任。可她到底没说出口,因为羞愧而落下的泪水,让她更觉得羞愧。”这种对“完美受害者”期待的背离,正是《鱼尾纹》超越普通社会问题小说的关键所在。由此小说从伦理道德价值叙事走向女性身体的现代性经验表达——通过小葵的身体叙事,展现了一个更为残酷的真相:在权力结构中,女性不仅可能成为受害者,还可能成为合谋者。这种合谋不是道德沦丧的简单判断,而是个体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生存策略,当然这种策略带着道德伦理和价值观的双向撕裂——既背离传统女性立场,更是背离了现代女性一直孜孜以求的主体性独立与自由的立场。

当然,文本的叙事策略依然是建构性的,作者让小葵

“自断腕足”——辞职并离婚,这一行为正是对这种身体政治的反叛与突围,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开始。小葵正是在对于身体政治的突围中显示出对于女性主体性的建构性意图。女性只有走出欲望与权力结构的叙事,才能真正成为人生叙事和文本叙事的精神主体。小说后两章的小葵开始以真正的主体性参与社会生活的宏大叙事中,真正代表着女性现代主体在历史深处的发声。由此,前两章中的小葵上进而张皇,因小欲望和小“确幸”显出温婉而脆弱的性格;后两章的小葵是世故而精明,又笃定而坚韧的。作者以手术刀般的锋利,剖析了女性在权力、财富与情感交织的复杂网络中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突围。《鱼尾纹》的结尾,作者留下了一个悬念——小葵在面对一个更大的“局”时该如何抉择。这种开放式的结局,恰恰暗示了女性自我救赎和主体性建构的未完成性。

《鱼尾纹》叙事的独特性还在于作者将舟山群岛这一地理空间转化为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精神场域。海岛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既是一种物理存在,也是一种心理状态。文本中这样描述:“这里是内海,对岸远山一重又一重……从这里回溯,能通往长江上的任何一个港口……整个舟山群岛,就是长江水道和南海海运的T字路口,这里通江达海。”这种地理特征恰恰象征着小说主人公的精神结构——在封闭中渴望开放,在局限中追求自由。

作者作为舟山人的“在地性”,这赋予了《鱼尾纹》坚实的地域质感和独特的岛屿性格。比如小葵的阿爹就是一个极具社会文化景深的父亲形象,他是个海岛农民,又经常做出不像农民做的事情。小葵更是既有海岛人的坚韧与务实,又有着超越地理局限的野心与视域——舟山这座海岛见证了她从青涩到成熟的全部隐秘心事与无声抗争。海岛不仅是故事的背景板,更是形塑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小葵从海岛少女到女企业家的蜕变,正是岛屿性格中那种既务实又敢闯的精神的体现。海岛潮水与无数观光客一次次席卷着小岛,也浸润小说中的各色人等与人物的命运。由此小说在寻常人生里面隐藏着属于个人的传奇故事,在日常生活中潜伏人性深幽处无声的惊雷。岛屿叙事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这种岛屿叙事使得《鱼尾纹》既具有浓郁的海岛地方文化韵致,又蕴含着与时代宏大叙事相辅相成的开放与包容。■

世界视野下的报告文学书写

——评朱晓军报告文学《巴黎有片榕树林》

Article- 王学海 Wang Xuehai

翻阅刚获“首届韬奋好书奖”的《巴黎有片榕树林》(朱晓军著,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仿佛迈入了一个中国人在海外创业的文字博物馆。它也如一把火炬,照亮了被世纪尘埃遮掩下“浙商”的引领者——温州人闯荡国际的坎坷步履,以及其中生发许多不可知性的人情物事。都说一篇报告文学写得成功与否,在于你是否真正抓住了你所要报告书写的人在事件中活出的灵魂,《巴黎有片榕树林》确实是做到了。

《巴黎有片榕树林》的灵魂,是温州人去海外经商的意向性行为中,作为当代的中国人,既要遵循传统不变的亲属照顾亲属的习惯,又会去突破这种习惯,表现出温州人抱团的新的经商行为的时代精神。它由亲戚关系的牵带,又超越这层牵带关系,在海外这个特殊环境里,以抱团精神,创造出了海外经商新

的精神维度,并让这个新维度,成为扩大物化的运转之轴,形塑海外中国商人一片璀璨的壮景。

《巴黎有片榕树林》的特色书写,是叙述了“温州人是不满足于温饱、小富即安的,他们想做财富海洋的弄潮儿、冲浪者”这一新时代理想与拼搏精神。无论是先期出洋的任岩松、林昌横、林永迪和他的儿子林加者,还是改革开放后出去的吴时敏、刘林春、戴国华、张朝斌和黄品喙们,他们内心躁动的,正是一份不安心于平常生活的逆袭之思,是朦胧中怀揣跃入财富海洋的无畏者。尽管他们初涉异国的境况十分不理想,但他们从不肯一直仰人鼻息地生存着。在他们的心中,瓯海的微波和大西洋的浪涛,总是要汇在一起掀起更大风浪的。而在他们的日常异地底层生活中,即使一年又一年,甚至五年十年被挤压在

社会边缘,但他们准备飞翔的翅膀,从来就没有让它蜕化或自行收缩,反而在风浪中越练越强,越张越大。

《巴黎有片榕树林》中第一个动人的人物的描述,是张大年。由于母亲的过早去世,他只能被寄养在一对法国夫妇那里。9岁那年,他离开养父母,由父亲带回了中国。从不会汉语到能讲温州话,但父亲又出国了,却留下了他。而这时的他,已读不懂《米老鼠》上的法文了。直到他有了一儿一女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才被获准出国。有意思的是,这位父是中国人、母是法国人的温州人,他的青春成长,恰恰经历了我国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动乱”这两个非常不简单历史阶段。幸运的是,他非但在25年后找到了法国养父母,在临别时,法国母亲又“掏出500法郎悄悄塞给他”——25年前,当他随父离开法国时,养母也把法郎放进他的皮鞋里!须知,现在这500法郎,是养父母在退休金中给他省下来的……异国非血缘关系的深情,在这里开出了令人泪奔的动人之花。可喜的是,作者并没在这就中止了对张大年的叙述。而是在叙述张大年历练为成功人士后,他又带着早已对中国非常陌生又有些成见的妹妹回到了中国,让她明白根在血液中亲缘的作用,让她为能“自己身上流有中国的血而感到自豪”。《巴黎有片榕树林》在这里便有了地域与民间的社会意义和人类学美学的价值。

书中人物叙事的第二个成功形象是林加者。杰让——林加者,和张大年基本相似。当年也是老爸带着他离开法国生母艾德蒙回到了温州。艾德蒙这位从21岁到31岁,在法国等待儿子林加者(杰让)和她丈夫林永迪重返巴黎的痴情女,在巴黎红枫叶又一次红了的“激情似火与遍地黄金的季节”,终于在13年之后,重新拥有了儿子。当我翻阅到书中“林加者刚到巴黎与母亲艾德蒙的合影”时,内心一下涌起了巨浪!人生的巨变,在作者巧妙的述说中,似乎更多了一层世事的诡异和情感的湍流。在法国,林加者做工,当兵,还遇到应源松这位能生死之交的朋友,并在他俩的生活中,生发了巨大的悲剧。但林加者对生活与理想并没有放弃,他用“千辛万苦、千山万水、千方百计和千言万语”的“四千精神”,终于在巴黎庙街突破了犹太人的垄断,以“浙商”的温州精神,在世界呈现出了温州人经商胜过犹太人的当代中国商人的



《巴黎有片榕树林》书影

伟岸形象。当然,还有更多的人物与创业的滚烫事绩,在《巴黎有片榕树林》中不时地闪烁,如刘若进、黄品松、张朝斌、吴时敏们,更有取得法国律师证书的王立杰和已身为大巴黎庞坦市议员资格的王端,他们为中国人法国的政治声誉与人生权益,挺直了腰,成功地组织了伸张正义的游行。还有能“买下整个巴黎”的黄学胜,更有荣获大巴黎热涅市市长亲手颁发“荣誉市民”证书和“荣誉市民”金质奖章的吴时敏,和开创商业新模式、并在海外开出了破纪录的一百家连锁店的刘若进,受到了时任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的接见和听取他的相关意见……他们非但彻底改变和重新树立起了“浙商”在海外的光辉形象,同时还让“中国商人”们在政治上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巴黎有片榕树林》的创作,在这里是为中国人在国际上的经商,竖起了一座文字的丰碑。这是作者巧裁材料的报告书写,也攥住了中国商人在国外打拼的勇往直前的灵魂。

《巴黎有片榕树林》报告的生动表达,还睿智与丰富地蕴含着当代的民间意义。其一,是国内未及开放与改



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的眼光与胆识，是中国人承继“丝绸之路”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精神的延续与扩展。同时，也呈现出具有代表性的民间社会生活的自主性走向与拼搏精神的典型。其二是无有退缩与满足的追求胸怀，充分且形象地表征出作为当代温州人的当代中国人去海外经商的审美风格：无畏、不屈、坚毅和直前，并由此机智端庄地创造着新的华商历史。其三是作者笔下志史般的叙述，再现了中国儒家哲学、宗教信仰和民间文化在异国的日常坚守与异域性延续，它让当代中国文学的书写，自觉地去融入建构中国当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行列之中。也可以说，作者是以世界视野将所报告的人与事，与世界文化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同时突显出在其中本土民间文化活跃的新形态（如申请并被批准了在香港丽舍大街举办春节彩妆游行，林加者送给法国总统希拉克一匹铜马等等），此社会意义与政治价值实无可比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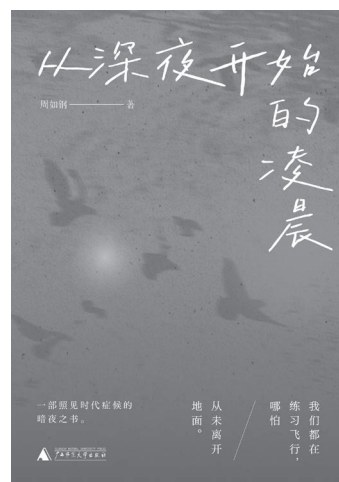
当然，《巴黎有片榕树林》实质是专书温州人在海外创业的地方性书写，但其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文学价值，以及在世界视野下，对世界文学发展的可能性影响，亦尚不可忽视。这也可以从以下四点再去审察。首先是种族文化与阶级冲突在本书中的表述，如法国《观

点》刊物对温州人经商的采访后，却作出了贬低性报道：华裔青年何建明用手机拍一名华裔女青年被抢，被砸打成植物人；温州侨胞刘玉涛看好空车位倒车，反被后来者占了车位，下车理论时竟遭殴打致死。由此三件典型事例引发出的游行抗议与出庭申辩，其政治与人权性质，既是地域（区）的，更是世界的。其次，从世界文学而言，原先聚焦点，在可译性这一要害上，现在看来，尚有被忽视的相关文学本质的要点，即地域性人事描述的文学书写中的世界性。它不光是主体文本兼着相关的世界性体现，更是指文本中人事同时在世界各地生发，而文本的主角依旧未摆脱他的根的文学书写：“哪怕跌倒了，我也要抓一抔泥土回来——”他们去时是坚决赚钱，赚大钱的坚定的决心，然多年后，内心回家的心结恰恰是坚实的中国的根。这是一种跨文化的生命践行，在《巴黎有片榕树林》中多次被文字生动地叙说着。或许这些人与事，已发生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墨西哥和美国等多个国家，但这个人与事的主角还是中国人。也或许他们已取得了某国的居住权（绿卡），但他们的根，依旧在中国。为此，也可这么说：《巴黎有片榕树林》正是在此种情状下的世界性书写，是可归属于世界文学的当代中国书写。因为它既有原“世界文学”中的“人文理念概念”，又具有了新的被拓展着的经贸、文化、生活习俗乃至当下政治上的实际生活的“现实可译性”，并在拓展着世界文学的本质所在。再有是本书中不同民族与人物之间的普遍人性的生活反映，印证着不同文化之间，让人能乐观地看到那种在不同程度推进中的情感交流、文化交融和互助共推社会发展的新的趋势，也正是在这种趋势的背后，展现出了人类精神共通的高层次精神审美的新的希望。■

深夜里的人如何面对困境

——评周如钢小说集《从深夜开始的凌晨》

Article- 张 亮 Zhang Liang



《从深夜开始的凌晨》书影

小说中人物生命的震颤，并非所有写作者都能精准捕捉，但读完周如钢的中短篇小说集《从深夜开始的凌晨》，给人最直接的感受是疼痛，有一种压抑感，但读完又会有种奇异的清醒——仿佛有人在你最困顿的深夜，轻轻推开了窗，让你看见那些与你同样醒着的人。这部收录了七篇作品的小说集，以冷峻而诗意的笔触，将当代人尤其是中年男性的精神困境推到了聚光灯下。七篇作品，无一例外，都刻画了现实中的小人物，在职场、情感、婚姻中苦苦挣扎。然而，周如钢的写作之所以值得郑重讨论，不在于他写了困境（这已是当代文学的常见母题），而在于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处理困境，那就是他拒绝简单的心灵鸡汤，拒绝给出廉价的希望，却也不肯堕入虚无。这似乎更像是在深夜里的飞蛾，默默地寻求温暖自己的一团火。这种“不直接治愈的治愈”方式，恰恰构成了这部小说集最核心的叙事伦理。

卡佛曾说：“我希望我的故事能抓住读者，让他们参与进来。如果幸运，读完最后几行，他们会静静坐一会儿，想

想刚读过的东西，也许心灵能往前挪一点点。”这种试图抵达人心的努力，也体现在周如钢的《从深夜开始的凌晨》中。作为一个曾经做过木雕织过布、摆过地摊教过书的作家，生活不曾厚待他，但淋过雨的他却总希望给别人一把伞。

小说集的标题“从深夜开始的凌晨”，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寓言属性。从字面意思来看，这是两个有连续的时间点，从一天中的至暗时刻，到天明前的过渡时段。从这七篇小说人物所处的状态看，他们的痛苦和煎熬都有来处，“从深夜开始”，并非平白无故；而“凌晨”时刻，也是小说人物虽然清醒，却还暂时无力突围的时刻。小说止于“凌晨”，实则又不止于“凌晨”，这便是在暗示读者，小说人物暂时还没有迎来圆满的救赎，符合现代寓言放弃说教、引导读者自我思考的特质。

读这本小说集，你会发现最引人注目或与众不同的，是周如钢找到了一套将无形精神困境转化为具象感官意象的书写策略。他把无形的精神困境，转化成了具体的身体感受。脑袋里终年呼啸的风（《赶风》），眼脸上反

复生长的红色花苞(《眼螨》),后脑勺上悬而未决的锤子(《夹竹桃》),公园里昆虫啃食花瓣的声音(《从深夜开始的凌晨》)……这些意象在他的作品里不是装饰性的修辞,而是人物精神状态的肉身化具体呈现。风不是比喻,是真实盘踞在颅腔里的存在;锤子不是象征,是日复一日敲击后脑勺神经的实体。小说家借助于世间的万事万物,精准传递出笔下人物的挣扎与肉体的疼痛。那挣扎里裹藏的是人物的困境与作者的悲悯。看似是肉体疼痛,实则却是精神倒戈于身体的反应。

这种精神疼痛的肉身化具象式的书写的妙处在于,它让不可言说的精神创伤获得了可以被触摸的形状。当《眼螨》中的主人公一次次用茶树精油湿巾擦拭眼睑,当那些红色病灶在药物作用下消退又复发,读者触摸到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眼疾,更是一种被世俗目光遮蔽的隐痛,即见义勇为后的身体创伤、家庭关系的渐行渐远、社会关怀的缺席等等,所有这些都凝结在那只反复发炎的眼睛里。眼螨“不可能彻底杀完”,正如创伤不可能被彻底治愈。这不是悲观,而是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表面是在书写眼睛除螨的过程,实际上却书写了世道的浑浊带给人的不安。

《夹竹桃》里也有类似的写法。“因为这些药已经让他晨昏颠倒,他的头痛不断在转移,锤子还在头顶悬着,虽然症状有所减轻,但敲击的时候,依然没轻没重。而且,现在,他发现,胸口也有一股东西牵扯着。他每天都会捶上一会儿,用自己的拳头。但永远比不上那把锤子敲在头上的力量。”被裁员、妻子出轨、身体受伤等等,这些打击没有直接出现在叙事的前景,而是全部转化成了那柄悬在头顶的锤子。在这里,锤子俨然已不仅仅是象征,它就在那里,每天都在敲。作者所记录的,正是深夜里人们与自我、与生活的对峙。

《赶风》和《眼螨》两篇的主人公,都在试图对抗精神困境。《赶风》里的人物最先的行为是依附风、追逐风,深陷在远方的风带来的痛苦里,在经历自身的多重挣扎与撕裂后,逐渐由向外追寻转向向内安放,带着伤痕继续活着。《眼螨》则是以眼疾为叙事起点,却不断通过闪回和联想将叙事引向不同的时间层面——见义勇为的现场、医院的诊疗室、家庭中的沉默、与好友牛仔的往事等等,这些碎片彼此交织,如同眼脸上反复发作的炎症,一层层

肿胀、扩散。读者不是在读一个简单的故事,而是在经历一种症状的蔓延。周如钢将叙事节奏控制得极为精准。每一次闪回都像极了我们的眨眼,显得那么短暂、突然,却又带着更深层的隐痛。小说最后那句“不可能彻底杀完”,既是医生对眼螨的诊断,也是叙事本身的美学宣言,更是对这个浑浊世相的定义。换言之,故事的情节或细节的碎片或许可以被整合,但创伤无法被彻底清理,这个浑浊的世界也无法改变,那么,我们能做的,只是学会与它们共存,从抗拒学会到接纳。事实上,困境就是我们的人生常态,脱离困境反而是超现实,优秀小说家要做的,是提醒读者拥有面对困境的积极心态。

通读这本小说集,你会发现哪怕小说人物生活在非现实的环境里,比如《桃花源记》里的桃花源,那里有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影子,也有胡安·鲁尔福笔下科马拉村的影子,时间崩塌,阴阳转换。如果,你认为现代人逃到了世外桃源,就能到达一个人人怡然自得、没有精神折磨的净土,那你还不能进入周如钢的小说世界。因为,周如钢将这古典名篇进行了大胆的现代改写。桃花源不再是避世的仙境,而成了一个阴阳转换、生死交织的异质空间。作品里的主人公源子在“自私”与“大爱”之间反复“摇摆”,最终他把还阳的机会让给了陶渊明,自己则成了走出桃花源后无法转世的孤魂。这个设定瓦解了传统桃花源叙事的乌托邦色彩,代之以一种更复杂也更残酷的追问:生者与死者,谁更艰难?周如钢要揭示的是,个体在这个世界的真实心跳,恰是现实世界的热闹想要掩盖的那部分。所以,桃花源里没有净土,只有人性试炼的延续——这与周如钢被采访中的回答形成呼应:“世上又哪来的净土?若真有净土,一定也是残存在少数人的灵魂里。”

收入这本小说集的《暗夜》,讲述的是底层人生沉重艰辛的生存境遇。父亲庄守城是进城务工的普通人,背负着无人知晓的生活重压,选择鱼场杀生也好,选择在医院搬运尸体也罢,担心不被儿子理解,只能选择用谎言包裹事实,这对父子亲情也是一种无声的消耗。年少的儿子看不懂父亲谎言背后的苦衷,体会不到底层生活的沉重内核,体现出两代人的认知隔阂。最终父子在一场大车祸后彼此接纳、完成和解,尖锐的误解与疏离终究归于质朴温情的日常。

另一篇小说《我们的朋友》，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在运河上划着小船，打捞河上漂浮垃圾的庄守城，明明自己活得不容易，可他还想着帮人。某天，他救上来一个富二代。准确地说，是曾经的富二代，如今他家企业破产，家道中落，难以承受巨大落差，愤而投河，被庄守城用竹竿将他救上船。富二代看到船上有一沓名片，都是非富即贵的人物，误以为这些人都是庄守城的朋友，其实这些人与庄守城毫无关系。可庄守城却愿意帮助这个身无分文的人，给了他五百元，让他去投靠山中自己的二叔，过一段清静与逃离的日子，想一想今后的路。小说中写道：“至少你可以相信这个世界，即使是再冷的冬天，仍然有暖和的地方。”生活给庄守城以痛吻，他却报之以歌。正是小说人物给予他者的温情，治愈了那些深夜难熬的时光。当读者深入到人物内心，才能发觉那些心跳里的温热与澄明。奇妙的感受诞生于此。人物要从困境中解脱，外力往往不能从根本上动摇那些烙印在命运里的枷锁，以及人性深处固守的挣扎，只有靠人物自己看到温情和希望。

周如钢的小说，除了意象的精准运用，在细节上，也足以令人动容。读这篇小说时我一直在想，庄守城递给陌生人的那五百块钱，和前面那些呼啸的风、悬着的锤子、发炎的眼睑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对照。周如钢把精神困境写得那么重——风在脑袋与身体收藏了一辈子，锤子每天都在敲，螨虫永远杀不完——但他给出的救赎却那么轻：五百块钱，一张小纸条，一片阳光，一杯酒。这种“重”与“轻”之间的巨大落差，恰恰是这部小说集最动人的地方。前者深困于生活与精神，后者扬尘于和解或救赎，在这里，明显的重轻之别，也明显地传递给读者一种信息，那就是，生活可能不会马上好起来，但那些微小的善意和温暖，仍然值得你活下去。

除了这样的细节，细读周如钢的小说，会发现，他的小说世界里，人物从来不是扁平的符号，每一个人物，几乎都是带着伤痕与体温的“活生生的人”。他写小人物的困境，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是俯身贴近，把自己的呼吸、心跳，都融进人物的呼吸里。那些被生活的鞭子抽得无所适从的人，没有被简化成寻常小说里的悲剧人物。他们只是在深夜里，笨拙地伸出手，想抓住一

点微光。作者不回避人性的复杂与幽暗，却也始终不肯放弃对善意的书写——那些藏在市井角落、底层缝隙里的细碎暖意，不是惊天动地的救赎，却是支撑人物走下去的全部底气。他笔下的“梯子”，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奇迹，而是人物自己在困境里，靠着那一点不肯熄灭的念想，一钉一铆搭起来的。这是周如钢的温柔，也是他的清醒：他知道深渊有多黑，却依然愿意为每一个被命运捉弄的人留一盏灯。

除此，周如钢还极擅在非现实的语境里写实，笔下的人物在心理、情感和精神层面的夸张和变形，让读者与之共情。小说人物的困境突破也从内部开始，由困在明暗之间的生存状态，浓墨于心境展示，与苦难共处。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借加里亚尼神甫之口道出了小人物生存的真相：“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阅读《从深夜开始的凌晨》里的这些故事，我们不会再担心自己的困境无人懂得。我们身边有那么多焦虑、彷徨、不安、痛苦、空虚、恐慌、陷落……我们曾经觉得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曾有过的这些不堪，曾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如今周如钢为我们的内心困境，开辟了一条从深夜走向凌晨的甬道。这条甬道有时是女朋友寄来的海螺，海螺里不仅有风，还有一张充满情意的小纸条；有时是儿子出乎意料出现在工作单位，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他搭了把手；有时甚至只是一片浓烈的阳光，只是荡漾在酒杯里的酒，只是好友的一句笑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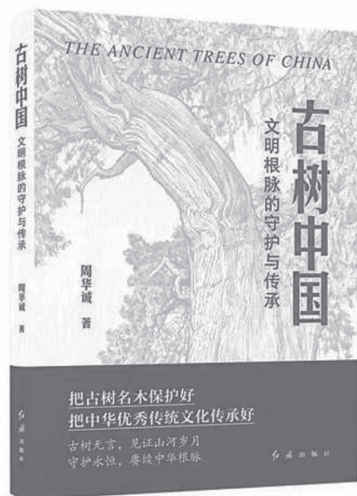
同为小说写作者，我把周如钢的小说集当学习的样本读。阅读他的小说，我当然是用心去揣摩的，除了体会写作技巧，我也被他写的人物照亮。导演贾樟柯在访谈中说：“我特别喜欢刘恒的一句话，他在谈到鲁迅时说：‘鲁迅文章里面无边的黑暗，照亮了我们的黑暗。’”人类这么多的文学作品里，中外很多有分量的作品都在讲人类的苦难。文学与人的困境有关，在文学里看到一个普遍困境的时候，也同时让读者看到在漫长的黑夜里，看见困在明暗之间的人，为自己点亮的、从内部突破困境的微光。

这些微光，就是周如钢带给我们的凌晨的光——它不承诺立刻治愈，却让每一个在深夜里跌撞的人，知道自己不是孤身一人，能带着满身的“病痛”，一步步走向有光的凌晨。■

与古树的诗意拥抱

——评周华诚纪实文学《古树中国》

Article-郑春霞 Zheng Chunxia



《古树中国：文明根脉的守护与传承》书影

“一棵古树，就是一位乡贤。”（《古树中国：文明根脉的守护与传承》）在周华诚之前，已有不少作家、画家、文史工作者、媒体人及古树保护者，通过文字、绘画、摄影、调研等方式，记录古树的历史、文化与生态价值。

作家梁衡通过实地寻访，撰写了散文集《树梢上的中国》，为全国多棵人文古树（如百年震柳、左公柳、铁锅槐等）立传，创立了“人文森林学”，将古树的历史与人文完美融合。

资深媒体人、作家李杨数十年寻访古树，撰写了《了不起的大树》，为成都地区五十多种古树（如青城山天师洞银杏、崇州大明寺双楠等）立传，结合文字、图画与摄影，记录古树的风姿与历史。

乡土作家陈响平为湖北省团风县的古树名木（如树龄260年的枫香树等）撰写传记文

章，通过文字为古树“树碑立传”，唤起人们对家乡和古树的眷恋。

画家扈本询历时20年，通过实地写生创作了百余幅古树名木画作（如《九曲神槐》等），以丹青为古树画像立传，用绘画记录古树的魂魄。

……

在读到周华诚的新著《古树中国：文明根脉的守护与传承》（以下简称“《古树中国》”）时，再一次深刻意识到这些为古树发声，为古树立传者不朽。那些在人间风雨中站立了五百年、上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古树终将在各自的年轮中一一倒下。但是，它们是被无数人祝福过、歌颂过，细心呵护过的古树，它们在人心早已不朽。而为这些为大地上的古树鼓与呼的人也终将不朽。

作为一位优秀的散文家，周华诚大可以在他的文字里挥霍他敏锐的文学触觉、灵动的文笔和大把的才华。但是“炫技”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根本不屑一顾，相反他在有意无意地收敛、克制中，完成了另一种豪放而稳固的触碰——“在喧嚣的地表世界之下，构建一个深邃、互联、坚韧的生命基础。”换句话说，在《古树中国》中，他也像一棵树一样，让自己的文字深深扎进泥土之中，谦卑而磅礴地长出朴素的枝丫、繁盛的叶子，开出一朵朵诗意、迷人的小花。

这对他来说，早已是分内之事。之前他写胡柚（《金果谣》），写茶叶（《不如吃茶看花》），写花儿（《陪花再坐一会儿》），写种田（《下田：写给城市的稻米书》），写廊桥（《流水辞：遇见古老廊桥的隐秘之美》），写美食（《一饭一世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等等，都不是坐在书斋里的信手拈来、凭空想象，都是事必躬亲、亲身实践而来的“实验报告”。就拿“下田”来说，早在2014年，周华诚发起广为人知的“父亲的水稻田”项目，邀请生活在城市的人与他一起，扛起忘却的犁耙和锄头，走进家乡的农田，感受春种秋收，记录农耕生活。到现在，这件事已经做了十多年。说到“接地气”三个字，周华诚实在是当之无愧的。他是把自己的脚丫伸进了稻田那软乎乎、湿漉漉的泥土里在写作。他的文字，都是由他跋山涉水的考察而来、反复询问的采访而来。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一个字不是由他身体触摸大地之后的体感而来，“真实”便是他作品的底色与核心价值。

尽管知道他一贯的务实作风，但翻开《古树中国》，依然令人吃惊。因为这本书的自然科学含量颇高，周华诚简直就是一个植物学家，半个科学家。当然，他的科学不仅只有准确而刻板的数据，而是带着理性与感性交融，硬生生的事实与生动的案例相结合之后的科学。他对书中所写数百种古树的地理位置、树龄年轮、生长习性、历史变迁、现状现貌均了如指掌。而他的科学性，还体现在其他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上。比如，对于“这棵树，到底活了多少年”这样看似非常简单的问题，他也给出了极其认真而精确的科学态度。最直观的方式自然是看年轮。其次便是用非常专业的碳-14测年法。当然，年轮里面也藏着无数的密码。每一道年轮都是一年的“日记”。



年轮的宽度，隐藏着那一年的雨水情况——雨水多则年轮宽，雨水少则年轮窄。木质的密度反映了气候温度变化——温度高则木质疏松，寒冷年份则木质致密。他举到一个令人难忘的例子，一棵树龄超过500年的古柏，它的年轮序列中，连续出现了7圈异常狭窄的年轮，那是因为它经历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崇祯大旱”。持续7年的干旱，树用自己的身体记了下来。这或许就是年轮学的魅力，这让古树研究者同时也在做着历史侦探——通过树木的年轮，打捞那些被文字遗忘的、关于这片土地的集体记忆。

尤其谈到古树移植这个话题，周华诚更是体现出了他的专业性与科学性。文中将陕西黄陵5000岁老君栢的移植过程写得惊心动魄、峰回路转。此间的曲折离奇、千钧一发，甚至可以当小说来看。然而，它又是真实发生的由无数人共同见证的大事情。在看似跌宕起伏的描述之后，周华诚给出了极其精细而准确的科普。移植一棵大树，需要这些步骤：第一步，修枝；第二步，断根；第三步，培植新根；第四步，起吊与运输；第五步，栽种与养护。一棵5000年古树的移植更是“步步惊心”，其中每一个环节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作者不厌其烦地交代了每个步骤的注意事项及其背后的原理，也用了大量篇



幅再现了陈忠良团队在古树移植过程中所具备的极其虔诚的态度以及顶尖的职业精神与专业能力。

如果没有这些实事求是的科学写法，我们不会如此深入、真实地了解古树移植的难度，也不会如此深刻地体会到古树保护者们工作的艰难与繁琐以及他们对于自然的那一份敬畏和呼应。

中华文化中有一个核心概念叫作“天人合一”，认为人与自然宇宙是对应相合的。人体是微型的自然、宇宙，自然宇宙是宏观的人体。地球与人体是对应的。人体有血循环、气循环、营养循环、脉络循环等生命机制。地球也有水循环、气循环、生物链循环等生命机制。天人合一，是指天（大自然）和人本自一体，一一对应，息息相通，全息一体，天人感应，主张“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在《古树中国》中，字里行间都洋溢着这样的中国式

哲学理念。面对天目山那些生了痠瘤病的古柳杉，作者发生了令人深省的叩问：“在无常的命运与有限的认知面前，我们该如何去爱、去守护？又该如何与这片我们赖以存续的、伤痕累累却又无比壮丽的大地彼此信任、相互依赖、共荣共生？”

当现代化进程与古老樟树发生冲突的时候，是谁该让出位置来呢？对于当年那件颇为轰动的三门县岭口村800年老樟为高速公路让道，政府花费320万元的高价去挪动一棵树而不是直接砍倒的事，作者是认同的。“古树是村魂”“古树是活档案”。是村民们的朴素观念，专家们的专业认知，让时代的天平没有只向眼前的经济利益倾斜，而是保全了一棵树的生命与尊严。

对于灵隐路上开花的七叶树，作者难免偏爱了几分，语言也多了几分禅意：“这花很有特色，一束束洁白的圆锥花序向上举着，像是烛台，又有点像宝塔。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数，两百多棵七叶树，生长出一片蓬勃生机，到了夏天开花时，满树都是玲珑的佛塔。”

在为成功移植5000年老君栢这一浩大工程而赞叹的同时，作者更加赞同的是陈忠良的名言：“能原地保护，绝不轻言移植。古树保护，最高明的‘术’，是运用知识与技术，去践行‘不干预’或‘最小干预’的‘道’。”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理，己所不欲，勿施于树。所谓“敬畏自然，天人合一”，就应该让树自由生长，默默见证，这才是我们对历史、对自然最深的敬意，也是对子孙后代最负责的文化传承。

在周华诚眼里，树根是“地下的星空”，在漆黑的地下悄无声息地璀璨；树冠是“树上的河流”，在清风白云之间恣意流淌。从为高速公路让位而挪移重生的三门古樟，到以年轮记载气候史诗的天目山柳杉；从惊心动魄移植的5000岁老君柏，到蜿蜒300里的翠云廊古柏；从国清寺年年盛开的隋梅，到会稽山中滋养百姓的千年香榧……他奉献的不仅是一部古树的保护史，更是一部万物的共生史、文明的进化史。

在“后记”中，他深情地呼唤：拥有一棵树，或者，让树拥抱着你。不难看出，他的科学态度、踏实作风，他的诗意表达、美的点化，与树根的坚定、树干的粗壮、枝叶的繁茂、花朵的芬芳一样，自成体系，融为一体。█

“皮相”与“骨相”兼美

——评施双玲小说集《摩天轮》

Article—潘玉毅 Pan Yuyi



《摩天轮》书影

中国有句古话：“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知心固难，但“皮相”与“骨相”兼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下有很多写得很好的小说往往只重故事情节，不重描写铺垫，虽也能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可没有了咀嚼，食物落肚之后也就少了几许回味。《摩天轮》则无此弊病。

《摩天轮》是慈溪籍小说家施双玲创作的中短篇小说集。全书以同名小说打头，共收录10篇作品，每篇小说围绕特定的主题进行生发：亲情、爱情，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畸形感情，同时衍生出养老、相亲、聚散、生死、拆迁等支线，归根结底落于两个字上面——人性。人性的美，人性的丑，经由小说人物的呈现，一一跃然纸上。

读施双玲的小说，会对“慢热”两个字有“具象化”的感知。除了个别篇目，施双玲小说进入主题的节奏很慢。如同介绍一道招牌主菜之前，免不了有许多铺垫，心急的食客是不耐烦等待的，但吃进去了，菜入口，方知余味悠

长；反之，则只好错过了。

我与施双玲并不算熟识，但在有限的会面和闲聊里，却从她身上捕捉到一种“人淡如菊，心素如简”的感觉。每次见着她，她的言谈都是浅浅淡淡的，用坊间的话形容，便是“高声不起”。文如其人，她的叙事也是从容不迫的，循着自己的节奏，鲜少刻意求新求异的痕迹。

与为人处世和叙事节奏的不疾不徐不同，施双玲小说揭示的现象、表达的主旨，以及文本镜像里演绎的荒诞与之形成鲜明反差，错落参差，令人惊艳。有些句子很美很形象，如“不远处的石子路上，晚归的农夫扛着锄头匆匆走过。有一朵晚霞正好坐在他的锄头上，像个调皮的胖娃娃要跟着他一起回家”（《摩天轮》），“寒风在开门的一瞬间，似一根巨大的舌头长驱直入，将屋内的暖气吸食而空”（《云上的日子》）……类似的表达在书中俯拾皆是。有些句子不仅美，还能读出“冷酷”“辛辣”的味道，“刘旭却兴奋地嚷了起来，终于找到好法子了，我们的孩子有救了。那表情像在说，孩子重病



缠身，终于得到了能治百病的天山灵芝，孩子的命总算是保住了”（《纱布棍》），“抬头看看挂钟上的时间，林大娘起身去准备晚餐，林大爷打开电视继续扮演人肉零部件”（《老无所依》）……通过这些文本，多多少少可以管窥她所受的熏陶和她曾读过的书籍。

好的小说是需要有才气支撑的。所谓的才气，半是出于自身的天赋，半是源自后天的学习。如果按写作时间对《摩天轮》里的小说重新进行排序，无论是选材还是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皆能看出施双玲对于小说创作的探索和尝试。

随便枚举几个例子：《摩天轮》用一个意象化的介质为纽带，串联了女儿对出走多年的母亲的“怨”和“念”，最终以母亲在外地坠崖而亡画上句号，通过母亲所留遗书得知她当年出走的真相，“我”与母亲、父亲，也与过去的自己达成了和解。小说集以之为名，可见这篇文章在作者心中的分量。

在《云上的日子》里，作者写了一段狗血的“三角关系”：前女友借住男友家中，而现女友反倒成了一个隔绝在门外的“局外人”，由此引出关于“淡淡的喜欢”与“深深的爱”的论争。不过，相较于这条主线，我更喜欢楼上老太太“噪音扰民”的支线。作者先是用了大段的笔墨描写噪音的烦人：“拖鞋厚厚的橡胶底在空洞的木质地板

上拖沓前行，发出沉重、浑厚的拍打声，‘咚！咚！咚！’像一把匕首将静谧的夜捅出一个一个喷血的大窟窿。木头拐杖底部的橡胶垫已经脱落，在老人身体的重压下，拐杖每一次落在地板上，都像用力踏在无助的小动物身上，发出刺痛耳膜的惨叫声。”但随即话锋一转，将话题引到空巢老人需要陪伴上。某个下雨的周末，“我”将自己做的蛋挞分享给楼上的老人，随着话匣子慢慢打开，彼此也从互相防备逐渐变得毫不设防。“我”讲了“我”的过去，老人也回忆往事，讲述了与老伴相识相恋的故事。“好的姻缘是看运气的，我的运气就很好。那年他二十六岁，是个木匠师傅，来我家为我哥哥的婚房做家具……第二年，桃花再开的时候，我就嫁给了他。”这段独白式的陈述颇有电影台词的质感。

施双玲非常重视且善于抓取细节。一个人的好与坏、善与恶，可以用言语掩盖，在主观上饰伪，却往往因为细节而显露原形。在《奈何桥》里，前男友苏展开车转弯时与一辆直行的两厢车发生碰撞，明知是自己全责，却欺负对方车祸处理经验不足，蛊惑对方私了，还要求只赔100元。当“我”责问他时，得到的回答是：“她不懂是她的问题，我能少给为什么要多给呢？”一句话就击碎了“我”对于初恋的所有滤镜。尤其作者在描写苏展说话时的神态时用了这样的表述——“他语气平和，不紧不慢地回答”。这种冷漠是深入骨子里的，这也为顾悦悦后面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以爱之名，行伤害之实，这是人世间许多悲剧的缘起。《以爱之名》里就有这样一位母亲，打着为了女儿的旗号，强行干涉女儿的恋爱，又因她不听自己的“指令”而恼怒，逼得女儿最后走上了绝路。作者借书中人物的话表达心中所思所想：“人就是很奇怪，对陌生人常常客客气气的，对身边的亲人反倒会肆无忌惮地伤害，非得等到亲人躺进医院，生命受到威胁了，健康出状况了，才后悔。”

《摩天轮》里的其他小说亦是如此，作者将笔触对准当下，聚焦社会热点问题与你我他等普通人，却又在现实主义中融入“荒诞”“魔幻”元素。由是，我写下几句话：“《摩天轮》里的文字极有辨识度，虽有瑕，但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当下许多中短篇小说的短板。读完，对作者只有一句话：一定要继续写下去啊！”

逃遁与归来

——评俞天立小说《野兽的幻想》

Article-韩 锋 Han Feng

初春的江南，捧来自雪域高原的《西藏文学》，我有一种捧着雪莲一般清新的感觉。带着这种感觉，我走进了作家俞天立发表在该刊 2026 年 1 月号上的短篇小说《野兽的幻想》里精心营造的丛林世界。在这片“野兽丛林”与现实交融的天地里，作家着眼于职场的困顿、挤压，塑造了主人公陈离在沉沦中、在灵魂幻化的动物世界里渺茫游荡的人物形象，刻画了他被老师女儿蔡晓华救赎的曲折之路，反映出当代职场中一个有代表性的群体的生存状态，具有文学的典型性。

小说以现实、幻象中的动物世界和植物意象为三维舞台展开故事。在这里，实习生是浣熊，主管是公鸡，总经理是棕熊……他们都以动物的个性映射着职场生态与陈离遭受的精神挤压。作为故事发展中交错的 B 面，俞天立为女主人公蔡晓华赋予了植物属性的意象，以此象征治愈与希望。她身上的植物人格与陈离周遭那些“野兽”的动物性形成鲜明对照，为小说构建了闭环式的叙事场景。

陈离是一个在职场里挣扎的青年，原生家庭的残缺在他心底埋下自卑的种子。父亲过早去世，母亲改嫁重组家庭后的疏离，令他成了无枝可依、精神残缺的孤鸟。他有写作才华，在市里已小有名气，步入职场后，在影视传媒公司工作的竞争压力，行业中或隐或显的职场规则使他迷茫与孤独。在连空气都在与他过不去，挤压着他

的现实中，陈离如大海里一叶飘摇的独木舟，只能任风吹浪打却毫无招架之力。他倾尽心血筹备一年多的编剧项目被甲方否决，所有努力都化为了泡影，最后收获的竟是公司女秘书拍在电脑桌上的一纸辞退通知书。生存的压力与尊严践踏接踵而至，现实的困厄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划开了一道鲜红的裂痕。

母亲应该是每个孩子躲避风浪最后的港湾，走投无路时，内心驱动着陈离向赋予自己生命的母亲倾诉。他找出那个存在手机里，但许久都没有联系过的电话号码拨过去。电话里传来母亲的声音：“你有什么事吗？”他告诉了母亲一切，像个孩童一样请求母亲的原谅和安慰。然而，陈离得到的却是母亲的拒绝：“千万不要再来打扰我，让我安心度过晚年好吗？你爸生前不让我省心，你也不让我省心。”母亲的话如同一把锋利的小刀，彻底割断了陈离对原生家庭的最后一丝念想。作家用母亲的决绝来营造主人公内心的绝望，其所产生的文学效果既干脆利落又刻骨铭心。渴望母亲的关爱和佑护是人的天性，也是绝大多数动物在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中所形成的秉性。《左传》中内心强大、城府万重，有“春秋小霸主”之称的郑庄公，因为“寤生”而屡屡遭偏心母亲武姜的陷害，曾发誓与母“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但最后，他还是无法阻断对母亲的思念，在追悔中“阙地及泉”，与母“隧而相见”而在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因而，电话里母亲的

决绝无疑如一记闷棍，狠狠打在了陈离头上，并把他推向深渊。

就在陈离的精神世界濒临崩塌之际，蔡晓华如德沃夏克《新世界交响曲》中一道清新的光照进了他晦暗的生活。她如春风般温柔，又如春雨般温润，她以她的阅世智慧与处世能力，为不断逃离现实、在“动物世界”里漂泊流落的陈离带来内心的抚慰。在陈离的幻象里，一切皆是动物。他“甚至把红绿灯看成猫头鹰的眼睛，莹亮而锋锐，灰黑的肢体以一种扑食的姿态欲腾空而起”，在对他鹰觑鸟望。唯独蔡晓华不是，她有“植物性”，如一朵傲霜立雪的白梅，通体散发着梅花与栀子花交织的馨香。与丛林世界里野兽或残酷争斗、或巧取豪夺的生态截然不同，陈离眼中的“植物性”象征着宁静、包容与治愈。白梅的暗香令人内心归于平和，而栀子花更是一味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中药，可缓解躁扰不宁、神昏谵语之症。蔡晓华身上散发着春风化雨的力量，试图将陈离从沉沦于野兽幻象的泥沼中拉出来——一而再，再而三。

蔡晓华带陈离重游母校，在爬满薜荔的教学楼墙下，以诗语帮他重拾少年时代的记忆。她为他规划旅行路线，带他在滕王阁的夕阳里望“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在千佛塔的梵音中寻找内心的平静。她一次次鼓励他振作，劝他去图书馆充电，督促他重新规划职业道路，可文学形象中“这一个”的陈离早已被现实的重压与从小失怙所带来的怯懦裹挟而畏葸不前。蔡晓华在身边的时候，他能暂时沉浸在“植物性”的治愈氛围中，获得片刻安宁。他对她无比依恋，“仿佛蜕化成了她身上的一个枝条，所有的养分都需要她的根系来输送。”然而，当她一旦离开，他就会瞬间失神，被野兽幻象再次吞噬。这是一种从小失去母爱所留下的内心残缺的情结，有点像Oedipus Complex（俄狄浦斯情结）。

蔡晓华是一位很特殊的恋人角色，她对陈离所流露的情感，在一定程度上母性胜于恋人。她在弥补陈离的情感缺憾，不断抚平着他内心的创伤。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面对蔡晓华的一次次劝慰督促，陈离积重难返，嘴上答应，甚至信誓旦旦，内心却“颓废得如同一摊烂泥”。他一头扎进电玩城的虚拟世界，在对游戏机按键“乒乒乓乓”的敲击中发泄内心的焦虑与痛苦。他的这种在

现实世界的逃遁，或者在虚拟的“动物世界”里的流离，不是短暂的躲避，而是彻底的自我放逐。他害怕面对失败的自己，也害怕辜负自己心中如白梅般美好的蔡晓华，更害怕自己“光鲜编剧”的伪装被戳破，暴露出内心的卑微与不堪。面对这样一个沉溺而无法自拔的陈离，百功用尽的蔡晓华终于选择疏离。这一切，最终导致陈离的精神彻底崩溃……这场曲折又艰辛的逃遁与救赎之路，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小说结尾，当陈离睁开眼时，他发现自己躺在精神病房里，护士在为他输液。他的眼前不再有野兽和猛兽的影子，梦乡里有一株白梅在身体里盛开。故事在陈离恍惚的幻境中戛然而止，未来会怎样？作家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这种留白式的结局，带给读者无尽的思考。在我看来，这一刻该是陈离凤凰涅槃的开始，也该是他逃遁之路的终结。现实的无奈与残酷，自人类诞生起便与生俱来，从未消失，也不会消失。逃遁从来不是人解决问题的出路，人生唯有迎面去接纳困厄，然后走进风雨、勇赴前路，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春天，去寻找心中盛放的白梅，去寻找归来的世界。

这篇小说在艺术上是有特色的，作家以新颖的角度构建了一个虚实交织的精神世界，让读者在幻象与现实穿梭中，窥见当代职场人的生存状态。作家想象力丰富，对细节的描摹也颇具特色，如把道路上空的红绿灯想象成“猫头鹰的眼睛”虎视眈眈，让人产生具象化的联想，加深了主人公在典型环境下内心的压迫感。为凸显职场压力对陈离意志的摧折，俞天立还以陈离学生时代“最拼的人”的底色来反衬：“他就连上体育课晕倒在操场，被两名壮硕的同学架着向前，也坚持要踉踉跄跄地冲向终点。”这种人物底色的描写，更反衬出职场压力对个体的摧折力之强大。

当然，小说也存在一些值得斟酌、有待优化的地方，在修辞运用与逻辑思辨上，仍需追求表达的准确与精练，如对人物“植物性”意象的塑造，也稍显主观与牵强，需以更丰富的细节铺垫实现逻辑的自洽。这些都只是创作中需要不断进步的问题，相信这位年轻、有才气的作家在后续的文学实践中，定会日臻成熟，写出更多思想敏锐、文学形象更为鲜明的作品。■

海棠好在无香

——诗集《南枝笔记》自序

Article- 钱利娜 Qian Li'na



《南枝笔记》书影

对一只墨水瓶凝视久了，诗意便萌芽于静默中。对生活的注视，终生观察他人的技巧与敏感，在写作中得以复习与重构。这持久的战栗，是我诗歌的缘起，也是创作的永动机，使我撑篙赶鸭，熬过了一年又一年。从二十四岁在《诗刊》发表第一首关于春天的诗开始，已出版的四部诗集，是沉默的时光，换回的更加沉默的果实，虽百无一用，但可聊以自慰，确信自己永在艺术成熟之路上行走。写作于我，既是自我完善的途径，也是自得其乐的法子。人之独立性大约只有在自得其乐之时才能清晰明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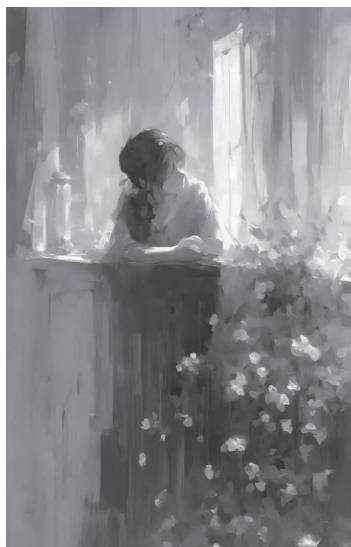
窗外海棠年年开，花美却无香，无香是遗憾，但无香本身也是一种自若，总是如此，人生之憾处却成就了好处。

二十年写作，闲云散去，深居简出的奢

华，因独享更显自在盛大。写作成为生命的常态和习惯，我的第五部诗集《南枝笔记》如深埋于土壤中的种子，于幽暗中积蓄力量，迎来了破土而出、妆成出阁的那一天，而通过写作获得的无限可能性，使平凡日子时时翻新，这是克服人生枯燥感的好法。

感谢那些阅读的时光，作为一个写作者，阅读花去的时间要远超过写作本身。上天给一个人的才华是有限的，你得慢慢把它养大，修炼内心，筛选现实。写作是一门手艺活，除了日日在键盘上的手指运动，最可倚靠的常青树大约是阅读了，甚至可以这样说，是持久的阅读激发了我的第一次写作。

一本《红楼》，从十三四岁读到三十七八，断断续续，时拿时放，人到中年，换了几个版本，《红楼梦》还是案头常备之书，在曹师面



前,还保持着儿时程门立雪的姿势,少年时对每一事都抱好奇之心,如今读每一句诗都感怀苍凉之意。繁华尽头,末了,不过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小时候写下的第一首诗歌是对《葬花词》的模仿,他者的字字如血被置换成了半瓶子晃荡的少女式忧伤。但一日日累积营养,读过的句子化成流动的血液,变成目光与手势,只需要用语言把它重新掏出、命名和重构。多少味中药熬成一粒蜜丸,多少潜流汇聚成一口不枯的深井。总是如此,真正优秀的写作者从亢奋的激情开始,以冷凝的明智结束。事实上,在从容与激情之间保持平衡,是一个写作者需要始终面对的一个问题。

二十年写诗,滚石上山,西西弗斯就是我。

我挑战着对于复杂性的追求。每一首诗,都容纳了我的个人经验,又深切地表述他者生命,也是时代的佐证,我是个贪心的诗人!我有一生的诗歌理想,也有无法言说对于诗艺的“野心”!在我很多诗歌中,哪怕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诗歌,也准备好了面向所有的“你”“你们”“他们”。《落日》中的母亲角色不是我一个人的母亲,而是具备了每一个母亲共同的悲情和命运,《飞蓬》也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沉思与沉痛,而是每个人遇见的悲凉,它们来自

于一个写作者对各种生命现实普遍的悲悯与共情。

二十年,我把诗歌看成生命的另一种形态,我的第一美学,理性与直觉的融合,遐思的自由,思想的音乐。每首诗,反复用掉的是内心的回声和阴影,呈现的是灵魂与生活的不对称性。诗歌借助汉语的马车将我的过去和现在,甚至对未来的张望连根拔起。在它繁复的根系,可以看见露珠与泥土、昆虫并置,过去与现在交织,这是我的诗歌渴望企及的灵魂风景画——准确并有延展性的细节,十分复杂的理智与情感,以及对现实形而上的抽象。生活总是缺了一角,我把这种个体经验看成是一种普遍存在。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底层,每颗心有每颗心的底层。缺失的一角以及由此滋生的爱恨是我们共同的遗传基因。精神基因造成了我灵魂的形状——一个不规则的多边形。它超过生活的那部分锯齿形面积,就是我的诗歌地图。那些信教的小贩、母亲、自杀者、官员、孤独者幻化成无数个我,并依然在纸页上活着。

近几年,我开始有计划地转向小说和非虚构创作,《南枝笔记》中的这些人物与我相逢的机缘是在我小说创作之时,同样的人物原型,同样冷静、矜持的叙述方式,放在两种不一样的体裁时,结出的是两种果实。但小说创作需要大块的时间,诗歌写作就被挤压。要打通两种文体之间的任督二脉,又得经历诸多沮丧和困顿。很多诗人进入到小说创作后,再也无法回到诗歌的怀抱,语言的密度和习惯发生变化,即便要重新写诗,也路障重重,语言一旦变得松弛,频道再也无法回切。我似乎出现了相似的前兆,诗歌写作速度变慢,写作量也变少,但我还是会强迫自己每隔一段时间必须写一定量的诗歌作品,我把它称之为写作的节奏。

幸好,几年的小说写作后,那些人物和命运在我心上的投影,开始哺育我的诗歌写作。克制的写作让我的语言变得更有韧性,“诗歌是语言进化的灯塔”,我发现它在做瘦身术,它的每一块骨血都试图包含更大的信息量和个人气质,却又不失直觉可感。它呈现出的异质,让我对自己松了一口气。一个诗人,最怕的是重复,重复别人和自我重复。而在诗歌的后花园转向肮脏的街道后,万物

皆可入诗,每首诗都是现实的倒影,小说写作给予我新的启迪,如何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凝神构思,一挥而就;如何在诗歌写作中寻找那最精确凝练的细节,“衣褶裙带,手指足步,最是要紧,一笔不细,不是肿了手,就是跌了脚”。比如:写《玉女》这首诗时我希望读者在浅显而有节奏的句子中,能看到我带着嘲讽的微笑的嘴角;《月光》中,我渴望通过两性关系(或者说是爱情)展现我对生命的体悟和深思;《小贩的信仰》是我工笔描绘又带有批判性叙写的女性形象;《伤逝》用“矜持”冷静的叙述,来展现刻骨的疼痛和决绝的深情。

我渴望在每首中诗都能展现我的直觉、深思和对语言化繁为简的攀爬。

如果,我心中有理想作家,应该是哈代、卡佛、杜甫这样的通才,通才需要更高的写作天赋和更持久的训练。李白的单一和特质可以让他成为最优秀的诗人,但我认为,杜甫的丰富和复杂更值得当今写作者借鉴。当下诗歌写作有运用个性化语言而树立诗名的,有写口语诗写得通达深刻而获得认同的,有直觉写作而熠熠生辉的,流派各立,鱼龙混珠。但很少有诗人能做到“诸体皆备,无体不工”,也很少能做到直觉与智性共存,冷静的深刻与感伤的魅力同生,更难得见到哈代、卡佛那样左手诗歌、右手小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诗人。

如今,我读的最多的诗人是杜甫。从沉醉李商隐到精读杜甫诗作,我也从青年时代进入到中年。人愈老,诗愈多,艺益工,是一种勉励,他的写作实践也可以给一个写作者十分全面的启迪。日月风,阴晴雨,涉笔成趣,崖寺古镇、栈阁竹桥,随物赋形,役夫戍卒、篙师野人,工笔勾勒。霜刃初试时,年少轻狂的官家子弟杜甫已写下极具浪漫主义气质的雄奇苍茫之作《望岳》;“儒术于我有何哉?孔丘盗跖俱尘埃”的诗酒风流,堪与李白的“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相媲美。也有白居易那样平淡简易,以俗字俚语和大白话入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三吏”“三别”几乎是两组结构十分严密、语言又非常老醇的系列短篇,诗论《戏为六绝句》,是他探索诗歌理论的一个成果,“转益多师”恰好呼



应他的风格多样。“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的恬淡有之,“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炽烈有之,“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的轻巧有之,“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的雄壮有之。细大不捐,深广厚重,把诗写得千娇百媚,无所不及,令今日的利娜愿做门下走狗。

我谨以这部《南枝笔记》向杜甫致敬,四十而立,经历过直觉写作、智性探索,我的诗歌写作之路,渴望能越丰富,越通达,这是挑战,也是找到更完整的自我的一种方式。■

沉默大于诗歌

——舒航诗集《星辰是一团旧火》序

Article—杨 键 Yang Jian



《星辰是一团旧火》书影

这是一篇非常难写的文章，因为这一本诗集涉及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近四分之一的时间，问题实在太太极难展开，首先是，我们的二十世纪很难开始，之后的就更难说了。

在阅读舒航诗歌的过程中，我首先感到舒航是一个诚实的记录者。它们写得很实，没有虚的部分，这是很现实的原因。因此，舒航的写作一直是地面写作，他从未展翅飞过。他的语言的颜色是灰黑色的，用的是少年的抒情调。他极愿意变得老成，但那少年的抒情的调子依旧，很难改变，只是已经非常嘶哑了。

在舒航的记录里我读到的是语言，而这个语言只通向沉默。舒航的诗里没有文学，没有诗，看着像文学，看着像诗歌，其实只有沉默。他写下这些是为了记住，其实只为了遗忘。谁能想到舒航那么实实在在的文字指向的竟然是沉默呢？他动用了那么多手段

与方法，抒情，咏叹，叙事，其实最后都滑向沉默，回到沉默。而沉默最终通向的就是遗忘，忘了，把所有经历的都忘了，成为新的，崭新的，再不要那个旧的，那个最困苦的记忆。

在这本诗集里做着记录的诗人，目的根本不是记录，而是要到达沉默。而且这本诗集里的七十七首诗，每一首的目的都不是诗，都不是为了诗，并不到达诗，而是到达沉默。它们经由沉默然后到达遗忘，之后才到达诗。最终成为或是还原这种诗的诗人真的少之又少，而我们的舒航正是那少中之之一。

在舒航的诗中，沉默大于诗歌。指向最高之诗，意味着新的时间、新的智性、新的人生必须开始。只有这样，舒航所写的每一行每一个字才会像台阶一样通向所写的每一个人的墓地，他所写的每一行每一个字才会像鲜花一样送到每一个人的墓地。他写的是

活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死，由于他们的死我们也死了，正常之死与非正常之死，平凡之死与非凡之死，甚至来不及安住就被各种变迁带走。留下什么了呢？泪痕？雨痕？划痕？月痕？舒航感慨于此，感慨这个特别的时间段，感慨其中的命运，因此写下这三辑的诗，只有七十七首，请让我在这里稍加说明：

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都在外国文学中长大。外国文学是我们的营养也是我们的遗憾，因为我们大都是断裂处长大的一代，我们都陌生于自己的传统，反倒对西方文学更加熟悉。以致到了我们这样的年龄，已经完全来不及学习自身的传统了。平时脑海里或是写诗时想到的也是外国诗人的名字，脑海和文字里很少出现我们祖先文学的影响。这是幸事还是不幸只能留待以后再说了。也许我们这几代都是过渡的，未来的诗人们或许可以将这两者完美无间地调和在一起。现在的事实是，我们几代人都受惠于外国文学，俄国的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美国的西班牙的拉美的东欧的，甚至哪怕任何一个偏远的小国，只要他们的诗好，我们都拿来学习，作为我们营养。这应该就是舒航在这本薄薄的诗集中，而且是在第一辑中郑重致敬他们的原因。因为我们是从他们那里来的，我们都来源于此。并且，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年龄，更应该追本溯源，我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舒航在第一辑中已经做了最好的交代，即我们几代人的文学都来自于西方文学。

在第二辑中，我注意到舒航有一首纪念王国维的诗。王先生应该是一切不幸的开始，我们与祖先的告别从这里开始，我们分裂的文学人生也从这里开始。我们的开始竟然以这样一种决绝的方式，那就是，还没开始我们就结束了。或者说，王先生可以不经经历就可以预知后来发生的一切偏航事件。他根本就不想经历，宁愿保存一个完整的文化记忆。他一定难以想象，后来的破碎如此完整，几代人的写作要仰赖西方文学才能启动这里人的文学生命。这应该是王先生做梦都难以预知的。更令人难以预知的是，舒航诗集中哀悼的对象，比如赵萝蕤、徐迟、智量、杨苡因为没法再继续创作，他们自身的文学生命难以完成，只能通过翻译完成别国诗人已经完成的生命。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诗人的生命只能通过他的翻译在

别国诗人的诗歌中完成。这应该算得上那一代文人的生命奇观。而更大的奇观是通过这一代无法完成自身生命的翻译家翻译的作品，几代诗人正是在他们的翻译中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命。一代跟着一代，这样的一种诗歌传递方式，也许可以称得上人类诗歌史上的奇迹。舒航在诗中悼念的正是这样一些伟大的名字，这些名字可以不断地添加：穆旦、卞之琳、王佐良……舒航的哀悼其实哀悼的是他们生命的难以完成。我们这些青黄不接的几代人，我们这些读着他们翻译的外国文学长大的几代人，我们的完成度最终又会怎么样的呢？这个现在真的不好说，不知道最后的结局会怎么样？

在第三辑中，舒航悼念的是一些平凡的人，平凡的生，他的家亲和他的朋友，他甚至悼念了他的一颗牙齿。哪怕是这些诗，舒航也没有给予他们温暖的色泽，他们依旧是灰暗的，就像他们日常所经历的。

舒航这本薄薄的诗，只有三辑，但三辑之间显然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我们自身的中断大致从王先生就开始了，直到今天，这个中断也没有弥合，甚至比王先生离开人世时的那个时间点的裂口更加大了。主要是，也没有几个人期待弥合，未来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未来的诗会是什么样的诗？谁都不知道。舒航在诗的结尾点燃了一束地藏香，让我们为这个祈祷吧，为舒航诗中的七十六种命运，为未来的诗歌，为未来的人，共同祈祷。❏

乡村诗行里的精神原乡

——娄国耀诗集《村影》序

Article— 潘丽萍 Pan Liping

《村影》是娄国耀正式出版的第二本诗集。书名与内容高度契合，诗风一如既往，落笔自有定调。字里行间藏着一贯的真诚与温润，不疾不徐，如细流潺潺，如清风轻拂。

约七八年前，作者开始一边手机摄影，一边诗歌创作，还开设了个人微信公众号“听雨的诗画时光”。他的诗古典唯美，贴近又有留白，远去却有影像，配上他的摄影作品，相得益彰，收获粉丝无数。不久，他另起笔调，深入挖掘“浙东唐诗之路”的人文历史，书写诗路上的风物习俗和传奇故事，连续出版三本书。艺术是相通的，作者在绘画上自学成才，山水画、钢笔画自成一派，在《月在沃洲山上》等书中，都以自己的山水画作插图，而这本《村影》照例采用自己的钢笔画。

细细想来，这不是突然，而是有迹可循。作者就读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校刊《黄金时代》主编，那时他不仅自己写诗，还组

织同学们开展诗歌交流，久浸良好的文学氛围，成就他今天的淋漓笔墨。

每一位真正的诗人，都有一束匿于灵魂深处的光，即便被岁月裹挟、为俗务牵绊，也始终在心底悄悄生长，静待绽放。作者半生从事行政工作，案牍劳形，步履匆匆，二十余载风雨走过，历经取舍沉淀，转身回归乡土，写诗怡情，与灵魂深处的那束光重逢。

那束光，自内而外散发，诗意漫漫日常，文字透亮灿然。娄国耀首部诗集《在最深的呼吸里》崇尚追求个人情感的抒发，崇尚自由的呼吸，“将日子写成诗，替自己构想了诗与远方”。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反思，他深感“诗歌要有社会意义，否则孤芳自赏”，从个体心绪走向社会前沿，踏足百村、躬身行走，便有了《村影》。

“盐帮的驼铃歇下，一部分人成了祖先 / 白云从天空走下来，星星也是 / 从此，群山中有了一处温柔之乡”，《盐帮与村庄》这首诗，

以灵动笔触编织出盐帮和村庄的千年羁绊,将历史厚度和诗意质感熔于一炉,盐帮驼铃始终贯穿全诗,将盐商的奔波与村庄的起源巧妙勾连;白云、星星拟人化的表达,更让自然万物与人间烟火相融,赋予村庄温暖的内核。“村口的香榧树仍在遥望岁月/风霜一直劲吹/吹得只剩下骨骼/但没一种姿势,比它的遥望更倾情……”诗中的意象选择极具匠心,香榧树作为村庄的见证者,从遥望中到夯实坚守的意义,在风霜洗礼中沉淀为精神图腾。

“这么多年,始终不敢写你/一提笔,怕碰碎思乡的月亮/这些年,我描摹过新昌的山水/记录陌生的村庄与墙陌/却总在“枣园”二字前搁浅——/我血脉的源头,心跳开始的地方……”《心跳开始的地方》。

作者出生于新昌县澄潭枣园村,这是他心跳开始的地方。诗中每一个字都藏着对枣园最深沉的眷恋,每一句都叩击着血脉里关于根的悸动,在“不敢写”的迟疑里,那“一提笔就怕碰碎的思乡月亮”,道尽了乡愁的易碎与厚重。的确,新昌的山水可描摹,陌生的阡陌可记录,唯有枣园这方血脉源头,藏着太多不敢轻易触碰的过往,怕一开口,就泄尽满腔汹涌的思念。“思念是暗河,我会恍兮惚兮瞧见/走远的女人,极似母亲的背影/不知她可曾瞧见泪流满面的我……”最初的心跳,与母亲的脉搏同频共振,母亲的身影是最温暖也最刺痛的记忆,想而痛、痛更想的辗转,是每一个离乡人的心事,最能共情。

“这十六个沉入水底的名字/是我干过海碗的兄弟/如今,已是我胸口起伏着的堤岸。”

因钦寸水库建设,新林乡有一万多村民外迁,十六个村庄沉入水底。作者曾担任新林乡党委书记,对淹没的村庄有着至深的感情。他独设一章《水做的新林》,来怀念这一段湮没的村庄和逝去的岁月。新林乡的每一片土地,都留有他的足迹,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他无法忘怀。坐在岸边看鱼群穿梭,想水底下曾经的村庄模样。“那一串串浮生的水泡,原是村庄不眠的灯火。”“当梨花落满移民名册/每个姓氏都长出了鳃/在异乡的夜晚,静静游弋……”这组诗蕴含父母官对新林乡的牵挂,对故土和乡亲的眷恋,深藏家园易容的沉重与动情,“一枝一叶总关情”的赤诚和显而易见的初心。

莲花心村,你美丽的名字/沉在谷底,像一段/下嫁的往事。用炊烟/和月光,把每个夜晚/染成更深的影子

美丽的村名与“下嫁的往事”形成反差,添了几分隐秘的怅惘,而炊烟、月光将思念糅进了静谧的夜晚,做实了“村影”具象。作者写的都是新昌山村,“村”是故事的落脚点,乡愁是底色,“影”是浸润着生活肌理、裹着情感厚度的真实存在。他诗歌中的乡村,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称呼,而是承载着千年文脉与生活智慧的精神家园。这里有魏晋文脉的流传,有“唐诗之路”的遗韵,更有一代代农人在土地上书写的坚韧与温情。作者对故土的情感早已融入血脉,对故乡的风物怀着深深的眷恋。在《村影》中,我们能读到一个个鲜活而具体的乡村意象,感受到诗歌中独有的乡土气息。

在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乡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一些村落逐渐消失,一些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在被遗忘,作者行走百村的旅程,是沿着时光逆流而上的精神溯源。他不仅用眼睛观察乡村的现状,更用心灵倾听土地深处的声音。那些即将消失的老屋台门,包括正在改变的生活习俗,都在他的诗中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他努力以诗歌这一文学载体来对抗遗忘,也为漂泊不定的现代灵魂构筑的精神原乡。

在诗歌表达的技巧上,作者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抒情方式,一棵古树、一座古桥、一阵微风。他用真诚质朴、意境唯美的诗风,构建了富有想象力的心灵图景。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村影》不但延续并丰富了中国当代乡土诗歌的创作传统,而且对村庄的书写呈现出多元化的艺术追求,更让我们欣赏到汉语新诗传承古典山水田园诗的精华。同时,诗人更应该关注乡村振兴面临的诸多困境,从而创作出具有时代特色和艺术价值的新诗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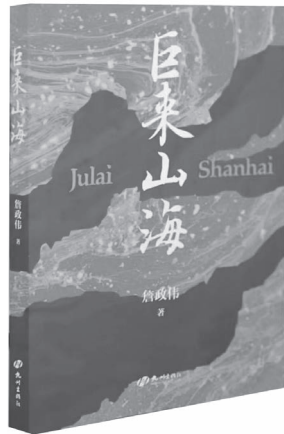
最后,希望读者能通过这些诗篇,找到属于自己的“村影”,并在纷繁的现代生活中,持有一份对精神原乡的初心与守望。愿《村影》里的每一首诗,都是一束光,照亮乡村的每一处角落。

是为序。■

说说看，我们是不是有聊的人？

——关于长篇小说《巨来山海》的点滴

Article- 詹政伟 Zhan Zhengwei



《巨来山海》书影

说来奇怪，我从来没有对这部名叫《巨来山海》的长篇小说这么上心。这是我的第五部长篇小说了，照例不应该有那么大的情绪反应，但我就是忍不住地激动，完全不受自己的控制。前前后后花了我近十五年的时间来彻底完成它。

写小说四十多年了，我把全部的青壮年都花在了这上面。显然，我是喜欢《巨来山海》这部书与这个书名的，“巨来”是一个人名，和气势磅礴的“山海”并列，隐喻了某种力量。巨来的山海，其实就是讲巨来的《山海经》，而巨来又生活在山海之地……毫无疑问，我想告诉读者，我确实想写这么一部书，确实想把包括我个人在内的我们60年代生人的历史发掘出来。当初这部作品还是在申报中国作协、浙江省文艺精品及嘉兴市文艺精品工程的时候，我在申报表上不止一次这样写道——这是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浙江、嘉兴特点、平湖（港区）元素的小说作品。该作品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巨来在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经历。围绕着发扬浙江“四千精神”永恒发展这个鲜活的主题，反映了嘉兴——党的诞生地，干部群众如何创业创新，如何改变家乡面貌，实现经济社会腾飞的奋斗过程，进而展示出党的基层领导干部巨来所走的每一步路，都离不开组织的培养和自身的努力，几乎每一次都是淬火和历练。与之相涉及的同学、朋

友、兄弟姐妹、同事，从不同的侧面，围绕着理想、爱情和追求等依次展开。一个长故事，分上、下两部来叙述。上部采用了第三人称，即主人公巨来的半生经历，下部则是用第一人称，这个时候这个“我”已经不是巨来，而是夏春秋，一个与巨来息息相关的女人。之所以如此写，我想做一个大胆的尝试，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几乎所有的长篇小说都是上下部统一，而我的想法是巨来在上半部的使命实际上已经完成（结束）。但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讲，巨来后来的命运如何？是他们迫切关心的问题。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不能在半途中就突然来个急刹车，把他从车子上甩了下去，然后又不管不顾，让他不知所终。长篇小说的故事完整性要求我必须讲好接下来的巨来故事。于是就有了下部，下部如果再用第三人称，就缺少了小说的张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夏春秋应运而生，我必须从旁人的眼里看到巨来，所谓的“旁观者清”是有一定道理的。在这个叫夏春秋的女人眼里，巨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样的创新显然是有风险的，包括我的责任编辑在内的好多人对我的创新也持有过怀疑，上部的序号是从1开始的。而下部的序号是从0开始的。我的想法是，巨来在上部是中规中矩的，但这个中规中矩的人物在临近上部结束时其实已“寿终正寝”了，下部里的巨来是一个崭新的巨来，是获得新生后的巨来。他是从新时代的子

宫里开始了他的新生活。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长篇，我愿意此书有强烈的现代感和先锋性。追求画面，追求简洁明了的语言，让它具备江南的秀气。作为一个资深的先锋小说实践者，我在中短篇小说中做过无数的文本探索，唯独长篇小说还没有，故而这一次，我愿意做一个尝试。与此同时，我也是有着四十多年创作史的深度亲历者，一路上磕磕碰碰，我充满了困惑、愤怒、郁闷、苦恼、无奈、委屈、沮丧、不甘……于是，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情绪，都在跳跃、曲折、迂迴、传奇的叙事之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

这部长篇还有一个副标题，叫“谨以此书献给我和我的同学们”。我和我的同学基本上都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我们经历了常人难以理解的磨难。这个磨难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层面的，我们单纯、闭塞（居然认为男女拉拉手，就会有小孩），故步自封，刚愎自用，笑话百出，漏洞百出……总而言之，这是一群无论如何都不能一笔带过的人，我一直想着要给我和我的同学们树碑立传，我们似乎活得特别地别扭，一方面接受的是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因为改革开放，接受了西方文化，我们纠结、权衡、茫然、抗争、模仿……但在现实面前，最后基本上都妥协了，不知不觉，被时代裹挟着一路向前，所谓要做时代主人和时间主人的举止，不免显得幼稚可笑……但伟人那时候说过的一句话却根深蒂固地植入了内心——我们要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第一次知道，知识和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知识不等同于有文化……在那一刻，犹如醍醐灌顶。于是拼了命地想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但这是一个难度系数多么高的要求啊，我和我的同学们几乎穷尽一生也无法抵达……是的，这是一部探索意识形态领域革新的长篇小说，我想通过作品中一系列的人物境遇，倡导人间真善美，倡导人们追求知识、追求文化，我甚至固执地以为人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第一要务是必须拥有情感，没有喜怒哀乐的生活，那不叫生活，那只是活着。而精准传递我们的喜怒哀乐，一定离不开文学艺术的完美辅助。

于是，常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刻，醒来，打开电脑，一脸懵懂地看着屏幕下朦胧的周遭，心底无由端地生出紧迫感，因为渴望进步，渴望优秀，渴望成功，渴望被人接受……唯恐一不小心就落伍了、落后了、过时了。是的，

这一切源自于内心隐藏着的一些东西——权力、理想、爱情、欲望、愧疚、局促、担忧、梦想……都像蚂蚁一样蠢蠢欲动，人不由自主地感到割裂和冲击。

我们的肉体来到了二十一世纪，但灵魂却还在二十世纪的某个时段里停留，我们自以为见识了很多，传承了诸多的传统经验，但和日新月异的世界相比，我们的认知还是那么地浅显可笑，还是需要重新开始学习一切，但这一切又都是那么地难以学习，我们缺少可以依托的底盘，于是不可避免地捉襟见肘，经常性地陷入迷茫无助和焦虑的泥淖。

我的家乡在杭嘉湖平原上，是全中国经济活跃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我们的心态和生活都是城市化的，但根基却是乡土的，都说我们可以被看见，事实上也确实被看见，可我们内心的挣扎和痛苦，又有谁能看见呢？故而内心秩序的建立，并非一件易事，说服自己，永远是一个高难度动作。

我清晰地记得，有一次和一个叫仃的警官喝酒聊天时，聊到他当年做法医时，怎么解剖尸体，并从各种尸体上发现破案的证据。有一次，他解剖了一具埋在高速公路下的尸体。都好几年了，那尸体居然没有腐烂。而杀她的是她的丈夫——一个屠夫。女子相信爱情，嫁给残疾的男人。男人有钱了，就家外有家了。尸体上留有文身，文身刻的是男人的昵称……人在做，天在看。屠夫最后被绳之以法，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在说这个时，我感到全身发冷，赶紧把脱掉的羽绒服重新穿上，而且还给自己的茶水续了热水。仃说，你紧张什么？我说我紧张了么？我只是从中看到了细节的力量，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对冥冥之中的神秘充满了兴趣。

我一直认为，每一个为念想而着力拼搏的人，都是值得尊重和称颂的，我作为一个创作者，理应为这些个体树碑立传。用我敏感而深锐的习性，感知日常生活，虚构日常生活。

是的，日复一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演绎新世纪的迷茫、抗争与灵魂安放。

说起来，我们其实都是挺会聊的人，这不，一不小心，又往深处聊了。但愿近 39 万字的《巨来山海》能唤起读者的共鸣。❏

陈学昭女儿代捐的书信，传承“美丽的精神”

Article- 徐忠友 Xu Zhongyou



钱塘江畔春潮涌，盐官古镇忆先贤。2026年4月17日，浙江文学馆、海宁市委宣传部、海宁市档案馆、海宁市文联、盐官镇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在盐官度假区潮乐之城内，举行原中华文协杭州分会首任主席、浙江省文联原副主席、原中国作协浙江分会副主席和名誉主席、中国作协原顾问陈学昭生平档案展暨诞辰120周年文学座谈会。在展厅中有一组珍贵的展品，是陈学昭的女儿陈亚男代捐给浙江文学馆的一些文学大家写给母亲的书信，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观看。这批书信不仅展示了陈学昭与多位文学大家的深厚友谊，也是在传承陈学昭“美丽的精神”。

盐官浪潮中，孕育“新女性”

说起陈学昭，她留在中国文坛和许许多多读者的心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那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在这次展览中，都以这部作品为中心，全面展示了陈学昭的“美丽的精神”，回顾了她不一般的文学人生。

120年前的4月17日，陈学昭降生在海宁老县城盐

官古镇陈家埭。她的父亲陈典常，系清朝同治年间秀才，并担任过海宁州小学堂学监，所以她家称得上是书香门弟。只可惜在她6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多年后她母亲也不慎摔倒瘫痪了，由几位大哥当家勉强支撑着。

陈学昭在老家共度过15个春秋，笔者在陈学昭生平档案展览复原陈学昭旧居的展区，看到有一副是陈学昭父亲陈典常写的对联，字迹苍劲有力；另一副是陈学昭写的对联，笔墨优雅，可见她从小就受到中国文化的良好滋养。

盐官是中外闻名的“观潮胜地”，滔滔钱塘江的潮水，不仅让陈学昭吃够了海鲜河鲜，更赋予她开阔的视野与浪潮般不屈的个性。“五四”运动爆发时，13岁的陈学昭正在读高小，她和同学们就在老师的带领下，上街参加支持盐官民众公决开除卖国贼陆宗舆乡籍和抵制日货的游行，让她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五四”运动后，陈学昭读了四哥带回来的《新潮》《新青年》《浙江潮》等新文学书刊，这些进步书刊让她受到“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在她脑子里开始思考女性的出路等相关问题。

在“陈学昭生平档案展”中，还展出了陈学昭年轻时写的一些文学作品手稿和发表作品的样报样刊。当时的



她文章立意境界就比较高了，且有追求男女平等“新女性”的鲜明个性，其文笔还真有“男子汉”的作派。其中1923年，年仅17岁的陈学昭在《时报》发起的征文中，就以《我所希望的新妇女》一文，在《时报》新年增刊上发表并摘取乙等奖，她在文章中大声喊出了女性要“恢复固有的人格”、要“经济独立”之强音。

在本次展览中还提到：文学巨匠鲁迅在日记中，曾20多次提到“学昭小姐”。其缘由是陈学昭1922年从江苏南通女子师范学校转到上海爱国女学文科班学习后，就参加浅草社、语丝社等进步文学团体，并见到了茅盾先生，立志要走文学创作的道路。幸运的是，1925年陈学昭在北大旁听时结识了鲁迅，鲁迅视其为重点培养的青年女作家，将其作品推荐给《京报副刊》《语丝》《莽原》等刊物，助其迅速登上文坛。因此，鲁迅是陈学昭文学道路的引路人、精神导师与人格榜样，在其创作起步、思想塑造、发表平台与人生选择上均起到关键作用，深刻影响其从“五四”青年走向革命作家的全过程。

与此同时，陈学昭还与茅盾、戈公振、瞿秋白、沈泽民、张琴秋夫妇等进步作家和革命人士保持密切联系，对她文学创作和以后走上革命道路起到重要作用。在鲁迅、茅盾、戈公振等文学界和新闻界老前辈的引领下，她以清新的笔触，确立了早期白话散文的独特风格，并出版了《倦旅》《烟霞伴侣》《寸草心》等作品。

最终，陈学昭坚定走出旧式家庭，成为中国的新一代知识女性。

留学法兰西，漂泊回祖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逮捕并杀害大批的共产党员，身为进步作家的陈学昭感觉到了生存环境的危险。当他听著名作家郑振铎说要去法国后，便没有听从家人挽留，毅然在5月21日下午和郑振铎、袁中道等人搭乘法国邮轮“阿朵斯2号”赴法留学。

到巴黎后经戈公振先生推荐，陈学昭兼任了《大公报》驻欧特派记者。她一边勤奋学习，一边为《大公报》



浙江文学领军人物陈学昭年轻时的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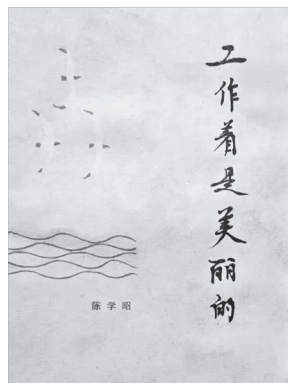
采写欧洲的稿件，靠稿费来补贴生活费用。

不久，陈学昭与同在法国留学的何穆结识了。何穆仪表堂堂，头脑精明，当时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医。何穆被陈学昭的美貌才情所吸引，对她穷追不舍。每日在大门口等候，一日一封求爱信，最终在1931年7月双方结婚，并于1932年4月生下了一个男孩何棣棣。

1934年11月，陈学昭的博士论文《中国的词》通过答辩，成为中国首位海外留学的文学女博士。此后，何穆的医药博士论文也通过了。陈学昭与何穆商量决定回国，原因是法国物价飞涨、法币大幅贬值，还有她想看望瘫痪在床的母亲，并把儿子送回国。

1935年2月，陈学昭一家回到海宁时，她母亲已经不幸去世了。何穆回上海金山老家行医，情况也不理想。此后，何穆到江苏无锡开了诊所，她与儿子随去。1936年11月，何穆经老同学介绍到江西南昌一家医院工作。她一家人到南昌才一个月，“西安事变”就发生了，陈学昭觉得中国共产党在处理“西安事变”的态度深得民心，便开始关注延安的情况，并从书报上搜集延安的相关资料。

后来，陈学昭一家人逃到重庆，有一天她看到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一书，延安的情况让她深受鼓舞，她们全家准备去延安。



《工作着是美丽的》书影

走向延河边, 写出“美丽”篇

在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多方筹划下, 1938年6月30日, 陈学昭夫妇以到兰州一家法国天主教医院工作的名义, 向陕北进发, 于8月6日到达延安。

当陈学昭以国内第一位女记者的身份到访延安后, 便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欢迎和优待。她被安排住在延安城里基督教堂改制的中央交际处招待所, 食堂每次都特地给她烧大米饭, 另加一只葱炒蛋。刚开始, 夫妇两个积极性很高, 竭力要把自己的一技之长贡献出来。

大约在延安参观采访20天时间, 陈学昭采访了延安的许多各界人士, 便向李富春副部长提出要去采访毛泽东。过了几天, 李富春副部长给了陈学昭一张介绍信, 说毛泽东已同意接受采访, 安排她马上就出发了。

想想很快就要见到以前曾经在报纸上和人们传说中间介绍过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 她心里便有些激动, 一路上在思考: “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架子大吗? 脾气好吗? 愿意回答所提的问题吗?”

工作人员带着陈学昭走进毛泽东办公和居住的窑洞里, 毛泽东正在靠窗的桌子前批阅文件。陈学昭立即把介绍信递给他, 毛泽东便放下手中的笔与陈学昭热情握手, 并欢迎她来延安采访。她还没开口, 毛泽东倒先采访起她来了, 便问她: “这段时间在延安参观、采访有什么感受?” 陈学昭答: “虽然大家的日子过得很俭朴, 但工作热情很高, 斗志昂扬, 充满希望。”接着, 陈学昭向毛泽东提问了有关“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对策、延安开展军民大生产的

经验、未来的中国向何处去”等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都一一作了回答。在采访中, 陈学昭感到了毛泽东说话条理清楚、风趣幽默、思想上有大智慧。特别是她看到毛泽东窑洞里陈设俭朴, 身上的衣服还有补丁, 饭碗里装的是红薯, 这让她感到毛泽东既平凡又伟大。在延安期间, 陈学昭还采访了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 圆满完成了在延安访问和采访的任务, 写出了《延安访问记》一书。

1942年5月23日, 陈学昭作为党外作家, 与100多位代表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当时的延安, 有许多像陈学昭这样的文艺工作者聚集于此,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成立了上百个文艺社团组织, 但延安文艺界人士来源复杂, 也存在着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宗派主义、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文艺创作错误方向, 还有服务对象不明确的问题。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 毛泽东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他在讲话中指出: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 首先是为工农兵的, 为工农兵而创作, 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这是个原则问题、根本的问题。”毛主席的这一讲话, 对陈学昭等文艺工作者的影响很大。

此后, 陈学昭更是牢记毛泽东主席提出“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 必须到群众中去, 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群众中去, 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的号召, 决定集中精力, 深入到基层群众中去, 体验生活和搞文学创作。同年12月她所在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解散, 她被安排到《解放日报》担任副刊编辑。期间她与何穆离婚从中央医院宿舍搬住到报社所在的清凉山上, 接着她又受周恩来副主席的鼓励, 在天寒地冻的陕北农村窑洞里、在延安撤退时行军的间隙中、在用被褥叠成的“桌椅”上, 努力写出了自传体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上集。

这部小说上集于1949年由大连新中国书局出版(下集草稿完成于1956年后, 1979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合并出版全集)。小说详细叙述了主人公李珊裳是一个热情的女青年, 她早年丧父, 两次出国学习, 后与同时出国留学的陆晓平结婚生子。回国后经历战时颠沛, 从重庆奔赴革命根据地延安, 感受到不同的生活。后来由于夫妻间不同的理念, 使矛盾加剧直至离婚。最终在报社的采编工作中, 她采写了许多反映革命根据地延安风貌的文



章，找到自己新生与目标的完整历程，并告诉人们“只要生活着，工作着总是美丽的”。

扎根故里地，风雨见丹心

1949年8月，陈学昭遵循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婉谢了中组部领导挽留她在中国妇联或中国文联工作的安排，主动要求回到浙江工作。当时的浙江还处在土地改革之中，她参加了浙江省委组织的农村工作团，到杭州义桥乡剿匪反霸工作。同年11月，陈学昭担任了浙江大学党支部书记，并在中文系任教。

1950年夏天，组织上派陈学昭前往海宁县黄墩乡参加土改和反霸工作，并当选浙江省人民代表。1951年2月，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成立时，她担任了委员、常委。土改结束后，她回到杭州，创作了反映土改工作的中篇小说《土地》。

1952年春天，陈学昭先后深入茶乡龙井村、梅家坞体验生活。1954年7月，在浙江省文联成立大会上，当选省文联副主席。1956年完成反映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长篇小说《春茶》上卷。

即便在1957年后遭遇不公正待遇，陈学昭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写作。晚年平反后，她仍以病弱之躯，继续坚持文学创作，不断为文学工作出谋划策，全力培养“文学浙军”，为浙江乃至中国的文学事业奋斗，直至1991年10月10日因糖尿病去世。

“美丽精神”，代代相传

在陈学昭诞辰120周年文学座谈会上，程士庆、王学海、荆亚萍、徐忠友、李春暖、孙淼淼、卜晓莲等专家和青年作家在发言中，都高度评价陈学昭不凡的文学人生和宝贵的“美丽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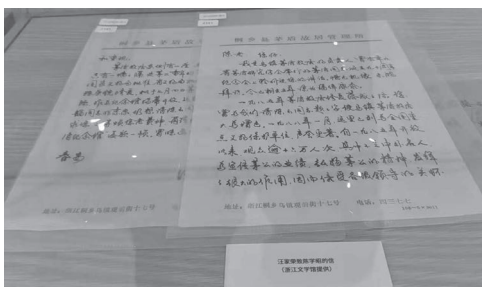
陈学昭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光明、追求文学的一生。她身上集中体现了三种宝贵品质：一是独立之精神，无论是少女时代的呐喊，还是留法时期的苦读，她始终将人格独立与经济自立视为女性立身之本；二是坚韧之品格，面对战乱、流离与政治磨难，她从未向命运低头，



“工作着是美丽的——陈学昭生平档案展”揭幕



陈学昭诞辰120周年文学座谈会会场



陈学昭女儿陈亚男代母亲捐献给浙江文学馆的书信

始终保持着对文学、对生活的热爱；三是乡土之情怀，她坚持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二为”方向，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体验生活，其作品始终与脚下的故土、身边的人民血脉相连。

长江后浪接前浪，一代要比一代强。在座谈会上专家、作家表示：要以陈学昭为标杆，学习她“工作着是美丽的”人生哲学，始终把人生前进的方向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需要保持一致，始终将个人的奋斗行动融入祖国建设的大洪流中，在文学创作等工作岗位上不忘初心，守正创新，建功立业。

由此可见，陈学昭生平档案展暨诞辰120周年文学座谈会，也是一次传承“美丽精神”的好活动。☑

解构与留白之下的古典再造

——读东君小说《谁是曹操》

Article- 张米乐 Zhang Mile



《谁是曹操》书影

《谁是曹操》是作家东君以古典小说为养分，注以现代奇想的短篇小说集。该书取材于《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借助零度叙事，对文本进行解构式创作，使传统人物得以去符号化。其客观冷静的叙事口吻和行文的大量留白，与作者笔下遵循社会既有规则的残酷世界形成巨大反差。作者在古典文学中提取当代写作范式，在古典再造的实践进程中，力图读者开辟喧哗时代的精神出口。

东君的书写强调解读的多元化、流动性，这正是小说解构式创作的魅力所在。东君擅长对人物、情节的描摹，他凭借另类的视角解读人物的生存状态，打破人物的单一性、脸谱化。在《谁是曹操》中，他脱离传统“汉朝正统”的角度，以曹丕的叙事视角对曹操进行了多面刻画。曹操既是冷酷无情、持“以战止战”之见的将领，也是爱护亲子、对曹冲怀舐犊之

情的父亲。《石头记》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将孙悟空和贾宝玉的形象结合，对传统人物、情节加以颠覆性处理，制造陌生化效果。再看《与杨志共饮》，作者不取杨志失陷花石纲丢官后被迫变卖祖传宝刀的情节，而将其还原为在生计和身份尊严间游走不定、挣扎无果的普通人。“每个人都是由千百层皮组成的洋葱”，东君解构传统古典小说对人物的单一处理，试图还原人性的复杂和人物所处境遇。他在文本中注入现代性眼光，依托人物形象与叙事视角的双重革新，展现“延异”的核心本质，同时向读者暗示了当代精神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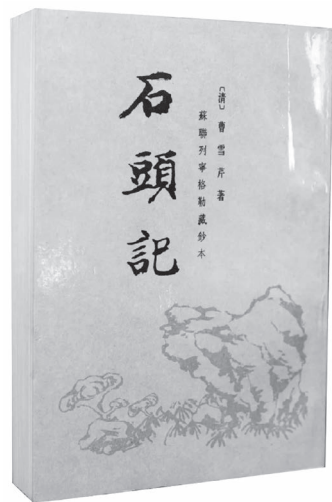
这种困境无疑是具体的、带有时代烙印的，其生成始于社会权力结构的罅隙，最终聚焦于个人身份认同，既显现了作者对古典小说的批判性吸收，也蕴含着对时代的深度思考。曹操的儿子只是曹操的化名，而穿红色袍子冒充曹操的人却无法成为曹操，这些语句在制造

小说冲突的同时发人深思。东君以“你杀掉曹操就能成为曹操”的荒诞逻辑,指向至高权力对人性的诱惑。曹丕模仿曹操的行事却始终得不到信任和实权,曹冲以死亡反抗“成为曹操”的最终叙事,以截然不同的选择印证了相反身份认同导致的生命可能。杨志为欲望与生计所迫对高佞低眉奉承,却因“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的虚假身份而保留最后的自矜。东君在文章开头落笔的“刀在,杨志在”为其写下了命运的谶言,祖传宝刀在成为他身份象征的同时也为他构筑了精神的枷锁,推动他一步步终至无可挽回的境地。

身份认同的焦虑在《石头记》中达成了极致的共鸣,与此同时,东君通过巧妙的叙事设计体现角色对既定命运的反抗,为当代人提供精神启示。石猴、斗战胜佛,再回归顽石,孙悟空始终陷于“人不人,猴不猴”的认知图式中,并在意识到西行不过是佛祖设定好的一场游戏后丧失了对身份的最终确认。东君将孙悟空和贾宝玉的命运交织,认为贾宝玉在大观园中良金美玉的幻梦,不过是家族、父权为鸟儿打造的牢笼。而孙悟空回到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贾宝玉雪地出逃舍弃荣华,通过精神出走的方式挣脱束缚、追寻纯粹的本心,正是东君以先锋性写作触及“我在”内涵,以思辨映照世态人情的当代回应。

作为故事新编,东君在《谁是曹操》中留下了对鲁迅“看与被看”的共振与延续。东君对文本的处理,难免引发读者对鲁迅叙事方式的下意识比对。鲁迅的“看与被看”,目的是批判国民的劣根性,而东君的“看与被看”,在呈现深刻主题的同时,更构建了新的观察视角。《好快刀》中看客聚集,人群中有人想蘸血治痼病的场景像是全盘延续了鲁迅的思路,然而东君使“被看者”成为自己的“看客”,赋予“被看者”主体性。第一人称视角拉近了感官体验,当凝视穿透文本边界,读者无法做到置身事外,文本也由此产生更为刺骨的反讽效果。

东君保留了古典小说惯用的留白。小说的留白并非简单省略,《谁是曹操》并没有直接描写曹操对胡女的处置,仅以两位属官“心照不宣的笑容”轻轻带过。《石头记》的最后,贾宝玉离家出走,却在老翁哲思性的话语影响下停下追寻林黛玉的脚步,高潮处的戛然而止为文本蒙上一层朦胧意境,在古典韵味与先锋写作间架起精神桥梁,



《石头记》书影

以今人之笔完成对古典小说的创造性转化。这种留白,与东君“看与被看”的延续相互辉映,给读者更为广阔的自我探寻空间。更进一步说,东君通过“意临”的叙事手法,在文章中悄然流露“隐含作者”的立场与价值观,与读者展开深度精神交流,使答案不再是说教,而存于个人选择。

从人物解构到叙事革新,从主题映射到艺术表达,东君的“意临”与留白,使他的古典再造超越技巧层面,上升为深刻的精神姿态。这些小说不是简单的故事新编,东君以解构式写作使古典小说成为当代精神的寄托,大篇幅的留白为读者营造独自思考的空间,引导其不断观照自身。在追问中,我们得以获取时代最真实、最珍贵的自我审视,这或许就是东君在喧哗中为我们留存的一方精神出口。■

生命叙事与文学意蕴的交融

——读陈春琴的《如梦令》

Article- 曹凌云 Cao Lingyun



《如梦令》书影

当下社会高速运转,时代焦虑裹挟着大众的精神生存,职场内卷、亲子矛盾、家庭桎梏、自我内耗成为当代普通人共通的精神困境,大众寻求能安放情绪、叩问生命、治愈心灵的文学作品。温籍作家陈春琴短篇小说集《如梦令》应运而生,全书收录23个短篇小说,关注当代城乡生计与尘世生活现场,以细腻温润又极具穿透力的文字,书写职场青年、中年女性、底层人物、青少年孩童等多元人物群像,用荒诞魔幻笔法解构时代困局,最终落脚人性温情与生命希望,完成关于当代普通人生存、挣扎与自愈的生命叙事。作品以个体化人物形象引发群体性时代共鸣,具有生活质感、精神厚度与艺术美感。

首先是祛魅现实叙事,描摹生存本相。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生命力,在于直面生活本真,剥离浪漫滤镜,还原生存原貌。《如梦令》一书最突出的创作特质,是摒弃都市文学常见的唯美修饰与刻意抒情,而以平视化、沉浸式的

现实笔触,直面生活无常与人性困顿,深挖当代社会多重生存隐痛,让文字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作者以社会现实为议题,精准捕捉普通人焦灼、挣扎、撕裂、无奈的现实状态,剖开时代语境下普通人无处遁形的精神内伤,让文学真正扎根生活土壤。

当代职场异化与青年精神困境,是全书最核心的写实表达视域。在后内卷时代,企业狼性文化、KPI考核、末位淘汰、职场规训成为青年职场工作常态,资本秩序与职场权力不断扭曲人性、消耗个体生命力。书中《上了发条的青蛙》《永不消失的皮疹》《多巴恩哀歌》《修好了明天》等多篇小说锚定职场现场,还原极具压迫感的职场生态:企业管理者鼓吹狼性文化、KPI数据实时公示、末位淘汰制度落地,冰冷的考核规则剥离人文温度,让职场青年陷入无处逃离的精神内耗。《永不消失的皮疹》里的主人公吴优优,被无孔不入的职场焦虑缠

缚,生理皮疹成为精神郁结的具象化躯体投射,外在制度压迫与内在精神窒息双向叠加,精准刻画当代青年想逃离却进退无门、想反抗却受制于既定秩序、想追寻自我价值又不断被现实挫伤的共性精神困局。作者没有刻意塑造职场对立冲突和悲情人物,而是还原最真实的职场人心浮沉,写出时代秩序下青年人隐忍、坚韧、负重前行的生命韧性,和当代职场群体不被言说的精神孤独。

作者还跳出单一职场叙事,延伸至家庭场域,剖开当前亲子关系的隐性创伤。《饭桌上的审判》以一日三餐的餐桌琐碎为切口,解构功利化家庭教育对青少年的精神扼杀。热气腾腾的家常饭菜本该“是一天中最温馨的时刻”,却沦为父母成绩攀比、言语审判的修罗场。把分数排名、演讲名次等视为衡量孩子价值的标准,文中父亲李建国、母亲谷敏否定式教育、功利化关爱,压制了儿子李明昊纯真的天性,最终将儿子推向神经性厌食症的精神绝境。作者以生活化细节白描,揭露当前教育内卷下原生家庭的情感暴力,直击家庭教育中的痛点,让日常化的家庭矛盾具备极强的社会反思价值。

而同名主打篇目《如梦令》,以十八场梦境串联起主人公苏晚完整的人生,完成一个女性一生的全景式书写。从呱呱坠地、求学困顿、初恋失恋、职场倾轧、婚姻猜忌,到育儿疲惫、赡养失智母亲、自我病痛与年华老去,十八段虚实交织的梦境,复述普通女性层层叠加的生活消耗与精神压抑。尤为精妙的是文本中孝道伦理的反向自省:苏晚身居道德评议主席台,义正词严批判邻居李婶的儿子、一个面容憔悴的中年男人张建军不孝失德,用世俗道德标尺审判他人,可她脑海中瞬间闪回自己照料失智母亲时烦躁抱怨、敷衍淡漠的画面。道德审判者与愧疚自省者身份瞬间重叠,撕开人世伦常伪善面纱,完成自我忏悔与人性复盘。作者立足个体人生苦难、家庭伦理矛盾、世俗道德悖论三重现实,写出普通人身不由己的焦灼与挣扎。

整体而言,作者坚持不回避悲苦、不忽视残忍、不粉饰现实的创作原则,精准剖解人物行为动机与内心纠葛,依托真实生活创作文学,让作品扎根社会现实、贴合大众生活,唤起全民群体共情。

其次是打破虚实边界,解构精神困局。如若陈春琴



的小说仅依托现实主义白描,就极易陷入叙事扁平、表达直白的创作桎梏,而她采取突破传统短篇现实主义写作范式,融入荒诞叙事、魔幻隐喻、寓言化创作手法,模糊真实与虚构、梦境与现实、人与动物、自我与本我的边界,以超现实艺术加工,放大现代人隐秘的精神创伤,解构内卷时代异化的生存关系,挖掘生活潜藏的复杂性与多元性,构筑独属于文本的美学叙事体系。

《上了发条的青蛙》是全书魔幻叙事的巅峰之作,作者以“自我与影子”的二元对立架构黑色寓言,隐喻当代职场人的人格分裂。主人公陈盟长期超负荷加班,身心持续耗竭、生命力不断流失,日渐萎靡空洞;而依附本体而生的影子脱离人格束缚,高效自律、圆滑通透,精准适配职场规则,斩获领导认可、事业晋升、亲情与爱情多重收获。影子的高光成功,以吸食陈盟本体生命力为代价,本体日渐透明虚弱,影子愈发鲜活立体,个体人格彻底割裂。这一魔幻设定,准确隐喻内卷时代职场人的人格异化:现代人被迫割裂真实自我与社会自我,压抑内在情绪、消耗内在本心,迎合职场规训与社会规则,用虚假社会化自我换取世俗成功,最终丢失本真自我。作者以聊斋式虚构叙事、非线性蒙太奇时空剪辑,将职场人的精神撕裂、内心拉扯具体化,用荒诞虚构弱化现实痛感,用寓

言隐喻强化时代反思,让尖锐的人性议题更易触动读者,于冷酷寓言中传递对当代职场人的人文悲悯。

与此同时,作者将目光投向边缘底层人物与非人生命体,以动物寓言拓宽作品边界,诠释生活多元本质。《孤独的老站台》刻画站台清洁工陈婶的底层孤独,她被往来旅客漠视、穿透、无视,陷入人际荒芜,唯有流浪老鼠“灰灰”成为精神慰藉。一人一鼠跨越物种双向陪伴,底层人物剥离世俗社交,在与微小生命相惜中守住人格尊严,不靠苦难博取同情,不靠悲情绑架道德,勾勒底层人物隐忍善良的生命模样。《金叶咒》营造松鼠拟人化奇幻世界,围绕族群欲望与知足本心展开叙事,针砭当代人欲望膨胀、精神内耗的时代通病;《从前有座山》《春之翼》融合玄幻文学特质,打破人与自然、清醒与梦境、过去与现在的叙事边界,让物象游离于双重维度之间,构建朦胧空灵的文学美学。

虚实交错、人兽共生、时空错置的魔幻叙事,是作者的艺术巧思,也是主题表达载体。现实生活中本就兼具理性秩序与荒诞特质,当代人同时背负生存、情感、道德三重压力,精神烦闷无处宣泄,常规写实笔法已难以描摹深层精神失衡。陈春琴依托魔幻创作手法,放大生活荒诞性、复杂性,既丰富作品叙事层次,提升文字文学质感,又让时代精神困境的表达更具张力。

第三是温情救赎书写,铺展俗世暖意。优秀的现实文学从不止于揭露苦难、陈列窘迫,更在于穿透苦难阴霾,挖掘人性微光,传递生命力量。陈春琴并未在《如梦令》一书中塑造压抑阴冷的苦难文本,而是遵循“苦难叙事—人性自愈—温情救赎”的叙事脉络,在职场焦虑、家庭伤痛、人生悲苦、人性愧疚的多重阴霾之中,打捞人性光辉,植入善意、陪伴、坚守、自愈与和解的温暖情感锚点,赋予作品心灵疗愈价值,契合当下大众安顿身心、纾解焦灼的精神需求。

作者以生活化细碎暖意抚平人物精神焦虑,完成个体自我救赎。《永不消失的皮疹》结尾处,喧嚣城市车流之中,吴优优挣脱职场精神枷锁,捕捉到小吃摊烟火气息、桂花的淡甜幽香,紧绷的精神之弦缓缓松弛,焦虑催生的躯体创伤慢慢愈合。

作品刻画青年理想坚守与乡土情怀,诠释生命韧性。

《醉桃永嘉》中返乡创业大学生林溪,直面外界质疑、创业挫折、乡土发展困境,怀持自我理想,拒绝向命运妥协,在家乡开辟猕猴桃种植基地,联动村民共同致富。而《洱海不是海》勾勒大理洱海诗意相逢,两位灵魂契合的青年跨越城市距离,享受精神喜好,于山水风月、两情相悦中经历温柔而克制的爱恋,接纳相逢相伴的治愈性,也承认美好事物的易碎性,赋予文字美好动人、怦然悸动的文学气韵。

即便是通篇书写人生苦楚、缺憾的同名篇目《如梦令》,文末依旧落笔温暖,以“欢迎再次来到人间,做一个属于自己的美梦!”完成主题升华。主人公苏晚历经半生消耗、自我审判、人性反思后,挣脱世俗枷锁、家庭桎梏、道德内耗与自我纠结,实现自我和解与精神突围。作者尊重命运荒诞、生活尖刺与人性暗面,却始终保留善意与希望,点明人间苦难与生俱来,但勇气、善意、陪伴、自我接纳,才是人类存续的心灵本源。

除此之外,全书文字兼具诗意格调与叙事张力,进一步拔高作品的艺术价值。作者用词灵动,比喻精妙,将压抑的空气比作凝固的水银,将沙哑、干涩的噪音比作锈蚀多年的门轴强行转动发出的声音,将卫生间里清洁剂与消毒水混合的气味比喻为撕扯的酸楚意象,让环境描写贴合人物心境;小说叙事散而不乱、密而不堵,人物塑造、情节铺陈、主题表达皆有现实纵深、审美意趣与人文关怀。

身处内心焦灼、心绪浮躁的当下,陈春琴以生活写实、魔幻隐喻、温情救赎三种叙事笔法,完成了小说生命叙事与文学意蕴的深度契合、双向交融。由此而来的《如梦令》一书,既是照见当代社会面貌、众生人性的一面镜子,也是抚慰人心、消解精神内耗的一剂良药。它印证了接地气、有温度、有反思、有美感的现实主义文学恒久的生命力,也凸显出陈春琴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

给海找个更有力的动词

——阅读谷频的诗歌

Article- 宫白云 Gong Baiyun

马拉美在谈及诗歌时说“人为地，存在着，它全然独立地发生。”诗的行动不可能是每一个人的，它也无法成为公众的必需。“全然独立”构成了诗歌长廊中的一幅幅不一样的面孔。诗歌毫无焦虑地在等待着它的意中人，它是存在于诗人内部的一种纯粹，它原本就为爱它的人而生。总有一个“机缘巧合”把诗歌与写它的人捆绑一起，并让阅读的人同它遭遇。我与谷频的诗歌就是在一种“机缘巧合”中相遇，随之而来的还有他诗歌中的海水、岛屿、节气、笔下的大师以及行走途中的风景……对诗人来说，这些关于他诗歌中与生命主体意味深长的联系，构成了他诗意的人生。米沃什说：“诗最重要的特质是给人生经验一种肯定的评价。”但如何把“人生经验”转换成诗歌？让写出的诗歌更具有情感的温度、生命的热量、阔大的眼界、良好的暗示性、深长的寻味？谷频用他的诗歌给出了应有的答案。

在当下过江之鲫的诗人中，谷频是一个令人真诚称道的存在，沉稳、勤勉、坚守，主编《群岛文学》多年，口碑极佳。诗歌创作不断推陈出新，他通过诗歌来表现日常生活的风景与丰富的内心，是“群岛”地域风情不可或缺的诗歌载道者，更是一个集合了人文情怀和理想主义的诗人。他的写作主题涉猎广泛又有明显的对于“海”的情有独钟，正如诗人在《隐藏着鱼的风景》一诗中表达的那样“我终生仰望的路途，始终隐藏着鱼的风景”；因此，他才会将自身化为鱼类“带着鱼类湿透的头发 / 仰面作一次深呼吸。就像时间 / 从没有伤害过谁，我也从不隐瞒 / 开始于对一场台风的迷恋”（《一个群岛的下午》）。他无处不“海”，无时不“海”。我很喜欢在他的一些诗句中沉浸、揣摩，体味他诗歌的意犹未尽与丰沛，“用言语重新塑造尘土中的美”当是他诗意建设的个体努力。读他的诗，让我想起洛尔伽所说的：“我的头低着，思想却在飞

翔”，谷频的诗正是具备了如此的品质。我毫无疑问地喜欢上了他诗歌中丰富的语言纹理与深切的心灵力量。正是通过对谷频内盈充沛，直见心性的诗歌阅读，得以听到了他诗歌中那神话般大海的潮汐与呢喃，在“沉寂”的大海面前，他“并不想偷窥波涛的高度”，他“相信悬崖的誓言”，“作为潜水者，他带来海洋 / 带来情感和潮水的秘密 / 连失忆的时间都紧戴在 / 浪花的手腕上”（《潜水者》）。不仅如此，他更想“给海找个更有力的动词”：

就在入海处领取一把镰刀吧
现在正是收割浪花的季节
它岩石磨损的马蹄螺长出了号角
她使留恋的语辞找到更舒适的家园
我们身边的潮流被监视着
而四月的缆绳在风的撞击中逃离海岸

从一座岛屿到一座城市
你带着列岛的海始终在旅行
那十颗海星醒在书房的玻璃上
揭开过大陆黑暗之毯，溺水的快感
来自这些敏感的舌头，而鱼的记忆
会常常借用我们的身体学会跳跃

在这首诗里，诗人通过“镰刀”这个意象精准地给海找到了更有力的动词“收割”，并让这个动词在大海那里，获得了“物化”的存在形式，这把收割浪花的“镰刀”不再仅仅意味单一的以词性为特征的属性，它在大海的衍生中，具有了无穷尽的化身，仿佛是对大海自身形态的模拟，诗人在与海相连的一系列对应点中，为“马蹄螺”找到了“号角”，为“语辞”找到“更舒适的家园”，在从自然之海到心灵之海的不动声色的转换中，与海相连的意象也进入截然不同的情节、境遇。此时出现在诗歌中的动词，已是人与海的另一存在界，在这个存在界中，海与人生已息息相关不可分割，而“海星”“书房”“玻璃”这些具体的物象和细节的呈现更是将诗人奇幻的内在感受落到了身体的实处，而到了诗的最后的“跳跃”一下子又把这个词送回到了海的自身。这种意想不到的展开方式

背后是高度复杂的技巧。此诗通过“给海找个更有力的动词”，来述解人生，诗歌的力量总是比它生命的含义更加深邃。

诗歌的本质是充满戏剧性的，谷频的诗歌在表现戏剧性上更胜一筹，如他的诗《给石头穿衣》：“快给石头穿得暖和些吧 / 文字的内核在每夜散发出幽香 / 残缺的方格，犹如夜行人在偷窥 / 让奔跑中的石头 / 快活地流出血，其实大地中 / 什么在飞并不重要 / 要的是我们从没丢失过方向”；《在天亮之前写作》：“在黎明 / 晴天和阴天都是多余的 / 被街道隔离的窗户 / 难以掩饰灯火整晚在纵欲”。这些诗句别具一格的魅力在哪里？从思维来说，是诗人的奇思妙想，然而思维终究是语言的思维，当语言的思维这块巨大的磁石展开吸引力时，诗歌的戏剧性无限释放了语言的魅力。

诗是原初的哲学，哲学是实现了的诗。在谷频的诗中，我发现他对文学大师们的阅读，如瓦雷里、叶芝、阿赫玛托娃、艾伦坡等形成一种独特的诗意感悟和弦外之音，他从大师们的一生或美学音调中汲取营养发现深长的意味，其中最为突出之点在于以会心应叩玄妙，以了悟扩张意境。所以，在《献给阿赫玛托娃的云朵》中才会有如此的诗句：“当黑暗成为雕像 / 光阴闪逝只是倦鸟归巢的安魂曲”；在《被艾伦坡等待的乌鸦》中出现：“被唤醒过的思绪像一蹙暗器 / 击碎光阴的恐怖，哪怕是断羽 / 也会含着热血翱翔在群山之上”，诗句中极深的隐逸去留无迹。

阅读谷频的诗我还发现他拥有一颗敏感的善于体会的心，这从他写的节气诗和行吟诗中不难看出，如果没有对节气与途中风景的细致关注与观察，他就写不出关于司空见惯的节气与旅途中那些极难发现的美景与诗性。在这些诗中，他从不使猛力，而是从容、自如，追求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现在很多诗人写了很多诗歌，可在读者眼中，依然面目模糊。谷频的诗歌之所以特征显著面目清晰有别于他人，就在于他诗歌中深厚的意象，浑融的内在情绪，对词语的精雕细刻与哲理性思考，还有对生活或生命美的阐释，令人一读难忘。世界布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悬念，而等待诗人谷频的是拿着缪斯的秘钥找到锁孔把它们打开。■

用脚步叩问岁月山河

——读曾毓琳新著《岁月的隐秘》

Article- 陈益林 Chen Yilin



《岁月的隐秘》书影

250 万年前，横店的八面山以热烈的喷涌，轰响在曾经遍布恐龙蛰音的土地之上；而今，八面山虽然业已缄默，但依然以其奇特的造型，挺拔在人们的双眸之间。

1994 年，一位名叫曾毓琳的来自赣江之源的青年才俊，投身于横店集团的发展与建设。几十年来，曾毓琳创业与创作的激情，如永不熄灭的地火，喷溅于歌山画水之间。退休以后，他更有余裕不断地行走，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写作，以一年一本作品集的高写作量快出版速度，向读者源源不断地奉献出一瓣又一瓣心香。

摆在我案头的这本由江苏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岁月的隐秘》，是曾毓琳的最新力作。书中收录的大部分文章写于 2024 至 2025 年，全书共分三辑：第一辑“踏遍青山”，第二辑“赣水苍茫”，第三辑“字里春秋”。

曾兄爱走，是出了名的“远行侠”。他是真正践行了“说走就走”旅行理念的“游之大者”。退休后，他专门购了辆大奔，或高铁，或大奔，时常刚跑完东北，又出没于西南；甫收足东南，又举步西北。新疆是其最爱，去了 10 次，还要去扑入第 11 次做深度游。

第一辑“踏遍青山”。“踏遍青山”四字真不是夸张。与曾兄交游有年，以我的了解，曾兄是绝对当得起“踏遍青山”这四个字的。曾兄到过东北 N 次，就在我写作此文的今天，他独自一人又已在东北踏勘了长春、四平、铁岭、锦州、抚顺、本溪等地，还将在东北逗留两天。

第一辑中，两年时间曾兄的脚步跋涉了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山西、山东、河南、湖南、广东、浙江九个省市，叩问的对象既有山川美景，亦有奇树名木、人工杰构、美食佳



肴、人文历史。行走，观察，思索，曾兄像个钻燧取火的燧人氏，以岁月山河为燧，脚步、眼光与覃思为钻，深研出诗意哲思之火花。

第二辑“赣水苍茫”。故土在赣州，身为客家人的曾兄，岳母高堂，故园情牵，曾兄不时回故乡赣州尽孝道，一遍又一遍摩挲故乡的山山水水。从鹅湖书院、郁孤台、关西新围、七鲤古镇，到梅岭、客家年俗、南昌、黄洋界、景德镇，曾兄多少次在故乡的热土上抚摸爬梳，爬罗剔抉着家乡的苍古味、英雄气、人文情、暖心俗、崭新貌，然后用文字倾吐写给故乡的一封又一封情书。

第三辑“字里春秋”。曾兄向来喜以文会友，此辑主要书写曾兄与《广西文学》《金华日报》《东阳日报》《横店集团报》《诗刊》等报刊的笔墨情缘，另有几篇是诗友作品集与曾兄自个儿诗集分享会的感言。在“字里春秋”里，曾毓琳真诚坦露心迹——“写作是我报答世界最好的方式”。

《岁月的隐秘》浓墨重彩、华彩乐章在第一、二辑。曾毓琳的散文一如他的诗歌，以大气磅礴、激情昂扬为主基调。在激昂慷慨的主旋律中，当然也不乏细腻柔和的“如歌的行板”。他的散文常常以历史为经，以空间为纬，采用全知全能的视角，对岁月风云、历史沿革、地理人文作全景式的透视与铺写，让读者跟着他的宏大叙事加局部切片对他所描写的对象既有宏观扫掠又有微观真切细腻的感知与体认。

比如开卷第一篇《黄河之水天上来》，简直就是一幅用文字绘就的全景式长卷。从黄河的人文景观到自然景观，从黄河的西部到黄河的东头，从黄河的主干到支流，纵横捭阖，笔墨恣肆，一路挥洒，竭尽大起大落、大开大阖之能事，最后聚集于2024年8月7日随儒林文院“访名泉，拜圣人”采风笔会团，走访山东东平县的活动。如果说前半篇文章是画龙，那么这次采风活动无疑是点睛之笔了。写东平县主要着墨于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杰作戴村坝、山东“黄河第一闸”东平湖石洼分洪闸以及东平人段广寅治黄除灾的感人故事。叙写过程中，既不乏诗意的描绘，如写到戴村坝，“大坝像巨蟒，若长龙横卧清、汶两水之间，如巨剑、似铁臂把清、汶两水分开。”又饱含深厚的哲思。当听完治黄故事后，曾兄的感慨油然而生：“一个伟大的文明，必须存在一个自然的对应物。在中国，黄河的洪灾是中华文明成长的对应物，黄河洪灾与中华文明演对手戏。中华文明的这个对手如果过于弱势、数量级不够，两者如果不能棋逢对手，互争高下，中华文明与它的这场对手戏就演不好，这场戏也无法波澜壮阔，高潮迭起。最终这出戏无法锤炼出伟大的主角，也无法成为保留节目被历史选中，一直演下去。中华文明有幸遇到了黄河，而黄河洪水正是中华文明对手戏的主角。在参观中国水利博物馆的时候，我就感到围绕着治理黄河，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民间黎庶，从尧舜禹到夏商周，都被裹挟其中。这是一部人与自然的互动史，是一部社会组织的动员史。”

可以说，如斯诗意美与哲思美的复调呈现贯穿全书。读者跟着作者的脚步，叩问着岁月与山河的隐秘，又获得诗意的熏陶与哲理的启迪。

在诗人、作家当中，爱掉书袋的古有辛弃疾，今有散文家伍立杨。因为他们宏博的视野，深厚的学养，俾其掉的书袋知性、诗情、雅意俱备，故读他们的诗文，读者不唯不觉生厌，反而倍觉峰回路转气象万千。我们爱与曾兄结伴同游，因为曾兄的博闻强识在文友圈中是出了名的。文如其人，曾兄的散文，内容繁富宏博，文献考据、引证，诗文拈连、穿插时见其中，书卷味极浓，如醇酒飘香，让人不觉沉酣其中。此种特色，在《丝丝缕缕话梅岭》等篇什中，体现得最为突出。■

卦爻图

Article- 柳 营 Liu Ying

1

老鬼生来就有一本事，逢人遇事，说唱编歌，信口即来。纯粹是自个儿添乐，图个喜气，逗人开心，随兴哼完拉倒。可有一回唱歌出了事故，瞎了左眼。

从此不唱。

老鬼不老，瞎了眼后，大家说都叫他老鬼。

老鬼记性超好，过目不忘，入耳走心。

他开始一门脑儿喜欢上了说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电视机还没完全普及，他被各个茶馆请去压场。《三国》《水浒》《梁山伯祝英台》，武的文的，只要能提得上来的戏，他都可以给你说上个几天几夜不重复。

我七八岁的时候，听他在奶奶家说过书。

一屋子黑压压的人，我与小姑娘一起挤在人群中。老鬼坐在正堂上方，嘴大舌巧，人物一串串从他唇间冒出，飞檐走壁，上梁下地，龙

头虎尾，个个似神如仙。

说者眉飞色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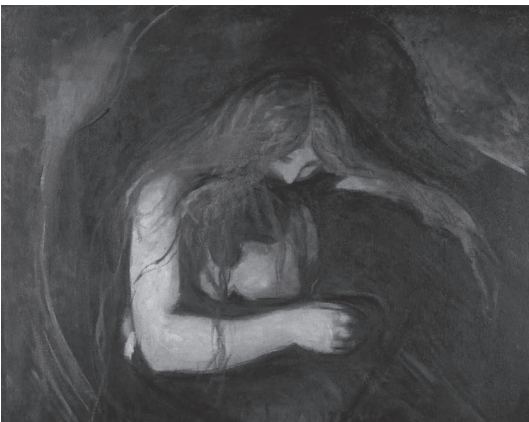
听者如痴如醉。

我听不懂，就看他瘦长的脸，瞎了的眼，快速翻动的唇。他个高、肤白、眉浓，左眼颤动，右眼笑意绵绵。

小姑娘站他左侧。他整个晚上就微侧着身，拿右眼瞧她，一直瞧。目光沸腾，金光闪耀。整个屋里，就只剩一个水灵灵的她，就只说给她一人听。

所有人都被他的声音和故事所迷，但也都看到了他的“可笑”。没人会当回事，不过是瞎了只眼的哈蟆。

奶奶眼神冷冽里闪着寒光，小姑娘被奶奶的眼神刮过后，牵起我的手，偷偷躲回闺房里。小姑娘坐床边发呆，脸色潮红。我傻傻地站她一旁，谁都没说话。只是连我都能听出来，屋外说书的声音，变得干涩了。



再后来，小姑娘考上了大学。

老鬼从此再没找过理由跨进过奶奶的家门。自觉不配，索性远离。

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后，这辽阔大地，突然着火了一般，各种人间故事，日夜不息，无人听书。

从此，不再说书。

2

老鬼父母都是镇医院的医生。春风暖过后，不再说书的老鬼，被安排进了小镇医院工作。最初在药房，之后出门培训了几个月，回来就给病人量体温、打针、配药什么的，有时也给他父亲当助手。

冬天，他去偏远的乡下亲戚家喝喜酒，隔壁有媳妇要生，被叫去接生。乡下条件差，也没什么消过毒的工具。他酒后壮胆，硬着头发，一夜奋战，孩子终于出来了，满身发紫。他倒提起来，拍打几下，啼声响起。

他松口气，浑身大汗，筋疲力尽。

小媳妇还在出血，脸色死灰，眼中无光。他拖着双腿，靠近屋内的火堆，把手伸进火里烤，又找了瓶白酒浸，然后直接将手伸入子宫，剥离胎盘。只知道父亲这样做过，人命关天，不管不顾，就本能地照样做了。

血止，女人活。

天亮，他钻出女人的屋子，举着两只血手，疲惫不堪地去屋后的溪边洗手。耳鸣，目眩，虚脱的身子歪倒进了溪水里。冰冷的溪水将他激醒，满溪血水，随晨光映入眼眸。老鬼一时恍惚，拼命挣扎，惊恐大叫，鬼哭狼嚎。

村人赶去溪边，将他拖上岸来。老鬼歇斯底里，狂抖如羊癫疯状。

这一累一惊，病了大半年。

休养半年，复出上班，可见血便晕。

从此，不再上班。

3

不上班后的老鬼，没事就躲在家里翻旧书。神秘莫测的文字，带了魔法的奇幻图案。他读得津津有味，如醉如痴。

之后，老鬼又有一绝：卜卦。

谁家有事有难，谁家媳妇生男生女，谁家男子在外有相好，谁家啼哭的孩子被哪路妖魔所缠，他能卜亦能防。

众人都说，极准。

一时方圆百里，大家遇事都来找他算卦。

4

小姑娘读大学时遇到一男子。

对方因伪造护照劳改过几年，现无业游民。男子能言善道，见多识广。他诱着小姑娘，小姑娘心甘情愿地被诱着。先是抱，后是亲，最后与他一起睡觉。

睡过后，就更是死活都要在一起。家人不同意，小姑娘横竖就只一条心。奶奶无计可施，就舍下面子，硬拖着小姑娘去老鬼那算卦。

小姑娘觉得别扭，不看老鬼，只低头，随手在纸上写一字。

老鬼不知情，见到小姑娘，仍眼神发烫，眼皮微颤。接过递来的字，捧着看，呆立许久，方才道：这姑娘命比子孙长，心比太阳大，漂洋过海，远走天边。

几年后，小姑姑去了美国，跟着她的“无业游民劳改犯”丈夫。

最初住在新泽西，在丈夫哥哥开的小餐馆做杂工。嫂嫂不给开工资，只提供住处与基本生活费，理由是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小姑姑和丈夫与美国没屁关系。

做杂工、学语言、生了孩子。有了孩子的小姑姑，坚决离开小餐馆，从新泽西搬到长岛，进了化工厂，完全自力更生起来。

5

多年后，我去了美国，在已经有了两个孙子的小姑姑家喝茶。

小姑姑坐在地板上，两腿间摊着报纸。左手边是茶，右手边是靴子。她刚修好了一只鞋的拉链。她说，这双靴子跟了我近二十年，修过好几次了。

“为什么不买双新的？”我问。

“能修，能穿，为什么需要新的？”之前水灵灵、羞答答的小姑姑，如今干瘦直接，她像个老巫婆似的盯着我反问。

她如今一个人生活。离开化工厂后，考了个执照，帮人租房买房，周末偶尔去儿子家看孙子。

带小姑姑来美国的那个“劳改犯”，脾气坏，性格懦。来美国后，先是同在哥哥的餐馆做事，后来去跑出租，却自命不凡，怨天怨地。不开车时，就坐大巴出去赌。赌输了，就喝酒，还会勾搭些不知来路的女人。有次喝醉酒，带别的女人进屋，忘了屋里还有老婆孩子。那女人一看屋里的情形，抽他一巴掌，扭头就走。他没事儿一样，一头栽进客厅沙发，一觉到天亮。

“后来已经吵不动了，心是一点点枯掉的。”小姑姑说，“他酒醒后，也知道这个屋里离不开我，得有人洗衣、做饭、打工、照顾家。他哭哭啼啼，道歉讨饶，可死不悔改。有时不让他碰我，使蛮劲，跟强奸没什么两样。恶心、恶心、真恶心。”

说到这里，她连呸了三下。就像老家的人撞到不祥之物，非得连呸三声，才肯放心一样。

她点起一支烟，深吸一口，仰头吐出一圈烟雾。她看

了眼窗外的蓝天白云，又低下头去，继续摆弄另外一只需要修补的靴子。

头发和烟雾把她脸上的神情遮得半明半暗：“各人有命。你越想挣扎越累，索性懒得动，跟死了也差不多。”

她伸了伸腿，将烟灰抖进旁边的水杯里。

“怪得很，早初我还是挺有力气的。整天哭，整天咒，恨得不行。我还带着两个儿子离家出走过。他会追来，跪着求。每次心软回家，事情往往比我离家出走前更加糟糕。再后来，我就当他死了，可他偏偏很健康。”

她抬头看着我，忽然笑了一下，那笑有点怪。

“也许老天真有眼，有一天，我竟然解脱了。”

她重重吸一口烟，长长吐出来，又熟练地弹了烟灰，继续道：“他跟一个比他大十多岁的老女人住到了一起。那女人的男人死得早，多年来独自一人开家洗衣店，靠亲戚带着，做点投资，像是赚了些钱，盘下了一幢五层旧楼，底层装修后用来开超市，另几层出租。她只有一个儿子，住在旧金山，一年回不来几趟。人老了，孤独。”

“那个无耻的‘劳改犯’最会哄人，知道女人爱听什么，甜言蜜语，懂得低头，也懂得装可怜。当初他也这般哄过我，有时候想起自己那时迷他迷成那样，非他不嫁，都恶心我自己。”

“他住进了她的楼，开起了她的车，穿她给买的名牌衬衫，替她收房租，跟着她跑来颠去的。仍喝酒，还会赌，背着老女人去找小女人。你看，从我这里搬出去，换了楼，换了女人，可命还是那个命。”

“有天夜里，突然出了车祸，死了。”

她站起来，把浮着烟灰的水杯拿进厨房洗了。

“我现在一个人过，挺好，挺自在。有时约老姐妹去中国城喝喝早茶，去公园打打太极，周六去儿子家看看孙子。两个儿子都想让我去他们家住，帮照看孙子、做饭。两个媳妇都是外国人，不好沟通。儿子们中文也不利索，听着累。之前忙，哪里有工夫跟他们纠正，由着他们讲英文。我才不去他们家住。你住进去，替他们做事，总归还要被人嫌弃。日子一长，牙齿和舌头都得互相咬碰。不去，当然不去。人老了，脑子还是要清楚。女人，得有自己的窝。住自己的窝，舒坦。等再老一点，每周会有护工来照顾，真动不了了，就把这个小房子卖掉，去养老院。”

她洗完杯子，坐回到地板上，接着修补靴子的拉链。
我看着她的侧脸。她的鼻尖还是那么好看，跟年轻时几乎没什么两样。

她忽然停下手里的活，抬头问我：“记得老鬼么？”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什么老鬼？”

“会说书、会卜卦的那个老鬼。”

“哦，记得。”我应道。

“说来奇怪，那么些年了，竟然还会时不时想起老鬼的眼睛。”

她修好拉链，往后一仰，躺在地板上。灰白的头发散下来，遮住了她的眼睛。她年轻时很是俊俏，有一双会说话的眼。如今，那双眼被尘霜遮掩。

尽管我不知道她脑子里想什么，但真心觉得，经了长路后，能这般放松地往地板上一躺，能直截了当敞开心怀说说话，就是好。

她抬起手，把遮在眼皮上的灰发拨开，盯着天花板发呆。不知那上头是否浮映着她走过的路，闪着老鬼曾经带光的眼？

“老鬼的卦那么灵，”她从地板上爬起来，伸了伸腰，把皮靴放门后的鞋柜里，“也不知道他给自己算过没有？”

我本想告诉她，老鬼早就不算卦了。可想了想，什么都没说。

还能说什么呢？

6

我的叔叔有个很酷的朋友。

春天，他来看叔叔，穿牛仔裤、白夹克，背着一台很酷的相机。他带堂姐去刚冒出嫩芽的林荫道上拍照。到了秋天，他又来了，穿背袋裤、白衬衫，背着一台更酷的相机，带堂姐去铺满金黄落叶的树林里拍照。

他个子高，皮肤白，眉毛浓。左眼微颤，右眼笑意连绵。

他脾气温和，声音低沉磁绵。婶婶和堂姐在厨房里为他的到来准备饭菜，有鱼有虾，有肉有汤，是一顿很郑重的晚餐。

叔叔陪他喝酒，一杯又一杯。他谈天说地，见多识

广。堂姐安静地坐在一旁，像小鸟一样，只轻轻啄了几口饭菜。可她脸上的神情却藏不住，像发呆，又像出神，心里一点点动静，都浮到了脸上，忽暗忽明，时喜时忧。没人留意她，只有我看得清清楚楚。

那时我已离开家乡，在另一个城市读高中，与叔叔同在一座城市。叔叔家离学校近，我就住在叔叔家。在那个屋里，我是寄宿者，也是个沉默的旁观者。像影子一样，待在不被留意的角落里，静观屋里发生的一切。

酒过几巡，叔叔的朋友满脸通红，兴致很好，他从包里掏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小东西，一样样分给众人。他送叔叔一个古董色的烟斗，叔叔当场装上自制的烟丝，眯着醉眼，很享受地抽了几口。婶婶得到一小包薄薄的礼物，她捧在手里，圆圆的脸一下子红了，随即找了借口离开饭桌，躲进房间去查看她的礼物。堂姐得到一件红毛衣，还有一块时兴的电子手表。她回房套上毛衣，戴上手表，又回来坐在桌旁，低着头，羞涩得像个待嫁的小新娘。

他看着堂姐，眼里像点着灯，神情异样。堂姐抬眼，用一种又傻又辣的目光迎上去。眼神碰到一起，碰得火花迸出，让人心颤。我拿着他送我的绿袋子，夹坐在他们中间。没人看我，可我一直好奇地看着他们。

晚上十点，大家散去，各自回房睡觉。

到那时，一切都还是正常的。可深夜的黑暗里，潜进些危险的东西。

叔叔酒后鼾声如雷。婶婶睡在那鼾声里，怀里还捧着那件奇怪的、不知拿来何用的礼物。

叔叔和婶婶住楼下。

我、堂姐，叔叔的朋友住楼上。楼上三间房，堂姐住左侧，我住中间，他在右边。屋外一棵枫树，叶子快掉光了，夜风过来时，仍仍听到些零落叶子在风里发出碎碎的声响。

我浮在梦里，另一半醒着，像黑暗里的一只蝙蝠。

除了楼上传来的阵阵鼾声，夜深人静之时，我被一些人尴尬的声音惊醒。我摸索着打开枕边的绿袋子，取出一颗糖，剥开糖纸，把软糖塞进嘴里。

紧张的时候，人会觉得饿。

我含着软糖，缩在被窝深处，却仍被那些细碎、杂乱、湿漉、含混不清的声音所淹没。那些声音神秘，同时让人

压抑和惊慌。

二楼几间屋子的隔音很差。

我睁眼躺着，觉得难过。四周一片漆黑。

天亮时，风停了，叔叔的鼾声也止了，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婶婶照旧在厨房里做早饭，叔叔在院子里拉二胡，堂姐洗了脸、梳了头，穿着叔叔朋友送的红毛衣，站在餐桌前摆碗筷。

叔叔的朋友蹲在地上做抓老鼠的笼子，说自己整夜都能听见楼上有老鼠窜来窜去，闹得人心烦。

这朋友竟然一住就是半个多月。叔叔婶婶并不烦他，因为他出手大方，买酒买菜，有时还下厨做饭。有他在，屋里总是热闹的，有酒有菜，还有讲不完的故事。

只是这半个多月里，每到深夜，我房门外那种老鼠一样细碎的脚步声，夜夜让人心惊。那些声音来回穿梭，有时从左边屋子到右边屋子，有时又从右边屋子到左边屋子。小小的、私密的声响，在夜里却有着地动天摇的阵势。

叔叔婶婶每夜睡得熟，鼾声响彻云霄。

7

深秋过后，叔叔的朋友终于走了。

他往来广州、上海、北京，带些新奇的玩意，转手倒卖，行踪不定，四处漂泊。

五个月后，到了初春。红毛衣已经太紧了，堂姐的肚子也肉眼可见地一天天大起来。

婶婶惊慌失措，却又不敢大声哭，怕左邻右舍听见，知晓内情。白天太阳出来，她装得像没事一样去单位上班，夜晚回家，却一天天愁白了头发。

叔叔垂着脑袋，像霜打过的茄子，这里蹲蹲那里站站。那只古董色的烟斗，像个会烫手的东西，再也不碰了。

秘密一旦瞒不住了，堂姐反而一身轻松一脸坦荡。她张着腿，松懒地靠在椅子上，一只手搭着椅背，另一只手轻轻抚摸隆起的肚子。她对着那两个可怜巴巴、愁眉苦脸、几夜间缩小一圈的父母，一字一句道：肚子里的这个，和肚子外面的那个，我都要。

不管叔叔婶婶怎么劝，怎么逼，她就是死猪不怕开水

烫，铁了心要把肚子里的这个生下来，痴了心要把肚子外面的那个等回来。

平时脾气火爆的叔叔，爱絮絮叨叨的婶婶，这时候反倒变了个人，不敢大声和她吵。她不要脸皮，他们还要。

他们一边忍气吞声，一边小心照看。堂姐拿住他们最软的地方，越发放肆，也越发一根筋。

堂姐肚子上的这个一天天大起来，肚子上的那个杳无音讯。其实，叔叔托我父亲找到了那个人，警告过他：如果敢回来，就找人整死他。

他终究懦弱胆小，躲在外地，不敢露脸。

堂姐整天闲在家里，窝在床上，缩在她自己的小世界里。叔叔原本又响又沉的鼾声，变得断断续续、长长短短，堂姐的泣声，时断时断，常常整夜不绝。

堂姐没事人一样，任由肚子一天天凶猛地鼓起来，该吃吃，该睡睡。她像中了邪般，眼睛发亮，身子发胖。

她沉浸在他留下的气味里，更沉迷于他留在她耳边的话语音里。那些神秘而不为人知的黑夜，那些慌张的来回穿梭，那些盖在被子里的巨大欢愉，那些他身体暗处吐出来的蛇般软又骨头般硬的缠绵，好像都被她原封不动地保存着。她日夜沉醉其中，经了想象，更是不断发酵。

是他织的网，她心甘情愿地趴在其中，变成一只肥蜘蛛。

或者，她被催眠了。

她越来越胖，像一头熊。

一头怎么也叫不醒的、正在冬眠的熊。

叔叔婶婶快被逼疯了。夜里的秘密，他们得将它捂在黑暗里。等堂姐肚子七个月大时，他们找来我父亲，租了辆车，连夜开了六个多小时，把她转移到了我家。

几个月后的夜里，她生下一个男孩，孩子一落地，便被抱走送了人。

一年后，堂姐经人介绍，远嫁外乡。老公高大结实，体贴实诚。之前那个要死要活、长梦不醒的她，在另一个男人结实的怀里，脱胎换骨起来，整个人亮了，也精神了，变得贤惠，肯做事。又过了一年，她生下一个儿子，小日子过得平平稳稳，有风有水。

叔叔婶婶这才长松一口气。叔叔说话的声又大了起来，鼾声彻夜。婶婶又开始左邻右舍之间四处走动，喝酒、抽烟、打牌，像鱼回到了水里。



8

十二年后的2008年，老鬼回乡。

身后边跟着一个俊秀男孩，长得和他极像。有人问这孩子哪来的，他说火车站捡的，看着亲，就养下了。

他在外头跑了十多年，南来北往，倒卖东西，积下了些钱。回来后，便在镇上盖了楼，又在镇郊办了个养鸡场。

小镇离市里，骑摩托车大约半个小时。老鬼把儿子送去市里最好的学校。他戴个墨镜，早晚亲自骑车接送。他把儿子当宝，平日里也只叫他“宝”。

回来第二年夏天，“宝”和几个同学出去爬山。几个人爬得一身臭汗，下山后直接跳进江里游泳。快游到对岸樟树底下时，“宝”的腿突然抽筋，抬手求救。那几个同学只顾往前游，没人留意到他。“宝”扑腾了没一会，很快就沉下去了。

老鬼不吃不睡，雇了五六条船，在江上日夜打捞。十天后，才在下游百里外的水电站河坝边找到已浮肿变形的“宝”。

那一阵，常有人看见老鬼夜里跪在江边，喝白酒，燃纸钱。风中弱光颤动，大老爷儿酒后啼啼泣声，听者心生悲寒。

没多久，养鸡场也关了。

老鬼瘦得厉害，养了只狗，每天和狗爬到镇旁边的鸡鸣

山上，坐看河上的船和远处的火车，也看街头忙碌着的人。

他喜欢坐在泥地上，有时一坐就是半天，坐到太阳西沉。大片白云悬在空中，像专门聚到山顶来看他。云在他头顶翻涌，狗在不远处追野兔。

他嘴里自念着同一句话：云来云去……

老鬼家附近有个仓库，存放火腿的。仓库四周常年围着一群野狗，管仓库的人时不时会买来老鼠药，拌进新鲜猪肉里，毒死了不少。老鬼那条平日里和他形影不离的狗，有一天不知怎么也吃了含有老鼠药的肉。

老鬼抱着死去了的狗，盘腿痴坐在鸡鸣山上，远望如石佛。

没多久，老鬼就从镇上消失了。

几年之后，他再次悄无声息地回来，只是瘦得更厉害了，仍旧住在原先盖的房子里。

他有个从少年时就一起长大的朋友，如今是街道居委主任。主任念旧情，让老鬼去做账。

那些年，他时常酗酒，一个人过，无甚牵挂，渐渐变得格外放肆与固执。有人劝他，他就反问：老子跌跌撞撞活到今天，怕什么？

老鬼仍会与别的女人调情，说些肉麻得不堪入耳的话，但不再与任何女人有什么瓜葛，只为过个嘴瘾。他学会了打麻将，能算人家手里的牌，十有八九都赢。闲时，他就站在马路边吹牛、骂娘。

9

这天一早，我出门跑步。跟到半路，接到母亲电话，便停下来，坐在路边的长椅上，听她在那头说：

“前阵子身体不舒服，整夜睡不好觉。几十年故去的人，全都活回到我的梦里来，连小时候没见过，只听老人提过的长辈，也都一个个跑进梦里来。全是旧人的聚合，一些灰暗的树林、老门框、断墙，和一些看不清脸的影子。每次挣扎着醒来，满身虚汗，如水里捞上来一般。吃不下东西，没食欲，整天晕沉沉，眼皮像吊了水桶般沉。去医院查了几回，也没查出个究竟。后来邻居绣春奶奶说，十里外有个神婆，很灵，可以去卜一卦，安安神。”

“去了吗？”我问。

“我是不信的，你父亲非要去。他说，反正不打针不吃药，去听听也无碍。”

“也是，去去无碍。”我应。

“是去了。到了神婆家，我报了地址和名字，她便开始做法，十几分钟后，像是真的进了状态，嘴里念念有词，又跳又舞，过了一阵，闭眼坐下，一一道来。”

“说了什么？”我来了兴趣。

“她竟然知道我们家屋里屋外的摆设，院子里的井，门口朝向，还知道出门右转一千米，有条小路通向山里。山里没人家，只有一个养鱼的水塘。她说那水塘里有阴魂，我是路过水塘时被这阴魂影响到了。”

“谁的阴魂？”我一下坐直了起来。

“老鬼。”母亲答。

“哪个老鬼？”

“就那个老鬼，有过一个孩子。”母亲在电话那头等我接话。我拿着手机，往回想，看到了旧时光里的老鬼，以及那些只有我们家才知道的故事：我堂姐的肚子，被父亲送走的婴儿，还有那个淹死在水里的孩子，老鬼的“宝”。

“他死了？”我问。

“去年走的。那天夜里，他喝了酒，一个人走到水塘边，绳子一头拴在大石上，一头绑上他自己腿上，抱着石头跳进塘里，走得很绝决。”母亲感叹道。

“怎么会这样？”旧事一件件浮现，却从没想过他会以这样的方式收场。

“他替街道办管账。几年前我们这儿重新铺路，上面拨下一笔专款。街道自己有厂，每年有不少分红。这路是负责人的小舅子承包去做的。年底开会，主任说专款专用，收支平衡，无结余。别人都不支声，老鬼却说，账上有三十几万对不上。老鬼这一辈子，按说早就什么看淡看透的人了，主任又是他从小到大的朋友，他料不到这结骨眼上，老鬼会犯倔。两个人当场就吵起来。主任恼羞成怒，抓起凳子砸向老鬼，老鬼本能地抬手护脸——他曾被打瞎过左眼，跷腿去挡，腿被打成骨折，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

母亲顿了顿，继续道：“腿好了后，老鬼开始四处写信，往上头反映，都石沉大海。后来他就亲自跑去那些部

门，受尽冷落。那些拿着几千块工资，却开着几十万的车、住上百万房子的人，不到万不得已，哪会真想管这种事。大家都以为老鬼骨子里是个怕事的人，谁知老了，反倒一根筋起来，僵硬得很。到最后，他是彻底灰了心，就自行了断了。”

“没人跟他一起往上头反映吗？”我问

“就三十几万。街道上几百口人，真分下来，一家也摊不到多少。大家心里明白，但谁也不想去惹事。更何况这主任很会做人，霸道又慷慨，谁家遇到点事，要找外头关系，也都得找他帮忙。大家心里替老鬼不平，可都不肯站出来得罪主任。”母亲说。

“嗯。”我将手机从左侧耳朵移到右侧耳朵。

“其实他早说过，要用死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可没人把他的话当回事。再说了，谁会再乎什么对错呀。”母亲道。“大家都知道他怕水，怕得要死，谁知最后自己绑住自己，跳水走了。”

说完这些，母亲的语气轻松下来：

“那天神婆替我做完法，我回家后，意觉得饿，吃了一大碗你父亲做的青菜肉丝面，脸上有了血色，当晚一觉天亮。你父亲高兴得很，见人就說那神婆厉害。”

母亲在电话那边问：

“你信卜卦信神灵吗？”

我一时答不上来，只抬头看向街对面地铁口。各种肤色的人匆匆进出，有一个流浪汉坐在阳光里看书。母亲的呼吸通过手机在耳边听得真切，眼前场景也万般真实，我对着手机自问：“除了信神灵，还有什么能信呢？”

10

和母亲通完电话后的第三天，我去看小姑姑。我与她差不多有二十年没见了，自奶奶去世后，她没再回去过。

我坐在她独自生活的小客厅里喝茶。

她修完靴子，抬头问我：

“老鬼的卦那么灵，也不知道他替自己算过没有？”

我想告诉她，老鬼早就不算卦了；也想告诉她那些与老鬼有关的故事，可忍了忍，终究什么都没说出来。❏

赛马的河流

Article- 杨小玲 Yang Xiaoling

1

你不知道是何时出现的，在今天，或许更早之前。

没有人认识你，也没有人记得你。此刻你穿过低矮的坟茔来到一棵柏树下，迫不及待地脱去裤子，对着已有几分春色的新泥，痛痛快快地撒了一泡尿。你把尿线提得高高的，洒出一条优美的抛物线。

你丝毫没有发觉危险正在来临。有一群人，有男人女人，也有小孩，他们穿着黑色的衣服，面无表情、怒气冲冲地从山顶赶下，在这早春的山里，像是一条苏醒的蟒蛇。

为首的那个男人经过你时，手肘冲撞到了你的左肩，或许说他根本没有注意到小道边撒尿的小孩。你向右一个趔趄，重重地摔倒在地，你的脑子里出现了一片短暂的空白，你顾不上身上的疼痛站了起来，对着他的背影

生气地咒骂了起来：投胎呀？

没有人理会你！

“呼啦——”有人朝你身后扔出一个炮仗，落在距离你不到一米的地方，惊心动魄的声响，仿佛在炸平你心中的怨气。你惊恐地望着下山的人群，说不出一句话，直到他们消失在树林中。

这又是一支新年祭的队伍，可还是没有人认得你。山中升腾的薄雾让刚刚热闹的山谷如一张湿透的白纸，你失望地拍掉身上的枯叶，发现自己的个子和树旁的坟茔一样高，碑前除了一炷熄灭的香，还摆着糕点苹果橘子。

你挑了一颗饱满多汁的苹果，一边嚼，一边百无聊赖地打量着石碑。石碑吸附了水汽，变得油绿通透，而那些镶嵌其里的文字，在时隔多年仍清晰地浮现。凭着有限的学识，你找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李赛虎，卒年不详。

李赛虎，你认识。他还有一个哥哥叫李赛

马，他们都是春风镇紫薇村的人。他们在村西土路旁建有一座平房，呈长条形的，中间是厅堂，两边是卧室，爸爸妈妈一个房间，赛马和赛虎一个房间，瓦房边上是匹柴垛和厨房。此外有一条河经年穿过他们村庄，水是由山涧汇流而成的，平常只是条小河，可到了六月，它会像一个疯子，从山上带下洪水和石块，席卷可以带走的一切……

你快速地跑下山去，可那群人已经到了山脚。山脚下出现了一条小河，河水温温柔柔的，像一条绿色的绸带。河中横亘着几块大石块，刚好连接到对岸。为首的那个男人放慢了步子，踮起脚尖，踩向一个石块，接着一个大跨步，踏向另一个石块，稳稳地来到对岸。他朝后面的人招了招手。

你眼看追不上了，就放开喉咙喊道：等等我——！

但是他们并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山谷里也不曾有你的回响。

你又气急败坏地喊道：李赛马、李赛虎是不是紫薇村的？叫他们来找我！

那群人已经走上了岸，那些缥缈的声音飞向他们的耳朵时，伴随一场密集的春雨全部落向河中。男人再次回过头，茫然地将目光扫遍了山谷，耸了耸肩，催促大家赶紧离开。

2

你到河滩时，他们走入了村庄，摇晃的身子像春天里播撒种子的农夫。你失望地坐在一颗洁净的鹅卵石上，雨细细地抚摸你的脸庞，如一首摇篮曲，不知不觉困意来袭。

你上次睡着的时间是在三十年前，而现在刚刚苏醒又陷入梦境。

恍惚中，你听到了一个声音在喊：李赛马——！你心里一惊，也有人跟你一样在认识李赛马？

你想你不能再睡了，你拼命地睁开眼睛，蓦然发现河床变宽了，河水漫过大石头哗哗地流淌，从这个方向往对岸看，田野青葱，阳光热烈，你甚至还听到了夏天的蝉鸣。

你稍稍闭了下眼，一个季节过去了，六月来临了。

那个被寻找的李赛马并没有回应刚才的呼喊。你抬



头看见小河的上空出现一条粗粗的铁缆绳，缆绳中滑过一个人，他的身子吊在绳索上，背上还背着一个包。这条缆绳是上个月镇里为方便村民进山采药修建的，你自然不知道。

缆绳上的人将双手放在嘴巴拢成一个喇叭状，喊着：赛马，哥哥——！显得十分焦急。而他即将滑过小河时，背包中的一双绿色的雨鞋突然滑落，他飞快地伸手去接，可惜没有抓到，而就在他转身时，他身上的吊扣突然脱开，他像一只受伤的蝙蝠掉落河中，“扑通”一声凿出巨大的水花。

“蝙蝠侠”趴在水中一动不动。你跑过来，使出吃奶的力气将他拖上岸。刚刚你从他的口中得知，他在寻找哥哥赛马，那么他就是弟弟赛虎？而活着的赛虎，为什么在山中有座属于自己的坟茔？

你翻过他笨重的身躯，解下他的背包，让他靠在一颗滚圆的大石头上。于是一张被河水挤压过的脸呈现在你的面前，你用手搓揉着，这张脸慢慢地恢复了弹性，像一只充了气的皮球。这张脸不显年轻，而你似乎在哪里见过。

你的目光又落向赛虎敞开的背包，你发现是因为没拉紧拉链，才导致雨鞋掉落的。你还在背包里找到一把紫薇木做的弹弓，经过雨水的浸泡，红色的纹理像一朵潮



湿的紫薇花。

这么大了还玩弹弓？你拿起弹弓，弓架是用紫薇的树丫做的，紫薇材质硬实，没有树皮，光滑无比，捏着很是顺手；皮筋是用五根熟橡皮丝系的，也就是女孩子扎头发的皮筋；而皮筋中间的一块皮兜是花了点心思的，用的是猪皮，表面还打了三个小孔，那是用来消音的，许多的孩子都不懂这个窍门。

你随手捡起脚下的一颗小石子，放到皮兜里，左脚踏前，右手拉弓，当皮筋拉得足够长时，手一松，子弹嗖地飞出，树上一只毫无戒备的鸟应声而落。

靠在石头上的赛虎咳嗽着吐出一大口口水，他醒后，就去找雨鞋，可是河里除了石头一无所获。后来在不远处的石滩上，一个专心打弹弓的男孩吸引了他，男孩的身子虽然瘦小却是那么生机勃勃，晨阳之下，像只透明的即将破茧的蚕蛹。

小孩，你见到一双雨鞋吗？是绿色的。赛虎小心翼翼地走向你。

你头也没抬，说它被河水冲走了。

赛虎很失望，却又有些兴奋地说，你很会打弹弓呀，像我哥。你叫什么名字？

你咯咯地笑了起来，说，我忘了我叫啥了，但我向你保证我做的弹弓是村里最好的，有一次还打死过一只黄鼠狼呢！

赛虎说，我哥也打过，当时黄鼠狼正在鸡窝里偷鸡，我哥一弹打过去，它嗷嗷地叫着，还放了个屁，那个屁真臭呀，熏得我差点晕过去。

你一怔，转过身去，严肃地问，你的哥哥叫赛马？

赛虎在你投来热切的目光时，止不住地泪如泉涌。他望着你的脸，宽阔的前额，突出的颧骨，塌鼻梁，雷公嘴，虽然稚嫩，但嘴角那颗醒目的痣，还如柴膛里的一星跳跃的小火苗。

这是赛虎在三十年以后再次见到的你。这三十年来，他快速地长大衰老，而你却永远地停留在紫薇村的九岁。

记忆的门洞被一点点挑开，那里虽然光芒万丈，而你仍身陷沼泽。

3

你是我的影子。赛虎说。

我是你的镜子。赛马说。

赛虎和赛马是一对双胞胎，一样的身高，一样的长相，叫人难以辨认，就连父母有时也会喊错。你们唯一的区别是赛马嘴角有颗痣。而在父母的眼里，赛马乖巧听话爱学习，会帮父母亲做事，而赛虎懒惰，对学习不上心，只关心掏鸟蛋捉泥鳅，跟野孩子们疯玩。

每天清晨，父母会喊你们起床，去山里挑一担杉毛刺回家烧火，赛虎不肯起床，央求哥哥到山上多耙一担下山等他。夏天双抢，父母叫两兄弟割稻子，赛虎干了一下就说中暑了，他总是有很多理由，不是肚子痛就是头晕。而你就不一样，任劳任怨、沉默寡言，超出了你这个年纪的稳重。

紫薇村有个小学，叫紫薇小学，只有两个班级，一年级和二年级，你和赛虎都是二年级学生。在紫薇村，大家都晓得赛虎是孩子王，这归功于他手中那把弹弓。弹弓是哥哥亲手为他制作的，它弹力足、瞄点准、出手快、射程远，凭借这把弹弓，他在孩子们中脱颖而出。打鸟，打果子，甚至打老鼠，一击即中。渐渐地，他凭借赫赫战功，在紫薇村树立起威望，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孩子王。而你只顾安静地学习，从不参与打闹，像个小老头。班级第一的

你深受老师的喜爱，也是班里女生谈论最多的人。

但是赛虎最近有些郁郁寡欢，对玩失去了兴致，特别是王小桢拿着书本走向你的时候，你认真讲题，王小桢对你发自内心的笑，那个笑容真好看，白净的脸上每颗雀斑都生动起来，好像一只刚起锅的麻球，让人很想咬一口。你也笑了，平日无趣的你笑得很灿烂，整排牙齿都露出来了。

赛虎身边的拥护者正在减少，大家像中了魔似的埋头苦读，王小桢有事没事找你教作业，你也变得爱说话了，身边渐渐围绕了许多的同学。

不久前，班主任兼校长对大家说，你们马上就要升入三年级了，春风镇小学班级少，不能全部入校，现在镇小公布招生办法，只有考试合格的同学才能入学，其他人只能等来年镇小扩建再说了。接着，班主任宣布品学兼优的赛马是班里唯一的免考生，直接升入镇小。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那天，对于赛虎来说是漫长的一天。窗外，一簇簇紫薇花开了，像个俏皮的小姑娘。要是在从前，他会召集几个死党，给光滑的树丫挠痒痒，看看谁的树抖得最厉害。紫薇树也叫痒痒树，没有树皮，一到开花的时节，挠树干会全身发抖，而此刻，他的心也如那棵紫薇一般颤抖不已。

4

又到芒种。整个紫薇村就像养在水缸里的花，水灵灵的。你和赛虎跟父母下洼田里插秧，田里有很多蚂蟥，赛虎刚下去就跳上田埂。父亲说你瞎跑什么，等你哥上了学，这一亩三分地都是留给你的。父亲将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看得他心里发怵，最后父亲的目光落在他满是泥浆的腿说，我们要给你哥备双雨鞋，这样的雨天不能打赤脚，读书人还得讲究一点。

他手里的秧苗掉落在地，在这片潮湿的黑土地上，他仿佛看到一张不属于自己的九岁的脊背，佝偻而苍老，在初阳下留下的长长的影子。

他最担忧的事，还是发生了。就在前一晚他起夜，听到父母躺着说话，父亲说，咱们建这水泥房子还欠了一屁股的债，不如秋后买只小牛，让赛虎去放，等长膘了再牵

到集市上去卖。

母亲说，赛虎还要去念书的，他才九岁，考上就上，考不上就罢了。

父亲叹了一口气说，也好，他也不是读书的料！咱们有一个儿子有出息就好，在紫薇村也算是抬得起头。

他悄悄地拨开大门上的木闩，走到柴垛下，撒了一泡尿，抬头看见月光被乌云吞去了一个角，他想继续偷听父母亲的话，窗内的灯熄了。夜色死寂，紫薇花在薄雾之中轻轻地摇动。他的心里堵得慌，他举着手电走进房中，在哥哥的身旁躺下。他看到你睡得很沉，嘴角的那颗痣随着鼻翼一鼓一合，有节奏地起伏着，像另一颗有力的心脏。

他想按住这颗心脏，在黎明未来之前。

那些天里，他起得很早，早过了你。起床后，扛起竹耙独自往山里去。山中湍急的河水拦住了他的去路。他长时间地坐在小河边，看着河水流向下游红石滩，一路跌宕起伏，欢呼雀跃，像个拿到奖状的少年。看着看着，他看到了哥哥的脸，在河中荡漾，他丢下一个石子，水花溅起，脸破了，河水又拼凑好了另一张脸。

他努力地平复心情，朝着水中挤出一个鬼脸。

5

离二年级期末考试还剩下最后一星期，王小桢来找赛马复习功课。你们三个一起趴在厅堂的四方桌上学习，赛虎啃着铅笔盯着王小桢，王小桢的黄辫子上插着一朵紫薇花，她写字的时候，手一动一动的，头上的花儿也一抖一抖的。

赛虎提议，写作业太无聊了，我们还是出去玩吧。

王小桢也累了，赛虎说，去小河边捉迷藏怎么样？

王小桢说，好呀！她拉起你的胳膊往外跑，你们一口气跑到小河边，回头却不见赛虎跟过来。

一声闷雷之后，一团浓云悄然降临在山谷。你们坐在石坎上，将脚浸没在水中，吸引了一群饥饿的石斑鱼，亲吻你们的脚丫子，痒痒的，你们咯咯地笑着。忽然，河中央溅起一朵巨大的水花，惊跑了小鱼儿，你转过头，看到立在身后丢石块的赛虎，一张阴沉的脸，如这天色一般。

你说，要下雨了，咱们趁早回家吧！

赛虎挑衅地说，怕什么，这点雨能吓倒你？

狂风开始呼啸，乌云不断地被搬运到山谷，压向红色的石床，像黑风洞口的妖怪。两兄弟僵持了一会儿，赛虎拉起你走到一旁压低声音说，你是不是喜欢王小桤？

你迷茫地盯着他。

他依旧咄咄逼人地说，我们玩一个捉迷藏的游戏吧，你捉我，如果你找不到我，你就不准喜欢王小桤。

你不屑地说，你以为王小桤会喜欢你？

他让你站在河滩上，以那颗孤零零的滚圆的大石头为界，你只有听到他的口哨声，才能走出界桩来找他。赛虎的口袋里有一把竹哨，那是他自己做的，声音尖锐，当他无聊时就站在外面一吹，大伙就会跑来。

玩游戏赛虎是高手，游戏是他想的，规则也是他制定的，至于胜负嘛大家都充满了期待。他叫王小桤跟他一起走，说这样要显得公平一点。你当即表示同意，王小桤并没有参与游戏，所以没有必要留下来。

你面朝河滩，赛虎走到你的身后，说：不许转身看，谁看谁是小狗拉便便。一、二、三，开始——！说完，他拉起王小桤的手一路狂跑。随即，你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往村北的紫薇林去，声音渐远之后，又出现向南边村口的脚步声。你屏住呼吸，心想王小桤家在村口，她大约回家了。

你丝毫没有慌张，你们经常在这里捉迷藏，你等待着赛虎的口哨声。这时乌云已经压向你的肩膀，你在混沌的天色里，始终没有等到赛虎的口哨。你想，游戏是赛虎提出来的，他不会随便中止，况且这是你们兄弟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也是为了一个女孩的较量，这关乎到一个男子汉的尊严。

河水涨到了你的脚踝，你不由得朝不远处的那块滚圆的石头走去，轻轻地一跃而上。这个石头外观看似圆形，其实底部是个锥形，并不牢固，你左右摇晃了一下，差点摔倒。你望向紫薇林，红色的紫薇花不见了，只剩下漫天飞舞的风沙。

赛虎回家了？你心里一个哆嗦，寒意涌上你的心头。豆大的雨点开始往你身上砸去，瞬间你被淋透了，衣服紧贴着身体。你缩着脖子一动不动，像一只呆鹅。黄色带浆的河水冲过你脚下的圆石，恶狠狠地带走了底座的细

沙碎石。你有所不知，刚刚在你们到来之前，山尖的那团黑云早已酝酿了一场大雨，山中的片麻岩松动了，被山涧冲刷而下，扫入河床，河床顷刻被石块和树枝堵死。但是河流并不甘心，又开辟了另一条路，向低洼的河滩进攻，千军万马如打开的城门，所到之处顷刻溃为平地。

你踮起脚尖，几次想跳向河岸，可因为之前的犹豫，失去最佳时机。未几河水淹没了你的小腿，而脚下的圆石越发地松动。这是一块毫无支撑点的孤石，和你一样，孤独地立在水中央。

你不能再傻等下去了，赛虎只是搞了一个恶作剧，你何必当真？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你跳下石头准备逃向岸上时，石头猛然一个侧倾，你失去了重心，“扑通”跌落水中。河水顺势浇没你的头，你挥舞着手臂拼命地挣扎，却没有人能拉你一把。

你被推到红石滩时，遭遇到一棵被泥石流冲下的树，树干撞向你小小的身子，你像一尾鱼一样以更快的速度游向前方。你死死地抱紧那棵树，花光了所有的力气。恍惚间你抓到了一小簇花，红艳艳的，那是一簇开得天真烂漫紫薇花呀！这是这个世界，于一个风雨飘摇的黄昏，赠给你最后的礼物。

后来，你和那棵树一同被带到更广阔的水域，邻村的西湾水库。那天，平静的西湾水库水位节节攀升，几乎到达标尺的上限。忠于职守的看库人忧心忡忡地看了一眼库面后，走进了值班机房，按下了泄水闸按钮。顿时水如白练，倾倒而下……

6

在赛马赛虎母亲后来的记忆中，那晚让她心惊胆战。她和父亲从田地里归来，没有见到两个儿子，他们跑向屋外，屋外狂风肆虐，暴雨如注，整个紫薇村像一座摇晃的孤岛。他们哭喊着找了很远，直到洪水漫过紫薇林，逼近村庄，再也挪不开脚步。

他们相互搀扶着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黑漆漆的厅堂里站着他们其中的一个儿子，母亲扑过去一把将他拥入怀中。他的身子略显生硬，在母亲湿漉漉的怀抱里像一

根木讷的树桩。母亲的手很快松开，举起儿子的脸端详着，昏暗的灯光下，她看见他宽阔的前额，突出的颧骨，塌鼻梁雷公嘴，而嘴角的一颗痣像柴膛里一星跳跃的小火苗。

母亲惊喜而焦急地喊道：谢天谢地！赛马，你弟弟呢？

他终于哭出声，哽咽着说，我们去小河边玩，弟弟非要玩捉迷藏的游戏，后来山洪来了，我们去紫薇林找他，发现他不在，又去村口找，还是不在。

父亲听完反而安慰母亲说，那个调皮鬼精得很，不要担心，没准一会儿就回来了。

夜里雨停了，母亲还是没有等到他，她一夜未曾合眼。天不亮就起身走向屋外。雨水退去后，地上铺盖着一层薄薄的淤泥，村庄寂静，天空清澈，几只鹧鸪在盘旋，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母亲拖着憔悴的身子走向狼藉满地的紫薇林，来到山谷下的小河，一直走，走过红石滩，最后来到西湾水库的堤坝，她一无所获，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她歇斯底里地哭喊着：赛虎——！

两天、三天、一个星期……母亲的另一个儿子，始终没有出现。

母亲给他修了一个衣冠冢，立在山上一片小树林里。父亲说，孩子还小就不要修了，咱们还有一个儿子。母亲说，好歹也有一个念想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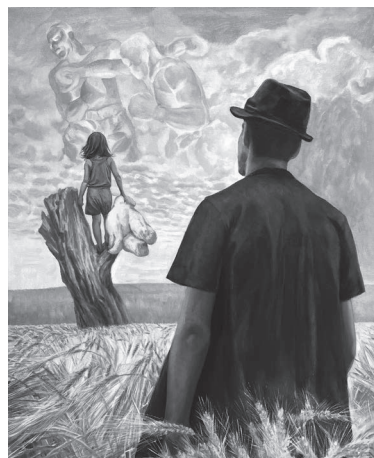
7

他开始习惯了一个人睡觉。

天还没有亮透，他就偷偷地摸进厨房，在柴膛里找到一支没有熄灭的稻秆，为自己点上一颗痣。他咬住下唇，屏住呼吸，将炙热的稻秆对准嘴角左下方一公分处猛地一按，灼痛瞬间钻进皮肉，随即烫出一粒焦黑。这颗痣不大不小，一触即离，稍有犹豫，就会晕花。

过些天“痣”结痂掉落后，他会马上补上一颗。钻心的疼痛，慢慢使他麻木。他变得沉默寡言，不再打闹嬉戏，不敢用力擦脸，连呼吸都放得极轻，生怕这颗单薄的痣会掉下来。

他真正代替你是两个月以后，他去了镇小念三年级。



他住宿了，每个周六的中午，骑着一辆永久牌二八自行车，出现在村口的黄泥路上，在周日的傍晚，带上米菜和换洗的衣服，骑车扬长而去。他认识的同学不多，这倒没什么，他不喜欢交新朋友。他的生活很简单，学校和家中，两点一线，从未改变。

他和父母的关系也在疏远，他喜欢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埋头苦读，因此他的成绩没有让他们失望过。他正成为了他们眼中的那个你，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也认为自己就是你，虽然成为你后，他并不感到快乐。

有次母亲在厨房炒菜，父亲往火膛添柴，火光照在他腊肉般的脸上，他酒意微醺地说，幸好，留下——是赛马呀！他的心咯噔了一下，却装作什么也没听见。父亲引以为傲的人，只有你。

他毕竟是个小孩，也有头痛发热的时候。那晚母亲起夜，听到他剧烈的咳嗽声，她来到他的房间，一摸他的额头烫烫的，她端来一盆水给他降温。母亲用毛巾擦拭他的脸时，手突然变得颤抖，她死死地盯着儿子的脸庞，脑子一片空白，随即她哀号着，陷入了另一种绝望的悲伤中。她捂住自己的嘴巴，尽量不要发出声来，可全身控制不住地抽搐，她跑到屋外，终于号啕大哭起来。哭好后，她回到父亲身旁躺下，装作什么也没发生。

窗外星子湮灭，他的烧退去了。第二天他醒来时，并



不知道母亲来过他的床边。

母亲在那一年迅速地衰老，以一种他意想不到的速度老去。她的头发全白了，三十五岁没了月经，她常去小河边，一坐就是一整天。父亲让他去找母亲，他在小河边找到了她，他将她抱起，发现她很轻，像猎人打下的鸟。

后来他考上县一中，回家成为一种负担，他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他接到父亲的电话：母亲失足在西湾水库。他的心只是痉挛了一下，仿佛父亲在讲着别人的故事。

8

他和家乡的距离渐渐地生分，而唯一不变的是，他书包里总会带上稻秆和火柴。

考上大学之后，他才真正离开紫薇村。他靠勤工俭学完成了学业，他的书包不再放着稻秆和火柴，他用不着藏着掖着什么，他要做回他自己。只是一个人的身体被塞进另一个人后，就很难再变回来。

紫薇村的人大都健忘，忘了那场六月的雨，若不是村子要建中药材基地，家的老宅征用，或许没有人会记起。而那个喜欢喝点小酒、出门四处吹嘘的父亲，也已去世多年。他回去简单收拾了下家里的东西，该送的送、该扔的扔，只留下几样小物件藏进黑色背包里。他出门发

觉无处可去，他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从紫薇林走向小河滩。

他是在傍晚的时分被一个采药下山的老汉发现的，当时他从缆绳上摔下身上多处骨折，靠在河滩上一颗滚圆的石头昏睡多时，老汉用麝香和龙涎草救了他的命。他醒来时，老汉问你是哪家的孩子？

他还沉浸在梦境里，迟迟不能作答，仿佛是一只被抽离了魂魄的提线木偶。

老汉又问，你叫什么名字？

斜阳穿过浓重的云彩，照向他的脸上，他适才回神答道：我叫李赛虎！

老汉摇摇头，表示不认识。他让他等着，他叫人把担架抬上来。

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老汉离开不久，两朵蓄谋已久的乌云相撞了，一场急雨冲刷下来，小河滩涨了，浊黄的河水，像一匹咆哮的马。他抚摸着身后的石头，微微一笑，他稍一用力，石头摇晃了一下，滚落到河中央。

他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其实在三十年前那次游戏的前夜，他就看中那块特别的石头。如果当年没有那场六月的豪雨，如果你没有站在那颗石头上，你也不会出现意外。

小河喧哗。现在他躺在水中，滚烫的河水流经他身上的每根血管是那么酣畅淋漓，他不慌不忙地等待河水淹没他的腿，他的胸，他的脖子。接着他被上游漂下来的一棵树推搡了一下，他快速地下滑，滑到红石滩，转过紫薇林，奔向西湾水库。他体验到从未有过的轻松。

恍惚间，他看到山上的男孩，在朝他招手。■

江北有雨

Article- 王 力 Wang Li

1

宋宪撑着伞站在兰江边，注视着一场暴雨席卷过江面。身上的邮差制服让他看起来像一只雨中蛰伏的翠鸟。

这场雨把岸边许多人搞得猝不及防，洗衣服的妇女们顶着脸盆骂骂咧咧地往最近的门洞跑去。经过宋宪身边时，她们纷纷投来疑惑的目光，心想这位邮差不去送信，倒有心思站在这里欣赏雨景。

周围的人都不知道，宋宪正被一场战争吸引。苍穹之上，众神展开激烈博弈。即便乌云来势汹汹，暴雨惊雷轮番示威，江北天际仍然透出一点金光，左冲右突犹如一首号角震彻云霄。

迎面飘来的雨丝里夹着缕缕寒意，宋宪想去江边的会馆喝杯热茶，然后舒舒服服地看一出戏。宋宪心想这么大的雨，恐怕不会有船靠岸了。他转过身，拍拍沉甸甸的信袋重新担负起邮差的使命。

离开时，宋宪又看了眼南门码头，记忆忽然转了个身。自己就是从那里踏上兰溪的土地，当时有一愣神的工夫。他是从上海来的，可是这里很像另一个上海。城市同样是倚着一条大江，岁月在江面斑驳闪光。视线里的一切都太像了，就连兰溪方言里称呼对方都是“侬”，以至于宋宪险些以为自己留在上海没走。

宋宪下意识想说“这里有点像上海”，结果船老大径直来了句：“这里是兰溪，也叫‘小上海’。杜老板在这里都有买卖，可别小瞧这个地方哦。”

话音刚落，船已经驶回江心。宋宪站在台阶上点燃一支烟，同时品味着船老大那句意味深长的话。

抽完烟，宋宪一遍遍想象着自己接下去在“小上海”会经历什么。此时答案尚不明朗。唯一清楚的是，即便到了“小上海”，之前在大上海开展的斗争仍然要继续。

潮水在这时候涌上江滩，转瞬间又归于平静。

2

在小上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宋宪慢慢发觉这里没有凯司令咖啡馆，没有华懋饭店，甚至找不到一家像样的歌舞厅。相比于大上海的十里洋场，小上海要传统得多。

但是小上海有很多会馆，有宁波会馆、绍兴会馆、义乌会馆，也注定了小上海同样热闹非凡。

闲暇时，宋宪习惯去会馆消磨时光。会馆里也有戏看，每当置身丝竹声里，宋宪会想起许多往事。南京中山南路的大华大戏院，重庆鲁祖庙街的茶馆戏院，还有上海诺门路的兰心大戏院。还记得兰心大戏院的灯火无论晴天雨天，都会红透大上海半边天空。他尤其怀念那些活跃在大上海的时光，眼下小上海的安逸令自己有些无所适从。

从大上海来到小上海，宋宪的职务表面上是领导金兰地区的抗日游击武装——忠义救国军奋勇队，暗地里听命于中共浙西特委的一切调度。这也是“打更人”代表组织给他的最新使命。可是一到小上海，自己就进入了静默待命状态，无论是忠义救国军奋勇队还是中共浙西特委都没有人主动联系他。

因此，宋宪心里更加期待自己被组织唤醒。作为秘密战线的工作者，冷落到最后便是遗忘。对于他们来说，宁可杀身成仁也不愿被闲置，那样等于生命都失去了意义。

水边的城市大抵都有着水一样的柔情，所以雨总会在黑夜里悄无声息地到来。等到你发觉时，它已经来到面前，像极了一名训练有素的特工。

宋宪的住处有一台体型庞大的收音机，在狭小的空间里显得突兀。白天，收音机里播报着各行各业的新闻。闲暇时候宋宪会一直开着收音机，同时也期待着。可是直到深夜，收音机里仍然不会传出期待已久的声音。

耳畔永远只有鬼鬼祟祟的雨声。距离上一次组织呼唤自己已经过去很久，渐渐地，宋宪心里出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上游究竟发生了什么？

大上海暗夜里的那团火光还在宋宪脑海中挥之不去，他坚信“打更人”的使命从不会终止。宋宪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心烦气躁的时候，他会倒杯当地的缸米黄

酒一口喝完，在头疼欲裂中沉沉睡去。但只要意识有一丝清醒，这个问题就会在脑海里跳个不停。

之后一个雨夜里，收音机突然活跃了起来。一组电波划破夜空，接着有四个字跳进了宋宪的耳中：

江北来人。

期待许久的时刻终于到来，宋宪却格外平静。他很清楚，这四个字到来也意味着原先平静的生活不复存在。在这方土地生活久了，他明白了“大上海”与“小上海”并非仅一字只差。

大上海拥有灯红酒绿的繁华，另一面却是侵略者铁蹄下的腥风血雨。小上海远没有大上海繁华，却有着大上海不能比的平静。对于动乱年代的大多数人来说，平静比繁华更为可贵。小上海有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金履祥，有曾与包拯同朝为官的北宋殿中侍御史、参知政事赵抃，还有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戏剧大师李渔。可以说，小上海同样是大江边的一颗明珠。

宋宪更加清楚的是，这颗安详的明珠同样需要守护。对于自己来说比邮差使命更加重要的，是履行一名战士的使命。

3

一个难得晴朗的下午，宋宪仍然撑着伞站在南门码头，身上发亮的邮差制服让他又像一只觅足了食在休憩的翠鸟。江北过来的船还未靠岸，岸上的人中只有他知道，自己的代号就叫“翠鸟”。

江北过来的船越来越近了，宋宪已经看到船老大将烟蒂甩进了江里。靠岸后，人们像一群鱼拥上滩。自4月下旬以来，江浙境内的日军活动越发频繁，相继有很多地方沦落敌手。船客当中大部分人都是从沦陷区一路流离到此，战乱中远方任何一块静土都值得全力以赴。他们并不清楚的是，这个临水的小城也即将成为中日双方军队交锋的阵地。

宋宪撑着伞站在原地，不露声色。事实上，他已经发出了接头信号。

拥上岸的人群很快消失了身影，宋宪由此判断出那

些都不是自己等待的人。他仍然注视着渡船，船由于甩掉了所有负担开始晃晃悠悠，活像个得意忘形的人。

即便半天没有人影再出现，宋宪依然没有收回目光。后来有个男人从船舱里慢悠悠走出来，大概是睡过了头。男人冲着阳光伸懒腰。宋宪留意到男人头上礼帽拉得有点低，自己只能看到一张纹丝不动的嘴。

经过宋宪身边，对方的食指在皮箱上点了三下。答案瞬间在宋宪心里明朗。

在一个偏远的门洞里，两个人握了手。

男人摘下礼帽，一张曾经熟悉的脸穿过记忆再次来到宋宪面前。宋宪想起了生命中与南京有关的岁月，栖霞山的红枫，灵谷寺的深松，还有洪公祠特训班那些暗无天日的时光。直到深秋，洪公祠院子里那棵洪承畴亲手种植的银杏闪耀起一片深黄，眼前的日子才有了些许亮光。

宋宪想起了江北来人的名字：杨春。这个名字在另一部古典名著《水浒传》里出现过，也几乎是一闪而过。不够细心之人，恐怕从头看到尾都不会注意到。所以，他们注定是做特工最好的料子。

洪公祠特训班成立于民国二十一年，正式名称为“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挂名班主任是国内有名的玄学大师申听禅。当年的一批批学员里，杨春是唯一受过语浓先生接见的。他又一反常态地没能坚持到毕业。在一个深夜过后，他的身影再也没在人们视野里出现，也成了学员间讳莫如深的话题。当时，宋宪心里出现了一种直觉，学员中有着另一个身份的人恐怕不止自己。

动乱的岁月里，“分别”二字格外沉重。很多分别到头来都成了永诀。因此当旧日相识重逢，七尺男儿也会内心触动。然而宋宪明白，此刻自己不可以说出“好久不见”这四个字。执行任务的时候从来没有过去，只有当前。干他们这一行，就好像没什么交情可言。之前还是背靠背的战友，下一次也许就成了自己奉命铲除的目标。

宋宪微笑着说：“同志，你好。”这两个字足够礼貌，同时又包罗万千。

握手的时候，杨春说：“‘翠鸟’同志，组织现在正式唤醒你。”

说完，杨春出示了身份证件。宋宪浏览了一眼，目光

余光还瞄到一道闪过的人影。

刹那间，宋宪脑海里冒出个念头：他该不会被盯梢了吧？而江北来人却是一脸的云淡风轻，似乎笃信自己根本不可能被人盯住。

视野里已空无一人，宋宪默默将嘴边的话咽回肚子。可是，刚刚那道人影还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如同一个急切要冒出的答案。

宋宪更加急切想知道的答案是：江北来人究竟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

4

一到了夜晚，雨就格外猛烈。每到此时，整个兰城就只有铁路饭店的灯火在雨幕中闪烁。

铁路饭店的一间套房里。杨春站在窗前，雨幕在玻璃上留下一片模糊的影像。宋宪刚刚离去，烟灰缸里他丢下的烟蒂还在冒出一缕烟。

杨春将手中的烟丢进烟灰缸，烟头的余焰引燃了宋宪丢下的烟蒂，房间里弥漫起一股焦糊味。从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那一刻起，杨春就开始了怀念。与宋宪不同，他怀念的并不是那些与南京有关的日子，而是自己遥远的家乡。

杨春怀念家乡春天里绽放的美丽白花，还有那座终年积雪的山峰。倘若没有这场战争，他可以在家乡做一名教员，在春天里吹着短笛，带领孩子们漫山遍野追逐蝴蝶。杨春盼望着这场战争早点结束，自己可以回到家乡过上平静又惬意的日子。窗外那些细密的雨丝仿佛要把整幢房子围困在其中。良久之后，房间内响起一声叹息。

从套房出来，宋宪沿着走廊向饭店大门走去。头顶的灯出了故障，发出的光都有些病恹恹。

杨春来兰的第一晚，宋宪带他去铁路饭店出席了一场小型的舞会。十里洋场的风潮尚未刮遍这个浙中小城，只在逃难到此的富贵人士间闹出轻微动静。

宋宪留意到，全程杨春都有些心不在焉，仿佛藏着什么心事。果然，舞会结束之后回到房间，杨春嘲讽道：“你身上似乎添了不少毛病啊。”



宋宪笑着耸耸肩，说：“毕竟在大上海白相过。”

说着，他又想起曾经的那句暗号，此时忍不住念了出来：“来到上海，该看戏看戏，该白相白相。”

他期待得到正面的回应，然而眼前这个人的目光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

杨春只是说：“这个地方叫‘兰溪’。”

“同时也叫‘小上海’。”

下一秒，杨春像把什么掩藏了起来。

一名服务生推着手推车走过来，在昏暗的视线里看不清面孔。擦肩而过的时候，宋宪本想问“灯怎么突然坏了”，但是话没有说出口。

他看见了一双眼睛。那双眼睛就像兰城雨中的巷子深邃。不知为何，在那一瞬间要说的话自动落了回去。

服务生一声不响地走了过去，接着消失在走廊尽头。宋宪站在原地，清晰感觉到那双目光想要告诉自己些什么，却又实在想象不到内容。

身后有脚步声传来。宋宪转过身，杨春跑到了跟前。

“你有东西落下了。”说着将一只科乐比打火机交还给宋宪。

杨春又说道：“在这里，最好把它收起来。”

“为何？”

“在这种地方用这么名贵的东西，当心引起别人注意。”

宋宪将打火机塞回口袋：“没毛病。”

在南门古城夜市的小吃摊上，宋宪要了碗小馄饨。这里的馄饨摊是由摊主挑着来去，就像重庆的担担面。宋宪很喜欢这里的烟火气息，每个城市之间总有那么一两个地方给人似曾相识之感，或许也是外来人能迅速融入的原因所在。

宋宪将馄饨一颗颗送进嘴，又意犹未尽地要了一只鸡子粿。当金黄油亮的鸡子粿放到面前，宋宪却皱起了眉头。这只鸡子粿的褶皱间有一道裂口。要说自己也是这里的老客了，这回摊主竟然将一只做坏了的鸡子粿给他。

宋宪带着不满咬了一口鸡子粿，随即察觉到不对劲。他张嘴一吐，一团纸落在面前。

宋宪将纸团展开，上面有四个字：当心身边。

宋宪转头问摊主，对方朝另一张桌子指了指。那个地方空无一人，只有一碗没吃完的馄饨还冒着热气。

摊主自言自语道：“咦，人呢？刚才还在那里的。”

宋宪追问道：“刚才坐在那里的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摊主挠了挠头，说：“好像想不起来了哦。”

宋宪向摊主投去惊愕的目光，他却自顾自忙碌去了，仿佛煮馄饨之外的一切事情都与己无关。

在沉沉夜色中，宋宪的眉头皱得很深。

5

第一次去宋宪的住所，杨春环视了一圈，说道：“这里好像少了点什么啊。”

宋宪会意地把手放在收音机上轻轻拍了拍。杨春的目光忽然如两道寒箭激射而来，几秒钟后又恢复了正常。宋宪心里的异样一圈圈荡漾开。杨春刚才的眼神似乎流露出了什么。

杨春也轻轻拍了拍收音机，笑着说道：“果然是深藏不露啊！”

“特训班上老师教的基本功，这方面你要比我更专业吧。”

说完这话，宋宪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在一个更专业的人面前，那么自己的一举一动是不是都在对方掌控之中呢？

杨春刚进门那会儿，宋宪还在考虑把近来遭遇的怪事说给他听。此刻，他发觉自己已经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他在杨春身上也感受到了一种异样的气息。联想到刚才的那个锐利的眼神，江北来人究竟在搞什么名堂呢？宋宪有种如坠云雾的迷糊感。

宋宪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并没有随着江北来人的到来而发生变化。工作之余，杨春总是请他带着走遍小上海的角角落落，完完全全把自己搞成了一个来游历的人。宋宪经常被弄得一阵阵摸不着头脑，心里反复问这个人哪来那么大的闲情呢？没有人会告知他答案。

奇怪的事情还不止于此。杨春对小上海的历史文化、特色小吃以及楼堂会所兴趣都不大，只对山水情有独钟。可是在宋宪心里，小上海最没看头的就是山水。兰江边的那座横山是因为有始建于元代的兰荫寺和不知名的古塔才吸引了些许游客。江北来人的关注点着实有些与众不同。

宋宪最在意的是，已经能确定还有个人影游荡在自己周围。对方似乎就是码头上的那个人，也可能是铁路饭店里那个莫名其妙的服务生。抑或他们根本是同一个人。

究竟是什么人在盯梢自己呢？这个疑问日夜困扰着宋宪，几乎成了心里唯一的念想。大致能判断出的是，那个身影一路跟踪江北来人而至。既然如此，应当是敌非友。

晚上在义乌会馆看完戏，不管结束多晚宋宪都要去南门古城夜市吃一碗小馄饨。那个经常光顾的馄饨摊摊主依旧忙得不可开交，不是擀面皮就是做鸡子粿馅儿，唯独不多说一句话，仿佛把所有心事都深藏在心底。

宋宪感受到摊主身上也有着做特工的天赋，然而不是谁的天赋都能被开发利用。倘若没有这场战争，他也想过这种忙碌又安宁的日脚。

自从那晚后，摊主给宋宪端上的鸡子粿永远都是完整不破的，里面的葱花鸡蛋馅紧密厚实，简直挑不出一丁点毛病。即便如此，那张字条还是会在宋宪的脑海里浮现。谜团只要没有揭晓，它就永远抓着人的眼球不放。

后来有一次，宋宪付完钱离去的时候摊主追了上来，将一张钞票塞进宋宪口袋。

摊主说：“老板，这是找您的钱。”

宋宪意识到了什么，没有当场将钞票拿出来看，只是回家的脚步更加迅疾了。

之后，那个摊主连同他的馄饨摊子再也没在宋宪视线里出现过。对此，宋宪心里的感想是：就连你平时早已司空见惯的人和事，都会在有一天变得莫名其妙。

摊主塞进他口袋的是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很多看起来相互无关的字。宋宪脑海中条件反射似的浮现出一种密码模式，紧接着一句话出现在了眼前：日特川口实验组来兰，谨防身边。

当初在上海，“打更人”给他发行行动指令用的就是此种密码模式。可见馄饨摊主身份并不简单，他究竟是什么人呢？眼下至少可以确定他是值得信赖的伙伴。

除了迷惑之外，宋宪心里还有莫名的兴奋。

6

宋宪身边的变化仍在发生。

就在宋宪几乎要认为江北来人仅仅是个不务正业的白相人，对方却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心无旁骛的人。宋宪明白过来，瞬间完成身份转变，这也是一名优秀特工的特质。

大雨初歇，宋宪仍然撑着伞，步入黑虎巷深处一间草屋。那是他与江北来人的秘密联络点。

一进门，宋宪将手中的饭盒放在桌上。

“兰溪牛肉面，尝一尝。”

杨春拿来两只碗，将牛肉面分成两份，然后将其中一只碗推到宋宪面前。

过程中，杨春显得有些勉为其难，但还是吃完了面，并将汤喝得干干净净。

吃完面，两人会下一盘棋。经常是一下就花费掉整个下午的时光。窗外雨声如江南丝竹轻柔，棋盘上的厮杀却一次比一次惊心动魄。

回到住处，宋宪打开收音机。里头传来一个振奋的声音：

美军杜立特行动大获全胜，日本法西斯大本营遭受重创，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经显现。

窗外雨声前所未有地令人振奋。



7

宋宪明显察觉到，近来身边那道暗影更加活跃了。对方似乎也急切地要执行一个任务。

这天下午，宋宪骑着车穿行在厚仁的老街。这个位于兰溪城郊的小镇让他有种莫名的亲近感，他很喜欢“厚仁”这个名字，带着浓浓的传统文化气息。同时，厚仁也是个商业中心。为了躲避战火，张裕南货、恒丰商店、福隆百货，还有老凤祥银楼均迁移到此，并将农历二、五、八设为市日，商业鼎盛一时。

同样是大雨初歇，老街的青石板闪烁着斑驳日光，两侧古式楼房缝隙里横生的野草向上伸展身躯，尽显生命的强劲。正因此，宋宪喜欢来厚仁老街送信，更喜欢在雨后来。

送完信，宋宪走进老街的小吃铺里要了碗馄饨。没一会儿，有个年轻女子走进店铺，同样要了碗馄饨。女子环顾四周，不打招呼就坐到了宋宪旁边。宋宪看了对方一眼，心里有些异样。此时店内的食客就他们两人，周围的桌子都是空的，她为何非要跟自己挤在一起？

馄饨上来后，女子拿起醋瓶往碗里倒了点，之后将醋瓶放在离宋宪的碗不远处。女子迅速将馄饨吃完，起身消失在门外。

宋宪带着疑惑拿起醋瓶，下面塞着团纸。宋宪将小纸团攥在手心，直到走出馄饨铺子一段距离，宋宪才将小纸团展开。上面写着一个地点：

范氏宗祠。

宋宪推开宗祠大门，视线里有个背影。对方缓缓转过身，正是先前那个年轻女子。

宋宪走上前，说道：“您好，请问您是？”

对方径直说道：“我是货真价实的江北来人。”

那一瞬间，宋宪惊讶得险些喊出来。

宋宪稍作镇定，笑了笑说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对方也是一笑，说：“那你肯定知道上海的‘打更人’吧。”

接着，对方说出那句熟悉的话：“来到上海，该看戏看戏，该白相白相。”

下一秒，宋宪脸上的笑容凝固了。

对方走过来向宋宪伸出了手，他的手不受控制地伸过去与之相握。“打更人”的身份更是绝密，眼前这个人的身份已经不容置疑。

江北来说道：“江北来人却没有在江岸与你见面，你一定觉得很反常吧。”

宋宪点点头，说：“确实如此。不过世上反常的事情又岂止一件，所以不足为怪。”

江北来说：“敌人总是无孔不入，有时候还会捷足先登。”

自此，宋宪明白了那个人第一次去自己住处，看见收音机时目光里的寒意。回想起那个眼神，宋宪此时才明白过来，那并不是流露出了什么，分明是泄露出了什么。

一张看不见的网正朝自己展开，自己却浑然未觉。真相大白时，宋宪倒吸了一口凉气。

“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

江北来人笑笑说：“做我们这一行的名字并不那么重要，你记住我是货真价实的江北来人就行了。”

宋宪问道：“那之前来我身边的到底是什么人？其实我早就认识他，他是我在南京洪公祠特训班的同学，当时还得到过语浓先生接见。但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人。”

江北来人又笑了笑，说：“你恐怕刚开始也没真的搞清楚他到底是什么人。”

说完，她将一份人物绝密档案交给宋宪。宋宪在第

一页看到了杨春的证件照，同时在照片下面看到另一个名字：服部雄二。

宋宪瞬间呆住了。

“怎么会这样呢？”

江北来人说道：“我们不得不佩服敌人的伪装能力，他们可以像冬眠的蛇那样蛰伏很久，而且不露声色。这就是他们最可怕的地方。”

即便难以置信，宋宪也清楚眼前看到的不容置疑。他苦笑着说：

“你知道吗？在洪公祠特训班的时候，我们被要求三个人一组相互监督，一旦有嫌疑会被立即清理。他们甚至都不会仔细甄别。真不知道他是如何混入的。”

说到这里，当年的往事还是在宋宪心里泛起一股寒潮。那些含冤而死的人，死后也没有人替他们平反。他们的灵魂只能在夜晚来到银杏树下，面对着满枝金黄深深叹息。

江北来人反问道：“那么你又是如何混入的呢？”末了又加了句：“做这行的，谁没有点瞒天过海的本事？”

真实姓名揭晓后，杨春，也就是服部雄二的真实身份跟着被揭晓。鉴于松井直郎、苦米地先后殉职，日本华东派遣军司令部高层慎重考虑后改组了影机关，并重新命名为川口实验组。工作内容也从原来的搜集情报转变为深入中国军队控制的地区执行任务。服部雄二就是川口实验组负责人。

由于日本本土遭到美军杜立特航空中队轰炸，日军大本营通知中国派遣军“准备浙江作战”，并下达了“大陆命”第621号命令。之后华东日军调整了战略部署，决定一举摧毁浙江境内的盟军机场，同时进一步打通浙赣铁路，为此抽调了10万兵力进犯浙江。中国第三战区在浙江境内集结了11个军共计30万兵力迎战日军，中日浙赣会战一触即发！

进犯日军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攻占钱塘江上游那座连接浙、皖、赣、闽四省的千年古城衢州。而兰溪位于兰江、衢江、金华江三江交汇处，是衢州的东北门户，也是浙赣铁路和钱塘江水路运输的“咽喉”。日军进攻衢州的过程中，一定会在兰溪地区遭到中国军队顽抗。为了配合日军行动，川口实验组的特工已经潜入兰溪，即将策划实施

一系列破坏行动。

宋宪说道：“胆敢孤军深入，我们可以马上干掉他。”

江北来人却摇了摇头，说：“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川口实验组的其他成员潜伏在什么地方，所以不能贸然采取行动。”

关于下一步该怎么做，江北来人只说了“不露声色”四个字。

“他们既然想钓鱼，我们就先陪他们放长线。只有把潜伏的老鼠一网打尽才万无一失。”

分别的时候，他们的手再次相握。宋宪总算感受到了踏实。

8

大雨席卷这个浙中小城的时候，宋宪仍会拎着饭盒步入黑虎巷深处。

看到牛肉面又摆上桌，杨春笑着说：“这个城市没别的小吃了吗？”

宋宪将面条倒进碗里，说道：“它最有这个城市的味道。”

就算内心不喜欢，杨春还是会将面汤喝干净。

“还没吃习惯呐？”

宋宪大有深意地看了杨春一眼，也准确捕捉到了他眼神里的慌乱。

杨春嘴上却说：“味道好得很。”

放下筷子，杨春终于将任务说了出来。

近期，日军华东特务组织川口实验组将秘密运送一批生化武器，到时会经过兰江南岸。他们要做的是带领忠义救国军奋勇队前往兰江南岸设伏，彻底粉碎侵略者的阴谋。

布置任务的时候杨春脸上毫无波澜，宋宪还是捕捉到了他眼睛里些许光亮。这是同行间微妙的博弈。

宋宪已经吃完了面，慢慢品着碗里的汤。

“为什么不直接通知当地的军队呢？”

杨春说：“你要知道，敌人是无孔不入的。所以有些事情只能秘密进行。”

“没毛病。”

从黑虎巷离开，宋宪回身望了一眼大雨中迷蒙的巷子。他不知道此刻杨春仍然站在门后，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笑容在雨幕中又显得有些阴冷。宋宪的视线里，一丛凌霄花在风雨中仍然展开花瓣。就像一个不肯屈服的战士。

这一天夜幕刚降临的时候，有两组电波分别划过夜空，接着被收取，化作一项紧锣密鼓的行动。

兰溪郊外的枪声一直响到了凌晨。许多人从梦中被惊醒，慌慌张张穿好衣服跑到外面。他们以为日军已经打到了家门口，然而城内异常平静，没有军队四处奔走。那些激烈的响声又被认为是雷神敲出的司磐之音，于是人们放下心，各回各家重新进入梦乡。

第二天，游埠老街喝早茶的人们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振奋的消息：

兰城对敌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忠义救国军奋勇队联合中共浙西特委游击队全歼日特川口实验组。

宋宪也参与了那场围剿行动。当初击毙影机关两任领导人的手枪再次发出怒吼声，消灭了川口实验组的许多敌人。

行动结束后，宋宪迅速闪入夜色中。胜利到来前，他必须隐藏起身份。这是冰冷的纪律，亦是光荣的使命。

至此，宋宪确信自己的对手再也坐不住了。

9

敲门声响起的前一刻，杨春气急败坏地把一张报纸揉成团丢进雨中。报纸落在积水里缓缓舒展开，上面有几个字显现出来：全歼日特川口实验组。

杨春下意识去抓枪，直到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他才放下手。他没发觉自己额前已经沁出了汗珠。

一见面，杨春皱起眉头：“怎么不打招呼就来啊？”

宋宪耸了耸肩，说：“临时决定的。”说完将食盒放在桌上。

杨春依旧皱着眉头，将宋宪让进屋，说：“规矩还是要遵守。”

宋宪说道：“肯定不会有下次了。”

杨春异样地看了他一眼。

食盒打开后杨春却愣住了，指着里头问道：

“这是什么东西啊？”

作为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宋宪清晰感受到了对方话里的掩饰以及言不由衷。

宋宪笑了笑说：“这个是日本的寿司，也是日本最有代表性的美食。你之前没见过吗？”

杨春摇摇头：“我怎么会见过这个呢？”胸膛里已难以平静。

来之前，在横山的古塔下，宋宪跟江北来人又见了面。对方向他下达了最新指令，内容只有三个字：收网吧。

这次宴会，两个人都闷头进食。屋内气氛就像外面的梅雨天一样，压抑又别扭。

吃完寿司，杨春两手一摊。

“日本的玩意儿味道真不怎么样啊。”

宋宪笑道：“那你还吃了那么多。”

“是吗？可能饿了的缘故吧。”

他们照例一起下棋。棋盘上，每当一开局杨春都是攻势凶猛，拿着棋子的手看起来稳操胜券。到了后面，他看似凌厉的攻势都被一一化解，最后败下阵来。

杨春无奈地说：“还是没能笑到最后。”

宋宪说：“干我们这行的，结果永远比过程更重要。”

新开的一盘棋还没下完，杨春却说：“我又输了。”

说完，杨春起身走向里屋，宋宪的目光望向茶几上那盘没有下完的棋局。

杨春即将走进里屋时，身后突然响起《军舰行进曲》的哼唱声。他的身子明显一震，又迅速恢复正常。

宋宪笑了，狐狸尾巴总会在不经意间掉出来。杨春缓缓转过身，一个枪口正对着自己。那一刻，他明白再也没机会举起自己的枪。

杨春毫无惧色，只是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我是没想到，你们竟然还有幸存者。更没想到会由此葬送了我们整个计划。”

“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做我们这一行需要步步为营，最忌讳的就是自作聪明。当年你煞费苦心混入特训班，却没坚持到毕业，也就错过了最重要的知识。”

宋宪还未扣动扳机，杨春已将一颗毒丸塞进嘴里。

几秒钟后，他倒在地上蜷缩成了一具尸体。宋宪仍然扣动了扳机，在他看来有些罪责不是一死就能逃脱的。

那天的雨下得格外大，以至于谁也没听见黑虎巷深处的一声枪响。雨过天晴之后，黑虎巷口的墙面上开出了一丛凌霄花，在阳光映照下犹如一首激昂的号角。

在杨春随身的物品里，宋宪找到一份情报。破译之后，呈现在眼前的是四个字：江北有雨。

结合之前的情报，他们理出了一个结论：所谓的川口实验组要从兰江南岸运送生化武器，真实意图是将兰溪城内的中国守军调虎离山，从而最大程度为日军天狼师团途经兰江北岸围攻衢州减轻阻碍。

天狼师团被日军大本营吹嘘为侵华战场上的“急先锋”，师团长酒井中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日军内部有“虎将”之称。天狼师团在侵华战场上所到之处皆实行“三光政策”，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当晚，宋宪住处的电台向夜空传送了几组电波，很快被另一头接收变作具体行动。

之后在中共浙西特委号召下，兰溪境内的忠义救国军奋勇队连同城内警察、宪兵以及保安团执行了同一个任务：换上守备部队的军装赶到兰江南岸集结。兰溪守军则趁机开赴兰江北岸布防。战士们在日军天狼师团必经之路埋设了地雷阵，等待侵略者踏入生死门。

江北的爆炸声响起时，临江小楼里，宋宪刚好端起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视线里只有一粒如火柴划出的火焰，却向他传递了一个振奋的消息：

那个罪行累累的日军天狼师团师团长酒井中将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宋宪明白，江对岸只是个小小的胜利，但是许多个小小的胜利汇聚到一块儿终将实现一个伟大的胜利。

酒井中将毙命的地方有一片杨梅林。后来据当地人讲，这一年结出的杨梅特别大，也特别甜。

几个月后，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刊出一则消息：《兰溪战斗中我毙敌酒井中将》。

几十年后，宋宪读到一首词，是当初参与毙酒井中将行动的一名战士挥笔写下，战士名叫“黄土伟”，词名《江城子·穷兵黷武必自焚》：

日酋酒井战争狂，鼓声昂，马蹄忙。紫绶雕鞍，万骑渡兰江。为报天皇夸虎将，驱劲旅，攻寿昌。酒酣胸袒上沙场，豹驱羊，正鸱张。马踏埋雷，霹雳震山冈。血肉腥膻污净土，浙赣路，陨天狼。

宋宪戴上老花镜将词大声念诵了一遍，当年的豪情仍然澎湃在胸腔里。

10

任务结束后，江北来人迅速消失在了宋宪的视线里。他们都清楚，自己的使命从不会就此结束，因此没有任何留恋。

1946年，人民大众间抗战胜利的欢呼还未消退，反动派图谋内战的阴云已经密布天空。

兰溪水阌门天仙阁。

宋宪站在一面石碑前，在那几个发光的“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字间，他默默缅怀着烽火八年中的革命战友。

抗战胜利后，宋宪原本打算转战工业条线，积极投身到建设祖国的浪潮中去。即便组织尚未公开自己的身份，他也毫不在意。烽火八年中很多革命战友的一生都是默默无闻。自己能看到胜利的时刻，已经心满意足。

不久前在铁路饭店的一间套房里，宋宪再次接到组织的指令：即刻赴中原解放区前线报到。抗战胜利了，本来大家可以一块儿投身到建设祖国的事业中，反动派非要一意孤行破坏和平，那代表人民的政权就奉陪到底了。

后来转过身，宋宪看见江北来人就站在另一边。擦肩而过时，他们谁都没说话，冲对方微笑点头，然后脚步坚定地奔赴自己的战场。

他们都明白，革命同志之间这是最好的相逢，同样是最好的告别。

因此，谁也没有留下遗憾。■

五舅

Article- 钱国丹 Qian Guodan

那一年，我七岁，你十四岁。那一年，我家里出了点变故，母亲养不活四个孩子，把最大的我送到县城的外公家。当时，你是初中三年级的翩翩少年，我则是小学二年级的黄毛丫头。

你是我的五舅，你的父亲是我的外公。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外公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乐院，这个学院是蔡元培先生和音乐教育家萧友梅博士共同创办的，当时的院长就是蔡元培。

外公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无论是革命思想，还是音乐专业。他学的是管弦乐，笙和笛子吹得极好，他能很轻松地把一支笛子转出七个调。

我上初中时，外公已年近花甲，有次中央乐团到乐清剧院演出，外公过去的一位同学、该团的一位弹奏家请他登台表演扬琴独奏。一曲《烛影摇红》完毕，全场为之轰动。

你家里穷。自我记事起，就知道你们没田没地，乡下几十平米的破旧老房，早已让给大舅、二舅娶妻生子了，所以你和外婆、六舅们一直租住在外。不知什么原因，你们搬家很频繁，我跟着母亲去看外婆，头一回是楠溪江，下一回是单板桥，然后是银溪洪宅、金溪张家，还有太平巷、千秋巷……总之，永远不会是上次走过的那个地址，倒给我平添了许多新鲜感。

外公的音乐造诣为革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作曲的《瓯江船歌》《雁荡山幻想曲》颇有影响，他带领学生排练的《流亡三部曲》《黄河大合唱》和歌剧《白毛女》都很受欢迎。受他的影响，十七岁的三舅就去浙闽赣革命根据地打游击去了，建国后定居在福州。四舅也早早地参加革命，后来分配在温州城里工作。

那一年，你们税居在乐清籍著名版画家

张怀江、张侯光兄弟的宅院里，让我有幸早早地目睹巨匠们的风采。记得他们家的女儿比我还小，她跪在饭桌旁一条窄窄的长凳上，两下三下就剪出了一对红鲤鱼，让我艳羡不已。半个世纪后，我和侯光先生偶遇，提起当年租住在他家的事，侯光先生还记得，并送我一本无比精美的剪纸集。当他用漂亮的小楷题写“郑国丹女士雅正”时，我笑了，说，我可是姓钱的啊！侯光先生一拍脑门，在“郑国丹”前面加写了个“钱”字，于是我就成了“钱郑国丹”。

张家大门外是哗哗流淌的金溪，溪面广宽，流速也快，溪中间有个草木葱茏的小岛，绿树中露出小屋一角，我们班一位同学就住在那儿。溪水不深，我们卷起裤管就可以蹚水过去。那情那景美得跟仙境似的。我没见外公和你住在家里。当年的乐清中学校址在西山白鹤瀑脚下的白鹤寺。该寺有1660多年的历史，曾与杭州灵隐寺、宁波天童寺齐名。后来不知怎么就败落了。那些年外公在乐清中学任教，除宣传演出外，乐清中学用不着管弦乐，外公只得改行当了代数老师。

春节是一年里最放松的日子。那几天，外公和我父亲、舅舅们聚在一起吹拉弹唱，我们一帮小女孩则站在一旁引亢高歌，我们很小很小就会把抗战歌曲、解放战争中的歌曲唱遍了，当然，也唱一些抒情歌，还唱戏曲，黄梅戏比京戏和昆曲容易学得多，《天仙配》的开头唱段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飘飘荡荡天河来哎，天河如带白浪飞。姐妹七人鹊桥上，望见凡间鲜花开哎哎……”那情那景，让我和堂小姨、表妹们都飘飘欲仙了。

乐清中学的老师们住白鹤寺的方丈楼，那些屋子四四方方，长、宽一丈。女生和男生们分别住东西两边的居士寮房。你们这届毕业班特别威武，竟然住进了庄严的大雄宝殿。你们的上下床铺见缝插针地和菩萨、罗汉们济济一堂，你的铺位正好在释迦牟尼右侧，佛祖盘腿而坐，双手向上平放在膝头，慈眉善目地凝视着芸芸众生。

那一晚乐清中学有场演出，得知消息的我早早地去了。我坐在大雄宝殿高高的台阶上，可以清楚地欣赏对面戏台上的唱念做打。那次演了多少节目我都忘了，只记得你演一位民兵，英姿飒爽地说说唱唱着，你是和姑娘约会去的。可是路遇一个特务分子，你和他斗智斗勇，最后把他扭送进派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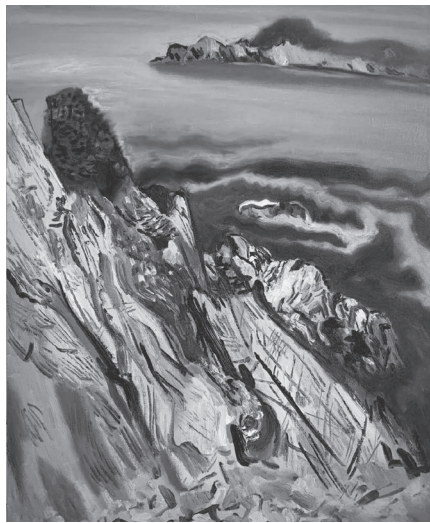


晚会结束天已很晚，没人接我回金溪外婆家。我就随你进了大雄宝殿。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各式各样的佛爷菩萨比白天更显威严，有些罗汉则有点面目狰狞。可是我一点都不胆怯，因为有你在，有英雄在。你一蹴身就上了你的上铺，我则像小猴子一样蹭蹭地爬上释迦牟尼的莲台，爬上他的膝头，最后登上了你的铺位。

你下铺的同学伸出个脑袋，不友好地冲我嚷嚷道：小丫头片子，可别尿床！我立即顶他说，你才尿床呢。平日里我有点怯懦，可那晚我底气十足，英雄的外甥女儿没理由被人小觑啊。

在你的上铺坐定之后，我好奇地伸出胳膊，把自己的小手放在释迦牟尼的大手里。那手很光滑，很细腻，似乎还带着温度；一种神奇的感觉像春潮般涌上我身。五舅，这么好的感觉是你带给我的！我多羡慕你啊，因为你一直住在这个大雄宝殿里，与佛祖天天相伴，夜夜相依啊。

有一个周末，你要带我回乡下我的家。顺公路走，得走三十五里，走小路，要翻过一座大猫（我们家乡把老虎叫大猫）岭，则只有二十七八里。你带我步行了十余里平路，就开始登山了，走着走着，我累得气喘吁吁，鞋子又卡得我脚趾很痛。我呢喃着撒娇，想让你背我一程，可是你没有，你牵着我的手，一边走一边给我讲《刘胡兰》，讲《卓



娅和舒拉的故事》，讲《古丽雅的道路》……英雄是真能鼓舞斗志的，就这么说着走着，我们俩顺利地翻过了大猫岭，奇怪的是，我的脚也不痛了。

义务兵役制实行的第一年，十六岁的你就报名参军去了。那时的你一米八的个子，脊梁笔直，五官端正，目光炯炯有神，你又机敏又能吃苦，你这样的人，哪个部队不抢着要啊。

你寄回家的第一张照片是，身穿水兵服，手执冲锋枪，帽沿下两根带子随着海风飘飘扬扬，真是帅呆了。没多久，外公就收到你的立功喜报。你们的护卫舰和敌舰在东海里遭遇，那一仗打得十分惨烈，双方都弹尽了，百多号人都壮烈牺牲了，你们的舰上只剩下一个你，而敌军尚剩下三个活的！

对方狂叫着“抓活的”往你们的舰上跳。你没有被吓倒，而是撒腿往“损管工具室”跑，你抡起一把斧子，左右开弓，只那么几下，把三个家伙全干掉了，然后你开着伤痕累累的舰艇，回到了海军码头。

那时候浙江沿海还有许多岛屿没解放，常有敌特分子潜入大陆搞破坏，暗杀革命干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你发现两个鬼鬼祟祟的黑影，扛着个沉重的麻袋快速

往海边走，正当他们共同发力荡起麻包往海里扔的时候，你大喊一声：站住！干什么的？那两个家伙慌了，扔下麻袋就跑。你上前打开袋口，伸出来的是当地农会主任的脑袋，他喘着气说：

“感谢大军救命之恩，若不是你及时赶到，我就被他们扔进海里喂鱼了！”

你的事迹广为流传，部队首长也十分看好你。那时，南京军区决定在四明山设立一个陆军侦察排，调任你为侦察排排长。你们二十多号人全都佩戴手枪，比别的军士威风得多。

你们的首要任务是挖坑道，筑工事。那些日子，你们不是在点炮开山，就是拿着钻机在轰隆隆地钻岩石。工地上总是尘土飞扬。那时候你们没有口罩，也不知道飞扬的粉尘对肺有多大的伤害。五舅，我们家的人肺活量都出奇地好，年轻的你，怎么会知道这会给你的身体埋下隐患呢？

当时福建正在建造鹰厦铁路，被开山炮惊起的一只华南虎顺着沿海的山脉惶恐北上，临近杭州湾时，被钱塘江挡住了，只得退到四明山里隐居。可是这家伙不老实，每每要到农民家偷盗鸡鸭猪羊，因此隔三差五就有受害的群众找你们诉苦，恳请你们为民除害。你们到山里搜捕了几次，无功而返。

驻地的山脚住着一对老年夫妇，他们无儿无女，养了条牛犊，打算喂大了卖钱维持生计。前些日子，他们的宝贝牛犊却被老虎拖走了，老人家哭哭啼啼地来向你报案，让你心里很不是滋味。

几天后的一晚，这老头摸黑起夜时，发现牛栏里趴着个和牛犊一般大小的东西。他欣喜若狂地回屋推醒老伴说，我们的牛犊没有被老虎吃掉，它回来了。女主人点了盏油灯出来一看，天哪，哪里是牛犊归来，那明明是老虎啊，鸠占鹊巢地睡得正香呢。吓得她把灯盏往牛栏矮墙上一摆，立即向你报案来了。

你带着战士们赶了过去。你生怕手枪命中率不高，也担心受伤的老虎凶残反扑，就命令战友们全上了牛栏对面一座小屋的房顶。凭着那微弱的灯光，你们的枪口全瞄准那只酣睡的大虫。你悄悄地命令你的战士说：我数一二三，到了“三”时，大家一齐开枪。

可是一位小战士太紧张了，当你数到“二”时，就提前打出了第一颗子弹。被激怒的老虎呼啸着向瓦房上的你们扑去，突如其来的情况让你的战友们慌了手脚，有人甚至从屋顶滚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你抬手一枪，正中老虎的血盆大口！

第二天，这巨大的新闻引得百姓们摩肩接踵而来。当地人认为虎须能避邪，就毫不客气地拔了起来，拔不到虎须的就拔几根虎毛，你们拦都拦不住。眼看一张虎皮要毁了，上头来精神来了：虎皮赠予浙江军区，虎骨泡酒送往南京军区，虎肉肢解，分送给当地百姓。一位17岁的漂亮姑娘也分得了两斤虎肉，从此爱上了23岁的打虎英雄，两年之后，她就成了我的五舅妈。

接着，你被调往南京军区政治部。五舅，你是个将才帅才。可是，有人阻碍了你前进的步伐，这人不是别人，恰恰是你的母亲，我的外婆。

外婆的脾气相当不好，我甚至没见过她的笑脸。她的坏脾气和她的小脚有关。那个年代的女孩都必须缠脚，可是外婆曾经少小的身体不那么心甘情愿地受束缚，尤其是那双脚，长得比同龄的女孩快得多。她的家长给她缠足不成，就请来专业缠脚婆，她们把外婆关进柴房，把柴门给锁死了。

缠脚婆举起一口饭碗，让它砰的一声摔在地上，然后从中找出两块认为合适的，锋口朝上，搁在外婆的脚底心，然后拿裹脚布把碗片和幼嫩的双脚死死地缠在一起，然后用木棒和鞭子赶打着外婆，让她重新学习走路。外婆痛得呼天抢地，痛得肝肠寸断，可动摇不了大人们给她缠足的决心。那破碗的锋口硌进了脚底皮肉，硌断了她的筋骨，接着伤口发炎，化脓，腐烂，黏连。外婆发高烧，说胡话，躺在柴草堆里生不如死。两个月后，被折腾得像鬼一样的她被放了出来，她的双脚成了粽子，缠脚婆宣告缠脚成功，可是外婆的脚从此不能走路了，她整天窝在床上，或者挣扎着跪起，干一个女孩应该干的活。痛苦、绝望和愤怒让她得了胃病，且日益严重。

外婆性格越来越乖戾。也许是缠足的痛苦，让她越发地重男轻女。她看所有的孙辈女孩都不顺眼，骂我们“因儿假种”，男孩是绵延家族的“种子”，女孩即使将来嫁人生子，也是别家外姓的，不能传宗接代。

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我的大舅妈二舅妈过门以后，生的清一色全是女孩，外婆整天唉声叹气，怨天尤人。日复一日，她想孙子想疯了。一个算命先生告诉她，想要有孙子，必须在自己身上下功夫。外婆问怎么下功夫？那个瞎子神情叨叨地说，你必须“自戕”。外婆问什么叫自戕？那瞎子说，你得把自己弄出点出残疾来。外婆想，她的双脚已经残了，难道还要砍掉一只手不成？

外婆足不出户，可是耳朵却没有闲着。当时村里正在评成分，评来评去，名额还差一个。那个春节外公和舅舅们都不在家，当村干部们敲锣打鼓上门慰问光荣人家时，外婆心血来潮，对那帮热情洋溢的村干部说：“把那个没人要的名额给我吧。”干部们惊呆了，说，先生姆，你们家无地无房，怎么能评？再说，郑先生思想这么进步，几个儿子又早早地参加革命，怎么能让你们家当？外婆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整天窝着，什么活也不干，靠剥削女儿、儿媳的劳动力过活，让我评上还是蛮恰当的。

于是，外婆替村干部们解决了个天大的难题。可是她的任性和荒唐，让子女们后来吃了难以想象的亏。

五舅，风风雨雨数十年，你一直受老娘身份的牵累，你的军衔也终止在营长上。我不知道你受过多少委屈，换过多少个痛苦的不眠之夜？

可是，你仍然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转业后，你是单位兢兢业业的骨干。退休后，你又在孜孜不倦地发挥余热，你组织老干部们读书、唱歌、跳舞、打门球。年过花甲的你仍旧英姿飒爽，仍旧可以笑嫣然、舞翩跹，你参加交谊舞比赛获得全市冠军；你骑着自行车忙忙碌碌为老干部办事的身影，感动了无数人，浙江卫视都播过你的光辉事迹。

今年春天，五舅大去，我深深怀念。❏

在成都草堂读诗

Article- 徐 敢 Xu Gan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我与文友楼新献在杜甫草堂兜了一圈，读了一遍刻在石上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便在诗碑旁拣了一块石头坐下。

一波接一波的游客在眼前过去，有的仅仅瞅了诗碑一眼，有的会在诗碑前伫立片刻，唯有一位胖嘟嘟的少年抚着诗碑，嘴里念念有词，转身对着父母念念叨叨，脸上漾动尴尬的神色。诗碑上是不着标点的书法，显然，他连不成句了，让我不禁想起当年语文老师站在我的面前，恨铁不成钢的模样：“背！背完它回家吃饭。”“我背，我背。”我的身子缩成一团，活像一只待宰的羔羊。“断句了，断句了，你咋这么笨？”语文老师不断用教鞭抽打着课桌，“杜工部是教师爷，你是他爹呀！”然后，一挥手：“别背了，说说它的主题思想吧！”呐，那会，我咋知道“杜老爹”这首诗是他生活处境、精神归属、柔情与韧性的真实写照。

杜甫（712——770），字子美。我敬仰的闻先生（闻一多）一直以子美称之，既不以官衔名之，亦不以“诗圣”赞之：“目下我决不敢说，这是真正的杜甫，我只说是我个人想象中的‘诗圣’。”中国是诗大国，唐朝是个诗歌勃兴的朝代，群贤毕至，唱酬应和，煞是热闹。史称“李杜”时，“天上李谪仙”（《李白》贺知章）每每在前，子美在后。闻

先生却另有想法：“上下数千年没有第二个杜甫”“李白有他的天才，没有他的人格”。闻先生是宁折不弯的性格，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刀锋尚且滔滔不绝地说话，谁能动摇他的执念呢！

我也不想去深究“谪仙人”的身世，刻进骨子里的浪漫，足以让高力士脱靴的文才，因为与本文无关。子美倒如闻先生所言：“早慧不算稀奇，早慧的诗人尤其多着。”而“子美第一次破口歌颂的，不是什么凡物”。出道前就是个“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的小诗人了。凤凰是鸟族之王，这之后，子美便常以凤凰自喻，足见胸襟之开阔。“从七八岁到弱冠期间，我们想象子美的生活，最主要的，不外作诗，作赋，读书，写擘窠大字……”（闻一多），可小小的书斋哪里禁得了杜甫的足，和他翱翔的翅膀，他下吴越，游齐赵，两次恣意地行走，假若没有“安史之乱”，凭他的诗名，结交的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农人村姑，他完全可以荡荡悠悠潇潇洒洒一路走下去的，直至老去。好在历史没有假设，不然，也就没有现今的这草堂和诗碑上的千古绝唱了。

杜甫是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冬携家带口来到成都的，那会，他居无定所，食不饱腹，至少过过一段艰困的日子，直至见到大贵人严武，才时来运转，得其资助，建草堂而安居。

严武(726——765)可不是个简单人物呢!掀开《全唐诗》,就收有他的诗呢,而且还不止一首,而是整整六首;六首诗中就有三首是与杜甫唱和或赠予杜甫的,足见其交往之深、情谊之厚了。如果他仅仅是个诗人,或许也就没有成都的这个草堂了,他还能策马驰骋挽弓射箭呢!“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严武《军城早秋》)是个文武双全坐镇成都的最高军政长官——剑南节度使呢!杜甫一到成都,他就给了杜甫一个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的名分,这虽是虚职,也没多少俸禄,好在有足够的时间让杜甫逛逛成都的名胜古迹。

不知是地理上的便利还是心灵上的契合,我和楼书记(楼新猷)——他曾当过多年的村支书,在文学圈都称呼他“楼书记”——是在游览过武侯祠后才走进草堂的。杜工部,因为他曾当过那么一个小官,后世的文人才这般称呼他,首选的目标也是武侯祠。不过,人家可不像我等如此腹空笔拙,去了一趟武侯祠,口一张,笔一挥,就留下了千古名篇《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看看,他对诸葛亮是多么地崇敬。这时,曾以“凤凰”自喻的子美,时下虽在“漂泊”中,仍不失“韧性”,有那么一点点“英雄”气概和自负呢!

草堂落成是次年的760年的春天,已有栖居之所、柔情满满的子美怎么可能不外溢诗思诗情呢!一个从七岁诗坛起步,四十年间就做了一千多首诗文的“诗圣”,哪在乎再来一首呢:“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杜甫《堂成》)这对他来说,再理所当然不过了,况且,草堂的地理、自然环境与诗人是如此地和谐和美好。

纵然历经宋、元、明、清四朝,屡毁屡建的草堂早已不是当年的草堂,纵然现代进行保护性复原的草堂也不是当年的草堂,但草堂依然是地理位置和精神内核一脉相承的草堂,草堂依然是诗中的草堂:“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

此外更何求。”虽然住的是草堂,住处毕竟在傍江的“青郊”,既有绕梁的燕子,还能不时地瞧见在水面掠来掠去的鸥鸟,伴随身边的既有妻又有儿,小日子虽不那么富裕,也总算过得去。在乱世中能觅得这么一方净土,并得到大自然的恩宠,享受人世的天伦之乐,老杜在草堂的这四年(760——765)应该是一生中一段安适而又美好的时光。

读杜诗不时会跳出“江郊”“清江”“江海”等等字眼,诗中的“江”多数指的是地理上的浣花溪。古往今来,草堂都坐落在浣花溪畔。历经千年,浣花溪水总是一如既往地傍着草堂静静地流淌。浣花溪,这名儿够亮吧!浣花溪的水先汇入府南河(锦江),最后才汇入长江。“诗圣”的名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在门前(浣花溪)泊下的“万里航船”,不是来自远远的长江就是漂浮着桃花瓣的锦江,美着哩!

杜甫是个胸怀“柴门”之人,“江村”地处成都西郊水网地带,农田、茶园、桃林、农户散落于浣花溪畔,住着渔翁、农人、僧人、隐士。杜甫在《南邻》一诗中写道:“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栗未全贫……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这位头戴乌角巾在园里种芋栗的“锦里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隐士吧!再加上他人缘不错:“邻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赊。”(《遣意》)因此时不时有人前来草堂串门。但凡客至,杜甫总会整整衣衫,别好簪子,起坐相迎:“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你来早了,我什么都没做呢,也没啥好东西待客,我还是很希望你能坐下来喝两杯呢!

草堂虽坐落于田垄桤林之间,因时有《客至》(杜诗),也就不那么冷清了。杜甫时而去“南邻北邻”人家串门,他最喜欢去的人家是黄四娘家。

黄四娘何许人也,身世、年龄、容貌等史籍中并无记载,只能研读杜诗试着画一幅她的肖像了。

杜诗《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曰:“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黄四娘家也应该坐落在浣花溪畔,与杜甫草堂相距不远,还是一户家道殷实人家,有园有花径。黄四娘应

是家中得宠的未出阁少女，至少也是个美少妇吧！她爱种花爱侍弄花草，是个极有情趣的女人，这才引得杜甫的关注，年已五十余仍像一只蝴蝶飞进这户桃源人家。至于有无更深的交往，即便再舒展想象的翅膀，也不敢再作合理范围内的想象了。

草堂接待过的绝不只“邻翁”，杜甫去串过门的也绝不只黄四娘家。与草堂有缘、与杜甫有来往的还有表弟五十五司马、县令萧实、绵竹县令韦续，尤其是“恩人”“知音”严武的来访，更让他开心不已，不仅瞧见了严武威严而有儒雅的面貌，还一眼就瞧见了他手中提着的美酒，严武算得上是草堂最为尊贵的客人了。

俗语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草堂也不是天天都是莺歌燕舞好茶加美酒的好日子，它也难免遭到风雨的摧残。那天，风似乎来得特别猛，又特别突然，它呼啸着突袭草堂，竟卷走草堂的“三重茅”，也就是屋顶吧，被掀翻的“屋顶”飞过了“江郊”，散落的茅草“挂胃长林梢”，余下的“屋顶”一转身便“沉塘坳”了。杜甫眼巴巴地看着，十二分地无奈，不禁想起在入住草堂前被叛军俘虏的日子。山河依然，春天还是春天，草木还是那么深茂，战乱却无情地摧残、践踏这一切，导致山河破碎，民众颠沛流离失所，包括自己……目睹这一切的杜甫感时及己，见到春花即泪水飞溅，听到鸟叫即胆战心惊，战火都已延续三个月了，不知家人都怎么样了，连个音讯也没有，他更为国家和人民深深地担忧，不住地挠自己的头发。最后白发越挠越少，连簪子都别不住了（见《春望》）。残酷的现实，个人茅屋为秋风所破的不幸处境，使他进一步认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作为有家国情怀的诗人，他不得不深情表达、大声疾呼：“安得大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拓展一下，杜甫要的岂止是“大厦千万间”，他渴望的是国家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啊！

在离开草堂前，我又特意去看了一下草堂，还摸了摸草堂的“三重茅”，感觉硬硬的，不知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不用说“秋风”，即便来12级台风也掀不起它了。现代草堂几经扩建已占地约300亩，有竹林、桃园、花径、池塘，更有国家级博物馆和纪念祠堂及售卖创意作品的商店。手头在翻阅的《杜诗画意》，就是在创意商店买的。

卖书的女人（她应该与“黄四娘”相仿吧），还帮我在书上盖了一个带画面的纪念章：四根柱子撑着一个三角形的茅草顶，八面通风，居中立一石碑，碑上赫然写着“少陵草堂”四个字。杜甫常以“少陵野老”自称，著有《杜少陵集》，“少陵”二字源自他对居住地——长安城南少陵原的眷恋吧！心想，假若唐代草堂真这么小，哪容得下“少陵”会客、下棋、吟诗；假若“少陵”成了“量子”，经时光隧道回到草堂，草堂早已不在诗中的“北郊”，而在成都闹市处了。其繁华程度早已超越了盛唐，飞行器替代了舟楫，光义乌至成都的航班一天就有三班，他会不会迷路，身临其境，会不会又写出什么金光四射的传世之作？

在杜甫栖居草堂的五年间，称得上因惺惺相惜而深交的“恩人”加“知音”的好友只有一位，就是威武而又儒雅的严武了。在唱和之作《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中，杜甫借西汉谏臣汲黯和战国不老名将廉颇赞颂严武：“汲黯匡君初，廉颇出将领。直词才不世，雄略大如神。政简移风速，诗清立意新。”严武既忠诚又有杰出武功，还有“诗清立意新”的文才，然，大不幸的是这位被“诗圣”看好的官员诗人年不足四十就早早去世了。

在严武于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夏天去世后，杜甫便于同年的5月相继离开了草堂。离去的原因一说是因为失去了严武的庇护。但当代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却有不同看法，说杜甫离开草堂是为赴京出任朝廷授予的“检校工部员外郎”实职。这倒也不无道理，杜甫向来忧国忧民，一心一意如闻先生所言：“子美始终要‘致君尧舜上’。”细思却又不尽然，奉诏赴京就职理应快马加鞭才是，杜甫缘何要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呢？他是携家眷在浣花溪乘舟出发的，经锦江而入岷江，至长江东下，途中，还曾在奉节一地逗留了一年多，然后才乘舟去了湘江，游览了洞庭湖后，进入汨罗江，病死在一叶小舟中……杜甫一生都与舟楫相伴，只在草堂泊了四年，严武若泉下有知，不知会如何潸然泪下、悲愤唱和。

援建草堂的严武去了，睹物思人，杜甫难免有不尽的伤感，因此我猜测杜甫大半是因伤感而离开草堂的。

杜甫离开了草堂，离开了朝夕相伴的诗中的“江村”。黄四娘，一个年轻、美丽而又雅致的普通女性，却因诗而永生。■

味觉里的第二故乡

Article- 李虹 Li Hong

暮色四合时分，我总想起牧屿的炊烟。灰白色的烟从外婆家的烟囱里逸出，携着粥的清香，穿过金清港上的薄雾，缠绕在乌桕树的枝头。那时我不知道，这缕炊烟会在我记忆里萦绕四十多年，成为打开这第二故乡的密钥。

母亲的抉择总是带着那个年代的印记。1975年，父亲尚在广东省新宁县某空军地勤部队服役，而母亲则在老家务农。她实在无法兼顾土地和孩子，只能强忍不舍，把刚满周岁没几天的我裹在蓝印花土布里送到牧屿，交给外婆照顾。据说，我是外婆用粥汤和米糊喂大的，所以从小，邻居们逗我时，就笑着叫我“外婆囡”。在遥远的幼年记忆里，似乎只有过年，母亲才会带着一套新衣裳，来外婆家接我，但我好像并不太愿意跟她回家，所以小时候过年，我基本也是在外婆家度过的。

牧屿的清晨是从鸡鸣犬吠开始的。天还蒙蒙亮，有时候石磨声就从堂屋边的库房传来，那是外婆在推磨。玉米粒在石磨间碎裂的声音，像雨打芭蕉般清脆。磨好的玉米面在陶盆里静置片刻，便会混入锅中大米，慢慢化作金黄色的粥。粥在铁锅里咕嘟冒泡时，外婆会拿一把大铁勺，反复绕圈搅动，使其受热均匀，也避免煮糊，此刻，满屋都弥漫着食物特有的香气。

两大碗玉米粥为外公注入能量，他总是天光微启就下地。他的斗笠上仿佛永远沾着雾气，草鞋底总是嵌着新泥。我常蹲在田埂上看他插秧，那双沟壑纵横的古铜色大手在水田里上下翻飞，秧苗便整齐地站成诗行。水稻扬花的季节，外公会站在田地边，满意地扫视这一片绿色在微风里轻轻起伏，仿佛在看着一群亲手哺育的孩子。



真正的魔法发生在灶台间。外婆像个炼金术士，总是能从窘迫的日子里提炼出甜蜜。在食物匮乏的年代，我们三餐很少吃白米饭，而是喝粥。哪怕喝粥，也并不完全是白米粥，而是红薯粥、玉米粥、萝卜粥等。下饭菜也往往是自制的，比如腌菜、萝卜干、辣包菜、酸芋头秆等。但外婆，总是把每一种粥都熬得香甜黏稠，把每一种自制下饭菜都做得酸辣脆爽。

冬天，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一些腊肉，哪怕再穷的人家也是如此。外婆就会去菜市，专挑半肥半瘦的几刀五花肉，买回家用盐腌制一日，然后拿到户外晒干或风干。接着它们便会被挂在房梁上或廊檐下，只待过年才请下来享用。腊肉悬在空中，像一枚枚琥珀色的月亮，闪着诱人的光泽。但每当我又瘦又黄的小脸让外婆揪心时，她就会搬来竹梯上梁。切腊肉的动作极快，刀锋划过，脂香四溢。饭点时，两片透明的肉片便会埋在我的碗底，像藏在泥土里的宝藏。

“去门口吃。”外婆眨眨眼，眼角的细纹里藏着整个童年的秘密。我坐在门槛上，小心地扒着粥米，直到遇见那两片腊肉。阳光正好穿过大门，照得肉片晶莹如玉。我

总是小口小口地吃，让咸香的油脂在唇齿间停留得久一些，再久一些。

夏天来临的时候，金清港就成了我们的粮仓。外婆的淘棚是一根长长的粗竹竿加上竹竿末端的淘网构成。那淘网其实是厚竹片经高温烘烤弯出弧度，再用铁丝箍紧，然后在边缘绑上一圈网兜而成。

淘棚沉甸甸地压在她瘦削的肩上，一老一小就这样手牵着手沿着金清港的河岸走着。河水清澈见底，水草像绿色的绸带摇曳其间。水浅的地方，能清晰看见螺蛳吸附在石块上、河床上，像褐色的星星。

外婆举起淘棚，放入河中，她压着淘网，擦着河床，一点点把淘棚往下伸展，仿佛在挖宝。直到竹竿使尽，她才用力往上一提，把淘棚往回收，最后把淘网里的东西倒在岸边空地上。此刻，你会看到螺蛳、河蚌，甚至小螃蟹和小鱼。外婆会教我辨认：“这些青黑色、壳子薄的螺蛳，肉质最嫩。”

最妙的则是炒螺蛳的仪式。外婆系上粗布围裙，灶火映红她因劳作而微黑的脸颊。菜籽油入锅的刹那，整个厨房都醒了。姜丝、蒜片、辣椒段在热油里爆香，那声音像春节的鞭炮般喜庆。螺蛳下锅时，“刺啦”一声，白汽腾空而起，模糊了外婆含笑的眼睛。

我的专属小碗里，总是会多放一勺汤汁。红椒黄姜白玉蒜，青葱如舟载乡愁。我用竹签挑出螺肉，先在汤汁里蘸一下，然后迫不及待送入口中。河鲜的甜、辣子的烈、姜蒜的辛在舌尖起舞，那是牧屿夏天最生动的模样。

河蚌的滋味又是另一种馈赠。外婆剖蚌的手势极美，刀尖沿着两扇蚌壳结合的尾端稍稍用力一划，紧闭的蚌壳就会松开。而后她用刀子打开两扇蚌壳，肥嫩的蚌肉便露了出来。然后蚌肉被切成片，再佐以辣子姜蒜，撒上料酒酱油，大火爆炒。那一刻，酒香混着蚌肉的鲜嫩，魔术般变幻出一种地标性的外婆独家美食。那种味道，只要一想起来，至今舌根都能依旧生津。

外公的钓鱼竿是紫竹做的，节节分明，柔韧有力。他钓鱼时常带着我，却不许我说话，也不许我闹出动静。“鱼听得懂人话，也猜得出你想干什么，你会吓跑它们的。”他笑着说。

后来，为了让我消遣无聊，外公也给我做了一根小钓

竿，他把一根细头小别针弯折，末端用尼龙线穿起来，系在竹竿末梢，然后往别针弯钩上穿半条蚯蚓，就把钓竿递给我，让我去垂钓了。我老老实实待在离他三米的地方，钓了半天，一无所获，毕竟，那个弯钩没有倒刺，只是那时还小，以为纯粹是我自己的技术问题和运气因素。

外公垂钓时，会眯着眼看浮标，竹根烟斗里的火星明灭不定。当浮标突然下沉，外公手腕一抖，一尾跳跃的鱼便腾空而起，鱼鳞在阳光下闪出银光。竹竿甩起来，划过优美的弧度，随后，木桶里便多了一条鱼。那些鱼在小小的空间里扑腾起水花，溅湿我欢呼的嘴角。

那晚的餐桌上，不必说，一定会有一大盆红烧鱼，也一定会有满屋子的说话声和欢笑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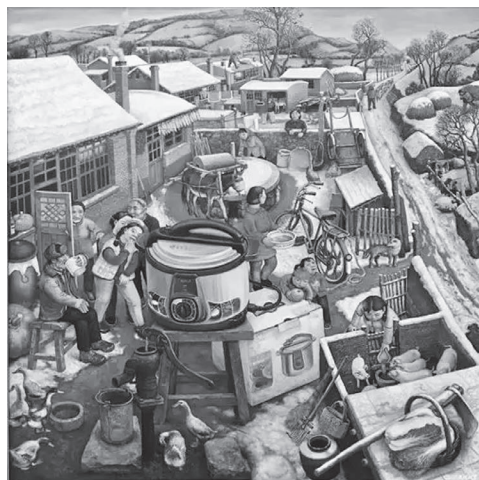
田间河边的野菜是大地馈赠的食材，外婆教我一一认识它们：马齿苋、车前草、荠菜、野葱、水芹菜……同时交代我：“采马齿苋时总要掐最嫩的心；摘荠菜要挑开白花的；车前草雨后来采最好，叶子又肥又绿的；……”

夏秋阴雨连绵时节，我们还会在地头看到成片生长的地耳，深绿深绿的，藏在草丛里、树根旁。采来养在盆子里，滤去泥沙，清洗干净后捞起，放点油盐素炒，它们入口滑嫩，可口极了。

苕蓿则是当地春季常见的桌上美食，人们只摘取它们鲜嫩的部分，素炒、炒肉丝、放点虾干做汤，或者炒米粉等，烹饪方式多样。而苕蓿炒年糕尤其受我们的青睐。新摘的苕蓿嫩得能掐出水，年糕切成小条，用猪油炒得晶莹剔透。绿白相间的一盘，盛在青花瓷盘里，像把江南的春天端上了桌。

那时的金清港，担负着多种使命：饮用、灌溉、洗涤，不止如此，还是人们的泳池和天然澡堂。它日夜流淌，像时间的具象。女人们在河边浣衣，棒槌声此起彼伏；孩子们光屁股跳水，溅起笑声如珠；男人们挑水灌溉，扁担吱呀呀地唱。这条河供养着牧屿，也供养着我贫瘠而丰盛的童年。

长大后，我走过很多地方，吃过北京烤鸭、四川麻辣火锅、陕西羊肉泡馍、云南过桥米线等，甚至，我还品尝过米其林星级餐厅的料理和异国他乡的珍馐，但舌根记忆的深处，永远留着牧屿的味道。那由螺蛳的辣、河蚌的鲜、腊肉的香、野菜的嫩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叫作故乡。



去年秋天回牧屿——我的第二故乡，外婆的坟头已经长满青草。临别时，我去老屋门槛坐了很久。阳光越过门槛，斜照进堂屋，仿佛又看见那个瘦小的女孩，正小心翼翼地扒着碗底的腊肉。忽然明白，外婆塞进我碗里的不只是肉片，而是足以照亮一生岁月的光和温暖。

所谓乡愁，不过是一碗粥的温度、一片腊肉的咸香、一个眼神的默契、一朵笑容的温度。所有离散与归来，所有沧桑与坚守，最终都化作味觉里的故乡。它在舌根深处生根发芽，长成一棵永不凋零的树，深植在记忆深处。❏

海上有座鸡冠山

Article- 叶青 Ye Qing

假如你伫立于东海鸡冠山，不妨闭目凝神，聆听亿万年前发自地壳深处的低吟。太平洋板块在冲撞与挤压中战栗、塌陷，大地裂开一道深长的伤口。浩荡而咸涩的海水从天际漫卷而来，淹过尚有余温的岩床，一片幽深的蓝，将那道创痕缓缓抚平——这便是东海诞生的阵痛。

若你再贴近水面细听，会发觉地底深处，有一缕精魂正沿着旧日的伤疤顽强攀升。它像一只刺破黎明的雄鸡，那火红的鸡冠正在晨风中傲然抖落浪花。

鸡冠山在这无边的咸涩与蔚蓝中默默生长。它看尽日升月落、潮来潮落，日益凝固成一道坚硬的脊梁。它形如雄鸡高冠，嵌于披山洋西北内侧，昔日曾被称作“鸡脐山”“蛇山”“虎叉山”，直至清雍正年间才以“鸡冠山”之名，正式镌刻进玉环厅的疆域图志，成为东海版图上一枚鲜明的胎记。

这座岛屿虽陆域不足 1.6 平方公里，最高峰鸡公峰海拔也仅 91.1 米，却山峦起伏，多临

海陡崖。岛民依崖筑屋，户户由蜿蜒的石级相连，宛如悬于海天之间的秘境。

我未见其岛，先闻其名。彼时的鸡冠山已正式设立行政建制，定名“鸡山乡”。这块偏居东海一隅的弹丸之地，每平方公里竟聚居近五千人，称得上地僻民稠。

四十多年前，小霞从鸡山考入坎门中学，成了我的同班同学。海岛与陆地之间，风高浪急是常事，渡船动辄停航，小霞一学期才回一趟家。

年少的我满心羡慕住校生的生活，常常放学后赖在她们的寝室，看她们打饭说笑。小霞的家人常从岛上捎来新鲜的鱼干，铝饭盒一打开，满室都是海风裹着的鲜香。见我满眼艳羡，小霞同我讲起家乡的情景：“我们岛上人，都挽着竹篮去码头买菜，站在岸边，就能望见伏在海面的老鼠山，两山夹峙，形成船只通行水道，是天然山门，渔船一入山门，家家户户都能瞧见归帆。”

她家住在岛上最高处，也是离码头最远

的地方。她说,小时候只要看见船队驶入山门,她便会噤噤地顺着石级跑下去,直奔码头。刚上岸的黄鱼,嘴巴一张一合,还会时不时地“咕咕”叫两声;海蜇是活的,半透明的裙摆伴着呼吸在竹篮里起伏;螃蟹张牙舞爪地挣扎,总想爬出竹筐,却又在中途滑落;白灯虾通体透亮,晃得刺眼……丰收时节,各种贝类在码头堆成小山,人声、浪声与渔获的鲜活气息搅在一起,满港都是热热闹闹的烟火气。

唯有鸟儿,才知天空的辽阔。小霞就像一只从鸡山乡飞出来的白鹭,把海岛的鲜活与温热,一一衔进我的少年时光,也让我第一次对那座远在海上的小岛,产生了无尽的遐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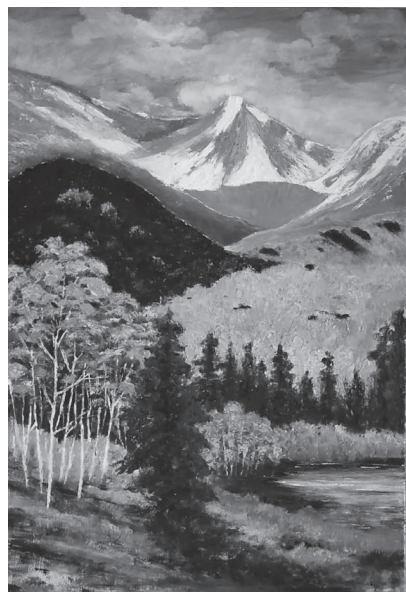
小霞口中的盛景,从来不是虚妄的回想,而是刻在海岛岁月里的日常。《玉环县志》记载,清乾隆十九年(1754),福建长乐居民迁居鸡山岛“火叉口”,带来了“乍鱼罾”的捕捞技法,自此海蜇、红虾、脊尾白虾、章鱼,便成了岛上人世代依存的生计,跟着潮汐起落,岁岁年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浙江省西湖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曾专程登岛,采集幽灵水母、海豆芽等海洋标本,足以见证这片海域的丰饶与生机。而小霞的童年,恰好赶上了岛上渔获鼎盛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些鲜活的画面,都是刻在岁月里的真实。

小霞从卫校毕业后,如白鹭翩跹,飞回到鸡山,成为乡卫生院的一名“白衣天使”。她住在一座爬满藤蔓的石砌院落里,每日清晨,从山顶出发,穿过成片的番薯地与油菜花田,沿着石级蜿蜒下行,去卫生院上班。她要为当地居民看病,为返航的渔民开药方、打补针,还要为即将远航的渔船备好急救药包,常集医护于一身。在一个风浪大作、渡船无法出岛的夜晚,小霞临时接手了接生的跨专业医务,凭借扎实的医学功底,顺利完成接生,她更像是守护整座小岛的“全科医生”。

那时的鸡山,不缺外来的知识分子,许多大中专毕业生来岛上教书育人,守护住了一方海岛的书香。

没有电灯、没有电视的夜晚,岛民们自有消遣方式,拉琴吹笛、唱曲闲谈,悠扬的乐声绕过石墙,与窗外的海浪声相伴,温柔又安宁。小岛虽小,却先后办起了幼儿园、小学、中学,甚至一度开设高中部,琅琅书声漫过山海。



我的忘年交林老师,曾在鸡山乡教高中语文,他总打趣我:“不如来鸡山教书吧,这可是座藏在海里的浪漫小岛,夜里一定会有年轻小伙在你窗下,抱着吉他、伴着海浪,弹唱那首神秘的耶利亚……”那时,童安格创作的《耶利亚女郎》正风靡一时,我相信那歌声一定飘在星光里,飘在海岛的风里,飘在远离尘嚣的安宁里,滋养着每一个丰富的灵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百米长的挡浪坝在鸡山港区拔地而起,如一道坚实的海上屏障,将汹涌的海浪阻隔。狭小的港区得以拓展,在这寸土寸金的小岛上,硬生生辟出一片安稳天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海底电缆如同蓝色的血脉,跨越层层海浪,将电流送到岛上的每一户人家。电灯亮起的那一刻,照亮的不只是依山而建的石屋,更点亮了岛民们走向广阔世界的希望。

两年前的一个晴日,我登上驶往鸡山的渡轮,突突的马达声劈开碧蓝的海水,那座藏在记忆里的小岛,如一轴缓缓舒展的画卷,慢慢在眼前变得清晰。

石屋层层叠叠地铺展在山势之中,从海岸一直延伸至山顶。墙面被染成了明黄、浅蓝、淡粉等颜色,像是海风打翻了画家的调色盘,将斑斓色彩肆意泼洒在山海之

间。晴空下，排排石屋恍若悬浮在海上的殿宇，真不负“海上布达拉宫”的美名。

走近码头，防浪堤尽头的金鸡雕塑昂首挺立、振翅欲飞，格外醒目，地面上的3D海洋彩绘栩栩如生，鲑鱼似在脚下游弋，虾蟹仿佛就在指尖横行，一步踏入，便像闯进了绚丽的海上童话王国。

沿着石级缓步上行，穿行在曲折的窄巷之中，毛石垒砌的古朴石墙坚固厚实，如今成了浪漫短句的栖身之处。“身在高处，面向云端”，一句浅淡的诗，引着我登上鸡公山顶。

站在山顶，远眺茫茫东海，俯瞰周遭岛屿，环视鸡公山灯塔下的帐篷营地和苍翠的朴树公园，我读懂了方才墙上那句“一半烟火人间，一半山川石海”的深意——古老石村的温润与厚重尚在，潮流与风尚又在此悄然交汇。

渔村的容颜里，糅进了新潮的浪漫。面朝万顷碧波的闲置老石屋被精心改造成海屿岛咖啡书吧，是鸡山岛上集阅读、咖啡、文创于一体的滨海文艺空间，成为旅人安放心绪的好去处；在礁石旁的书吧，一杯咖啡置于窗前，手捧书卷静读时，耳畔是海浪低吟，眼前是海水的澄澈与文字的温润，惬意与安然漫溢心间。理想村的忘忧餐厅里，透过玻璃窗，可见老渔民在近海缓缓收网，动作娴熟自如，那一网欢腾里，一定有最鲜脆的叽咕和白虾；在礁石旁的海屿岛书店，无论海岛的模样如何变换，那股最厚重、最戳人的气息，始终未曾消散——那是弥漫在街巷里，挥之不去的鱼鲞鲜香。

海鲜一条街上，成千上万条鳗鱼、小黄鱼、带鱼、鲑鱼，或是整齐悬在支架下，或是平铺在宽大的竹匾上，在晴空下接受阳光与海风的双重洗礼。

一位翻晒鳗鲞的老伯，脸上的皱纹深深浅浅，如同岛上历经风雨侵蚀的岩石，布满了岁月的痕迹。他熟练地调整着鱼身的角度，让每一寸鱼体都吸饱阳光与海风。

这门晒鲞的手艺，缘起于祖辈为了存粮、避免渔获浪费的朴实愿望，在父辈苦心的经营下，一步步打响了“鸡山鱼鲞”的名气。如今，古老的晒场旁架起了摄像机，镜头里，有喧嚣的世界，也有一双双布满老茧的手日复一日的坚守，更有幕天席地的鱼鲞各自优美的身姿。鸡山鱼鲞，凭借着无形的网络，走向更远的餐桌。

暮色慢慢四合，“海上布达拉宫”亮起了璀璨的灯火，与天上的繁星、海面的渔火交相辉映，连成一片。这是这片土地，在岁月长河中，为自己点亮的的不灭的灯塔。山顶，那些星星般散落着的白色帐篷里，入夜之后，不知有多少人在仰望星空。脚下，以世界极限马拉松冠军陈盆滨命名的环岛越野跑道——盆滨赛道，在夜色中静静延伸，一头连着海岛古老的潮汐与过往，一头连着当代的活力与新潮。

鸡山，既守着渔村最原始的气韵，海风轻拂、石屋错落、鱼香萦绕，岁岁年年，从未改变；又跟着时代的节拍，焕发全新模样，新潮时尚、安逸自在、充满生机。它不只是一座以“虾米之乡”闻名的纯渔业小岛，而是既能安放疲惫灵魂，让人安卧于海风星空之下，又能慰藉味蕾，让人沉醉于千年渔港鲜香的海上归所。

渡轮鸣响离岛的汽笛，我回头望向这座彩色的小岛，忽然想起小霞年少时说的话：“小时候一看见船驶进了老鼠山山门，我就噤噤噤地往下跑。”

那时的她，跑向的是满舱鲜活的鱼虾，是归帆片片的渔港；而如今的人们，奔赴的是这座古老渔乡的新生与蜕变，奔赴的是关于生活、关于坚守、关于大海的味道。

海风依旧温柔，涛声依旧绵长。鸡冠山依然静卧在碧波之上，守着每一轮日出，守着每一叶归帆，守着那缕缕生活的鲜香。它更像一根被海水浸润了万年的竹笋，正在拔节。■

半架浮生

Article- 郑 帆 Zheng Fan

周末回老家，我喜欢一个人到老城区的里弄小巷走一走，旧巷子像一张被岁月揉皱的老地图，每一条都通向过往。

一天下午我逛进一条小巷里，两边的老式居民楼的墙面已经有些斑驳，外墙的水泥剥落处露出里层的青砖。狭窄的巷子往来行人很少，我能听见鞋底踩着路面发出沙沙的声响。偶尔有一只花猫从墙头跃下来，“喵”地叫一声，便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某个角落。

巷子拐角处，立着一块已经用过很多年的旧黑板，黑板的木框漆面可能常年风吹雨打，有些开裂，上面写着“半山书屋”四个粉笔字，我好奇地停下脚步。

门是老式木门，门楣上挂着一只黄铜铃铛，铃身已经氧化成暗沉的古铜色。柜台旁的一把旧藤椅上坐着一位老人，他膝盖上放着一本书，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眼镜。他正聚精会神地低着头看书。

推门进去时，铜铃“叮铃”一声脆响，他慢

慢地抬起头来，在厚厚的镜片后面看我一眼，先是一愣，随即点下头算是打过招呼，然后又低下头去看他的书。

“王老师，这店是您开的？”我一眼就认出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师右眉中间有一颗乌黑发亮的痣，大约有黄豆大小，像一颗嵌进皮肤里的墨珠。听老一辈人说这叫作“草里藏珠”，长这种痣的人聪明伶俐、反应灵敏。三十多年过去了，他眼角长了像扇面一样散开的细密纹路。嘴角两侧各有一道往下的弧线，像是用笔描过。额头上有三道深深的抬头纹，但是那双眼睛仍旧很有神，目光沉静而有光泽，犹如一泓清泉。

我读初中时就认识他。那时他才三十出头的样子，是隔壁班的语文老师。每次在学校走廊上碰到王老师的时候，我都主动地向他问好——其实不止是我，班上好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都爱往他身边凑，他上课时常用手指在空中比画着字形，眼里闪着兴奋的光。可

惜后来听说他辞职了,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关于他的传言很多,有人说他去了很远的地方,有人说他开公司,也有人说他过得并不如意。

前几年的同学会有人提到过王老师。当年的王老师自视甚高,在学校里经常顶撞领导、得罪同事。据说有次校长批评他上课内容太深,不适合普通班的学生,他当场站起来反驳,与校长吵架,摔门而去。

那时年少轻狂、意气风发的他,决定辞职下海经商。他有一位同班同学在一家工厂做销售工作,手里有一些固定的客户资源,觉得给老板打工挣得很少,也不想干了。两人凑巧在小饭店喝闷酒时碰在一起,酒酣耳热之时,一拍即合,准备合伙开一家电器开关厂。他们把各自攒下的积蓄全部投进去,又从亲戚那里借钱,买了几台机器就办起工厂。但是两个人之前都没有过生产管理的经验。生产出的产品次品很多,原本答应订货的老客户纷纷退单,仓库里的产品成堆。最后工厂倒闭,还欠下几十万的债务。他只好又去其他公司应聘做销售,卖过酒水、推销过保险,在外奔波二十多年。

现在的王老师大概六十岁左右,他已经不怎么记得我,听我报了名字之后,他眯着眼想了会儿。当我告诉他我是校刊《旋风报》的小主编之后,他才对我有了一点印象——他“哦”了一声,眉间那颗痣微微向上一挑,说:“我记起来了,那时你们每期都贴在教学楼走廊的布告栏上。”我学生时代就喜欢文学,听说他是个很有才华的老师,平时喜欢写点散文、随笔之类的,有些还登在报纸副刊上。我对他产生钦佩之情,甚至曾经想过,如果由他来教我们班语文那就更好了。

“日子过得真快……”王老师感叹道,他说自己年纪大了,销售也跑不动了,膝盖有骨刺,站久了就疼,弯腰搬货更是吃力。想起自己一直喜欢读书藏书,就有了开书店的想法。年轻的时候工资不高,每个月都要省下钱来买书,开这家书店一方面是为了找事情做,补贴家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很喜欢书。把家里多年收藏的书搬出来,又四处搜集,三年前开了这家书店。

“把旧书扔了,卖给收废品的,其实卖不了多少钱。”他喝了一口茶,然后慢慢地说。“但是在懂书的人看来,旧书也是宝贝。”

店里卖的书有百分之八十都是旧书,来源很杂,有街坊邻居清理旧物时送来的,也有老主顾搬家时割爱给的,还有从废品站、旧货市场上重新淘回来的。他说有次在废品站看到一蛇皮袋的书,打开来全是80年代的外国文学译本,品相还不错。他就跟收废品的老头商量,用比废纸高一点的价格全部买下,拿回来一本本擦干净摆进书架。

书店很小,但书却堆得满满当当的,四周都是将近顶到天花板的书架,中间只能容下一个人侧身走过。我站起来看了看这家被书淹没的小店,说:“现在来买书、看书的人应该不会很多吧?”

“是不多的,”王老师把老花镜摘下来,用衣角擦了擦镜片,又重新架回鼻梁上,“现在人人都有一部手机,在刷抖音、看短剧,地铁上、饭桌上,手机寸步不离。喜欢看书的人大多在有空的时候看电子书或者听书。能够安静地捧着一本厚厚的纸质书读的人,已经很少了……”他对我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如同书页上的折痕,藏着看透世事的平和。

“书店名为什么叫‘半山书屋’?”我有些好奇。

“哈哈,‘半山听雨,半生读书’的意思呗。”他笑了,那笑声听起来低沉却敞亮,像一只老钟被轻轻敲响。“一辈子爬了半座山就停住了,没到山顶,也没退回山脚,就停在半山腰上。在半山腰也有半山腰的风景。”他说着端起茶杯喝了口茶,然后放下,杯底在桌面上碰出轻轻的一声响。

我蹲在两排高高的木书架之间,目光从左到右扫过那些书脊,有的书页已经酥脆了,边角还有虫蛀的小洞,但书保存得干干净净。内页上还有铅笔写下的批注,字迹细瘦而工整。

他用一把小刷子仔细地清理书上的灰尘,一边不慌不忙地跟我聊天:“有空的时候可以来看看,书和人一样是有缘分的,看到合适的就买下,没有合适的也没关系,慢慢看。”他的语气很缓慢。

从那以后,周末只要有闲暇时间我就会去书店。有的时候买一本书,有的时候什么也不买,只是去坐一会儿,看他修书,或者听他随口讲某本书里的故事。他还是话不多,大多数时候我们就那么沉默地坐着,他看书,我

也看书。但是在我要走的时候，他会不经意地说：“上次买的那本书读完了吗？经常来坐坐啊。”

我也非常喜欢书，从少年时代到现在，积攒上千册书。虽然后来结婚生子，由于工作的缘故，也搬过很多次家，有很多书仍然一直跟着我。每次搬家最重的都是书，搬家的工人抱怨书多叫我处理掉一些，可我舍不得。

于是我也开始整理自己的书架。人生的不同阶段所需要的书籍也不相同。整理的过程很慢，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自己又看到过去的自己。三十多年前的春天我读过《平凡的世界》。高中毕业后父亲中风偏瘫，家里欠债，为了生存，我去制笔厂做临时工，手指沾上化工的胶水，过敏起了水泡。晚上下班回来之后，把书放在枕头边上阅读。有一次我被组长当众骂了一顿，说我的活干得太慢拖全组的进度，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我蹲在堆放半成品的角落把脸埋进臂弯里，肩膀一耸一耸地抖。想到书中的主人公孙少平处境比我艰难，在煤矿上挖煤，仍然坚持在窑洞中用煤油灯读书。我比他幸运，家里还有一盏几瓦的电灯泡，我赶紧抹掉眼泪。其实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好的书籍如同知心朋友，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人以另一种方式活过、苦过，也坚持过。

我年轻的时候工作拼命，手机里都是各种待办事项，日历上密密麻麻标着会议、出差事项，焦虑、担忧、恐惧……半夜醒来常常盯着天花板，盘点哪些任务还没有完成，越想越清醒，经常失眠。回首往事，奋斗过、努力过就足够。现在除了让渐渐老去的身體和灵魂互相安慰之外，其他的已不再那么重要。

一年前从繁忙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我整个人都不太适应，心里空荡荡的，仿佛丢了魂似的。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看看工作群，后来才想起那些群已经退出了。先生去上班了，孩子在外读研究生，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冰箱压缩机的嗡嗡声。于是便想到要找一个地方消磨时光，充实往后余生。

那天店里没有人，他给我泡了一壶茶，让我坐下来喝。他说这是师母自己做的桂花红茶，泡出来的茶汤金黄透亮，桂花的甜香和红茶的醇厚融在一起，抿一口，浑身都松弛下来。

他说这一生中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师母，始终默默地支持着他、理解他、鼓励他。他办厂亏钱的那些年，家里拮据到过年买肉都要盘算再三，师母没有埋怨过半句，只是多接些手工活回家做，每件挣几分钱，一做就到半夜。

由于生活不如意，他时常发脾气，吸烟饮酒，糟践自己的身体。到这个年纪才感悟到，人生短短几十年，何必自寻烦恼呢？现在只希望身体健康，能在剩下的日子里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便已满足。开书店之后，虽然没有赚到钱，但是身体确实好很多。

从书店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我慢慢地往回走。经过卖烧饼的小摊时，买了两个刚出炉的烧饼，装在纸袋里。到家的时候，先生正在厨房背对着切菜，我把烧饼给他递过去，他咬一口说：“还热乎呢。”我说：“刚出炉的，记得你也很喜欢吃，带两个回来。”他笑了，两人炒了几个清淡的小菜，煮了一点小米粥，饭菜简单却吃得舒坦。

王老师旧书店的那扇木门每天早上都会按时打开，他也会坐在那个位置上，等待哪个有缘人走进书店。而我也经常去。❏

漫游者（组诗）

Article- 张小末 Zhang Xiaomo

洛伽寺兼寄

漂浮已久。这或许是另一个你
我们的另一生
在礁石的丛林间穿梭
粗粝的贝类吐出柔软之舌

看过的海，曾赞叹的风景
蓝色的水域里暗藏着
绚丽的荧光
在风暴来临之前——

悬浮。一个被想象已久的幻境
颓然还是欢愉？而陈旧的肉体
在脱壳而去的梦里
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如同此刻，我们谈论着一个
陌生的地理名称
但海风如此熟悉
潮湿的气息瞬间抵达了我

开元寺访古见妙音鸟有感

古榕、古桑，刚结出的樱桃
开元寺内，让人恍惚于时间深处的
是新鲜而古老的植物

东西双塔遥遥相望。妙音鸟
盘旋于殿宇高处
手持乐器，翩然而舞——

白天与黑夜，它们化身于
截然不同的羽翼：大鹏鸟和蝙蝠
传递天籁、真理和至美之音

人首与鸟身。
那些完美的面孔，轻盈的姿态
相融在这停滞的光线里

殿宇之下，信徒虔诚：
“要彼此成全”
古菩提树新绿正浓——

西景山饮酒记

后来，阳光渐渐倾斜
我们饮酒的速度快过了语言
山风正越过群山而来
我们身后，白色的建筑物
长久地保持着缄默
佩索阿的画像悬于窗户中间
“谁曾是那个我？”
杯中液体颜色各异，而此刻饮酒的人啊
是——
拥抱着感叹时间流逝的我
观赏云顶星空的我
炉火旁谈论一首诗的我
纷纷致意：在群山之心
旧居被构建为桃源之地
此刻，将来自于冬日的雨水和砂砾
——隔绝于外

为洛阳桥上半途返回而作

但夏日，过早地笼罩了我

踏上这座桥，从北至南
又或者从南至北
或许并不重要。我们要去的终点
如山水迢遥——

石雕的扶栏、狮子，七亭九塔
武士们威武的造像
一座静默的石桥伫立了近千年
在我之前，无数人已来过
在我之后，还有什么呢？
三两艘已搁浅的木船
无数牡蛎的遗迹附着于桥墩之上
令人惊叹的技艺。数段往事

也终将成为我们的遗迹

这突然而至的炎热和骤雨
恍如另一个人的召唤
去吧，去这风景里
寄居者，在陌生地半途而返

荒原，或梦境

到处都是风。
从迷雾中呼啸而来
穿过英格兰北部的荒原之后
穿越了我们的身体
我常常这样凝望——
在世界平静之时，沉默的残余
试图脱离又靠近
摩天轮耸立于废弃的草地上
最小的风正在努力推开一道窄门
一个过于鲜艳的时代
我羞于承认：肉体逐渐衰败
我们面目模糊

东阳东

一个地名。一件装置艺术品
光线透过竹林
来自大地之手的构建
春日馈赠于你我——

出走、回归
穿蓝印花布缝制的衣裙
盖荷花被，用身体里的隐秘信息
寻觅桃源之地

仿佛行走其中的七只羊

“四食草间，一羊沉思，二羊赏花”

春山新绿，紫藤漫山

而不知名字的鸟雀正啼于林中

在东阳东。我愿成为一名农妇

勤勉劳作，栖于乡野

在溪水的响动里，在梦的波纹里

重新找到自己

漫游者

我试图抵达——

1

在多久之后？

再次看到蓝色的海

在城市的临近处

波浪暂时按住了汹涌的念头

现在，她平静得像一面镜子

秘密的波纹宛如指针

静静地指向某个远方

2

深潜。鱼群斑斓

阳光透过水面，巨大的白色珊瑚

和海星，海草散开的长发

屏住呼吸。我们用最自由的姿态

漫游。离去又回来

塞壬的歌声回荡在海面上

忘了吧，忘了吧

远去的奥德修斯

海鸟正发出欢快的叫声

3

静止的星辰

落满锈迹的煤油灯、发电机、雾钟

七座灯塔古老的呼吸——

燃烧，在每一个动荡的夜晚

云层低悬，积攒着雨水和闪电

而我们体内有太多灰烬

在此刻，沉默着

沉默着等待另一场风暴

4

漫游。我们在一个滨海小城

偶遇的热带植物，奇异的果实

曾给予我们饱满的汁液

枕边人，他在夜晚的深海里

发出陌生的鼾声

那无法辨认出的名字

困于此却未被驯服

5

漫游。这最美的海岸线

风车在风里旋转

粉色晚霞与心形指针

我收藏这些，人们制造的美

这些年曾抵达的海域

日复一日。像一座固执的岛屿

黎明的光线抵达之前

一头鲸，发出了深蓝色的呓语……

乡居的日子，是流动的云（组诗）

Article- 缪佳祎 Miao Jiayi

一池荷花

这个夏天，拥有了一池荷花
田田的荷叶堆叠，风吹过
如裙摆泛起涟漪
一枝枝白荷，在七月流火的烧灼下
躲闪着，舞蹈着
热烈的姿态，或许只是一种伪装

习惯了隐藏，习惯了涂抹
忽略了泥泞下的藕节，一寸寸生长
白嫩的肌体包裹在浆水里
烈日下滚烫的脊背
和暴晒着的年轮，无暇说疲倦

“都是外乡人，租了我们的地”
坐在村口聊天的老人，每天
都是一副习惯了的淡漠神情
说起年轻人的寥落，方言也沉默于阴影

转头，很想问问挖藕的外乡人

多少钱一斤，可以抵消
汗如雨下。远方的花瓶里
一枝白荷渐渐弯下了腰

老树

前后院里的树木，割据一方
在独属的领地开花结果

老去的那棵文旦树，悄无声息地
在某个寒冬油尽灯枯
那些酸甜的果实，还沉甸甸地
挂在心上，旧墙斜影
长出了一片又一片新叶
只是，没有一片叶子是相同的

或许，期待另一棵桃树
结出最大的善意，才可以告慰
经年风霜



旧物

阳光下，它们一件件袒露
被清理出积压的小仓房，等待命运重启
或流放，或回家，或遗弃
或者再次封箱，隐藏一度失眠的秘密

几只白瓷碗，在筐里
发出清脆的碰撞声，叮当响处
有一只滑落于尘埃，碎了
洁白得仿佛不曾来过这人间

斑驳的信纸，串起某些心动时刻
她的，还是他的，旧书信
扬起薄薄的灰，一份份翻检中
是中年人自嘲一声“都过去了”

很多不在意的细节，在时间里挤出
清透的水分，并不是幻觉
而是沉年的旧物在悄悄融解
尘封的往事

秋千在摇晃

小小的秋千架上
少女的梦在摇晃，是荒滩变成绿茵
是飞鸟穿过船桅、知了声声鸣夏
理想的乡村生活里
某些情绪不分四季时序
只管疯长

原木历经熏烤、抛光、上油
将浪漫的内核组装起来
不曾说出口的爱
在这夏日的小院落里
有了具象化的表达

心随着秋千在摇晃
手里的清茶亦不复平静，那些香气
正在烈日下袅袅升起

少女情怀总是诗
这是我们走过万水千山后
最想珍藏的礼物
于是，梦中的海开始晃荡

安顿

从城市到乡村，需要安顿
一些花事，像老的家、新的土壤
必定需要互相适应
几株三角梅、蓝莓已过了花期
那些盆盆罐罐和墙根垒起的坛子
足以承载重生的宫殿

突然发现，同样需要安顿的乡情
如此之近，隔着一条隧道
轻易便可抵达，只是暮色漫过田野

荷叶垂下头颅
一个寻常的午后，身心
诚实地接纳归乡的仪式感

我们的安顿
注定不是一个人的栖息
而是思念成疾
落地生根

那些流云

坐下来，看看天空，清透的蔚蓝
仿佛能把堆积的杂质过滤
一片片羽翎，缀着一片片鱼鳞
勾勒出长长的海岸线
悬挂在天空，等待月如潮水

有一片停在竹林上，凝固成云团
是乡野之苍翠牵动，还是风吹婆娑起舞
云端下的仰望，看似无欲无求
其实已寄予慵懒的生活
一颗心，也停在沙沙作响的竹叶上

流动的云，在城市与乡村之间
切割出日常的局部
这一片正在下雨
那一片已雨过天晴

消失

我忘记了，童年时的乡下
夏天的蚊子是否也多如牛毛
它们对娇嫩的肌肤不吝下口
每一口都是在吞噬黑夜的锦袍

可能我更愿意去溪涧草丛
看流萤灵动地飞舞
微弱却恒久地闪着光
我的空瓶偶尔装着它小小的忧伤

越是美丽的，消失得越快
就连月光也清瘦不少
而我的黑发已稀疏得编不出
两根青葱的发辫

我们的村庄

田野上，绿油油的禾苗
已长到小腿肚，明明一个月前
还是散漫的杂草

另一边，立着几株孤独的玉米秆
和临时搭起的草棚
老迈的农人将荒芜耕耘成旷远的气象

从车窗里望过去，我们的村庄
浓绿得移不开眼
大面积的敬意如潮水奔涌

过滤（组诗）

Article- 王丽莎 Wang Lisha

凌晨四点半

另一个透明的我
先于肉身醒来

这个时间才属于自己
可以狠狠抽打白天那个人——
让你绿茶，让你戏精
在别人的剧情里说别人的台词
让你不长脑子
一触即发，一绊就倒
让你去随波，化入逐流的人潮
让你……

晨曦微露
她的声音越来越轻
越来越小
天亮前
又陷进混沌里

过滤

把一条河流拧开
用一张旧筛网
接住施施然的水草
嫩芽上，刚坐稳的绿

也接住纯净的笑脸
和那些岁月里的宁静与释然

在这片静谧的透明水域
只有光可以瞬间穿过
我可以自由地呼吸，可以一口饮下
还可以，活成一尾吐着泡泡的鱼

用三秒钟的时间
忘记了所有浑浊与阴影

水仙花味的云

你的睡颜
是开在夜里的水仙
一朵朵的温软
在我心上飘

在你的眉目之间
我像一滴露珠，舍不得花瓣
淡淡的香甜漫在心上
你在梦中轻笑，牵动了我的嘴角

空气中，水仙花味的云
软软地，塞满了夜

理想的午后

山谷阴凉
细流从石背跌进潭水
脸上还沾着落花的水印
倒影里，有亭台和草木

我坐下，像一块石头
水边野鸭瞟我一眼
又把头埋进翅下

黑天鹅慢慢游过来
身后跟着一串小绒球——
水纹一圈圈荡进心里

我起身，跟在后面
小径弯来弯去
迷路就迷路吧
说不定，能碰到那个走丢的自己

写在朱自清故居

巷子向深处延伸
我撑伞，一个人来看你

你说：热闹是他们的
我什么也没有——
独行是一把折叠的尺
量完墙根，又量自己的影子

门关着，时间在锁孔里生锈
巷子把自己叠成迷宫
我走一步，就有一页背影
飘落在青石板上

雨侧过身，领我绕过墙角

那枝芍药脸上挂着泪
将落未落——
是你没写完的那段
连标点都悬在半空

寂寥顺着足迹铺开
我走着，等着
只有雨点，一粒一粒
像百年前空中散掉的铅字
落在纸上
却没有声音

泡虾

老街巷口，油锅翻着
奶奶从蓝底白花的钱袋里
翻出一毛钱
换一只泡虾
那香味，在唇齿间
缠绕了许多年

后来她走不动了
在床边的钱袋里
翻出五块钱，让我去买
我接过来
像接过了童年的奖赏

雨天，巷子尽头空无一人
油锅还在烧
泡虾还在滚
现在，我可以替小时候的自己
买下数不清的泡虾

而那个小女孩，却把自己走丢了
再没有一丝想吃的欲望

江水

任何一条河，流进楠溪江
都会轻下来
枯枝、沙砾、烂鱼虾
留在身后
只剩碧绿的镜面
照见天空、飞鸟、草木

我把尘土卸在岸边
顺着流水走
忧伤就追不上我
跳动的光打在脸上
绿水从四处漫向我
身体变得轻、透
风一吹，镜中山水与我
悠悠散开

望春

山谷间，素衣白裙
红飘带丝丝缕缕
擎着白，迎风望远

我坐在对面
不说话
看她收拢了裙裾的一角

那些隐藏的，比展开的更用力
像要飞，又收住了翅膀

起风时，她松开手
一片一片的白，碎在空气里

有什么正从远处赶来
越来越近，越来越轻
我闭上眼，那些粉紫与绛红

就从身体里，一点一点往外涌

初春的水杉

枯黄的皮肉，躺了一地
那是去年，蜕下的自己
它挺直腰杆，重新伸展
摊开的掌纹里，残留着最后的锋芒

春风将至
地底的气血正在回流
但它感到，身上有一部分
又被遗落在了这里

年轮，在不知不觉中疯长
躯体越来越瘦
心却在骨头中，挑选出了那根最硬的脊梁
迎着风站立

冬日的梨树林

成片的黑枝丫举向空中
骨节分明的墨迹
在冻僵的宣纸上，保持着抓取的姿势

它确实抓住了
最后一片旋转的赭红
抓住了披覆了满身的藤蔓
把枯萎扬成旗帜
抓住了我游移的目光

地下，有股暗流在涌动
嶙峋的树梢在传递密语
只待季节转身，它便拆开自己
将体内窖藏的白，轰然还给
等了一冬的人